

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結論

馮家昇

二十一年夏，徐中舒先生鄭德坤先生因「月氏」與「月氏」問題，激起一番辯論，時余方讀漢書西域傳，鄭先生因以文稿見示並囑抒發鄙見。余以凡一問題而集合同志共同討論之，為最快之事，乃匆匆草一文應之，載見燕京學報第十三期。是篇短文雖未必盡愜吾意，然因此而使余對於月氏民族引起十分之注意。每遇中外學者關於月氏之著述，即欲一讀為快，數年來，或記於書眉，或書於筆記，或草於片紙，備極零散，每思董理而成一文。本期適有張亮塵先生王崇武先生之譯述，乃為是文，以結束數年來讀書之積願焉。

中國北方當嬴秦之際，有三大民族分據：一曰東胡在今熱河察哈爾；二曰匈奴在今綏遠；三曰月氏在今甘肅寧夏。東胡月氏最彊而匈奴介於其中，東西臣事之唯謹。史記匈奴列傳云，「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可以想見當日月氏強盛之一般矣。惜史文不備，究竟月氏如何之強，與中國之交涉如何，皆無由得而知之。惟史漢略記月氏為匈奴

冒頓單于所破後，其勢頓挫，其王為匈奴老上單于所殺後，其民族展轉由甘肅西遷，至中亞西亞而建立一大王國；其未遷者則與青海之氐羌混合而居，史謂之小月氏。小月氏在歷史上無關輕重，大月氏則影響甚大。

兩漢經營西域為對抗匈奴，而經營西域最初之動機，則在與大月氏聯盟。漢書張騫傳云「張騫……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至大宛，……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由此知張騫之出使西域目的不在大宛，亦不

在康居，其必欲達大月氏而後已者，蓋漢人最初之心目中，只知有大月氏而不知大月氏外尚有西域三十五國；及張騫既抵西域，始知其他各國。然以命來與大月氏聯盟，故須得達其境而後已也。史謂月氏「無報胡之心」，故騫未得要領；然設使月氏「有報胡之心」，而漢得其助力至何許程度，殊為疑問。蓋月氏新來大夏又兼「遠漢」，未必能踰葱嶺以東諸國而遠擊匈奴。其後張騫返國，建議武帝竭力與伊犁之烏孫聯盟，而不遠結葱嶺以西各國者無非因有此次所得之知識。史稱騫「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良有以也。夫月氏固未直接助漢，然間接而使漢之國策促之實現，其影響亦不能不謂之大矣。

顧月氏在世界歷史上之重要，不在政治方面，而在文化方面。其本身固無所謂文化，然其地居中西衝要，負有介紹與輸送東西文化之任務。希臘羅馬文化之得達東亞；中國文化之得傳歐洲；印度伊蘭文化之得播於中國，月氏民族實與有力焉。據 J. Kennedy 之 The Secret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及 October, 1912) 云，近年由月氏

故墟出土之貨幣證明月氏有金銀銅數種。金質貨幣量小值高，目的不在國內行使，而在與東西各國往來貿易。幣銘不用 PRAKRI 文而用希臘字，即為目的不在國內行使，而欲流行各地之証。氏文第二章 The Coinage of Kanishka 為專門研究性質，在學術上之價值極大。據其研究之結果，謂月氏金價一折合銀十二：

個數	王名	平均
2	Werna Kadphises.....	123.1 Grains
	(即後漢書之大月氏王閼廆珍)	
11	Kanishka.....	123.1 Grains
25	Huvishka.....	123.4 Grains
21	Vasudeva.....	123.3 Grains
59	Coins of the four Kings.....	123.2 Grains

按漢書大月氏傳謂『所有民俗與安息同』，安息傳云，『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獨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不期近年出土之月氏貨幣正與此合。

世傳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傳入中國；然據三國志卷三十引魏略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伊存口受浮屠經』之文，無論佛教早於此時，或晚

於此時傳入中國，要皆由大月氏之介紹而來，此乃晚近東西學者之結論也。貴霜王朝閻膏珍子迦膩色迦 Kanishka 時代，佛教在大月氏國內最盛，除其本人皈依佛法外，又竭力鼓勵人民佞佛。一時各地高僧羣集王庭，大有王庭變爲佛堂之概。又以人種複雜，語言各異，乃以西域當日通行之梵文編訂佛典，是爲當代流行東亞各國佛經之原本。據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第四章謂印度高僧直接到中國傳教傳經譯經，記錄所見乃較後之事，最初則爲大月氏及其他西域人。月氏及西域諸國既最早傳佛教翻經典，則初傳於中國之佛教必爲諸國所行之餘波。因而中國最古譯經之用語，有非出自印度而出於西域諸國之文者，譬如「沙門」，「外道」，「出家」諸辭是也。又如佛教之十二因緣，梵漢名義不相符合者四五語；但由近來發現之突厥文經中所見，則完全與漢文一致。猝見此現象，或者以爲突厥文經典乃根據漢文所譯；但此突厥文經典乃由吐火羅文經典譯成。故漢譯與突厥譯十二因緣名目之所以一致者，乃因吐火羅文據梵文轉譯之變化。人第知中國佛經譯自梵文，豈知最初有若干經文乃譯自西域文者乎？

大月氏民族在歷史上之地位雖極重要，然尙有若干問題爲東西學者久經聚訟而未解決者，今試舉數事以告世之留意月氏史者。

一 「月氏」之音讀

「月氏」一詞始見于秦漢之交，其原音如何讀法，東西學者議論不一。王靜安先生云即逸周書與管子之禺氏，穆天子傳作禺知（觀堂別集補遺）。Deguinguee, Remusat, Klaproth, Franke 諸氏謂即希羅多特 Herodotus 書中之 Massagetae，簡稱則爲 Getae；但 Vivien de St. Martin 及 S. Beal 反對之，謂希羅多特所記之 Massagetae 與月氏方位不合，不能以月氏當之，然「月」之古音當讀如 Get 云（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il, 1884）。J. Marguart 謂「月」之原音作 Get，或 Gat，則月氏應作 Get-i 或 Gat-si，即 Strabon 之 Ταζαυοζ 而誤寫作 Τα6ζαυ6ζ 又訛爲 Α6ζ6ζ，亦即 Ptolemaeus 書中之 Ιατζ6ζ 也（Eransahr P. 206 f）。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云月氏古音爲 Karshi 或 Gurshi，或 Kurshi 亦即月氏變化後貴霜 Kushan 之對音 (Kopano und Yüe-shih, Sitzb. d. Kön. Preuss. Ak. d.

Wiss., Phil.-hist. Kl., 1914. P. 643/650)。Sieg 謂近年新疆發現一種吐火羅語，其中有 *arsi* 一辭，乃吐火羅人自稱之名；於是更進一步而謂即 *Trogus Pompeius* 所記之 *Asiani*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axri 1913)。氏又參考安南朝鮮音謂「月」之古音爲 *nat, not, nor*，但漢人於譯 *ar* 音者均爲 *ng, arsak* (Parthia) 之爲安息，*Arsoi* 之爲奄蔡是也。於是氏又曲解云 *ng* 即 *ner* 音或 *net*，仍維持其說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Tocharerproblems. Festschrift für Friedrich Hirth zu seinem 75. Geburtstag. Oesterheld & Co. Verlag, Berlin, 1920. S. 74—84.)。吾意關於月氏之原音論說雖多，要皆犯有三種毛病：第一，諸氏強以月氏附會希臘羅馬書中之古名已如 *Beal* 氏所說；第二，諸氏所據者爲唐音，唐音「月」字固帶 *G* 或 *K* 音；至於漢音果如諸氏所語否耶，要待古音專家去解決；第三，諸氏有誤會月氏之「氏」爲「氏」音者，故以 *Geate* 當之，此由「西方曰氏」或由板本之錯誤。史漢以下或作月氏，或作月支，未有作月氏者。朱珔云「案詩殷武「自彼氏羌」，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月氏正在西，自是氏羌之一種，氏當作氏。故後

漢書竇融傳「小月氏西胡國名也」(說文假借義証)。按朱說亦誤，月氏之氏未有作丁禮切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早已論之。然則「氏」當讀何音，余意仍當作承紙切，試略論之。大戴禮帝繫篇「氏產青陽及昌意」，王引之云：「是，猶實也，或作氏，言實生青陽及昌意也」(經傳釋詞卷九)。論衡亂龍篇「休屠王焉提」，錢大昕云古書氏是通用，提从是，故亦與氏通用(養新錄卷四)。吳志卷十七有是儀傳言本姓「氏」，孔融嘲儀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可見秦漢之際「氏」讀爲「是」。又月支之「支」亦讀如「是」，晉語「以鼓子苑支來」，錢大昕云「古讀支如鞮，苑支即左傳之焉鞮也」(養新錄卷五)。鞮從是，故知支亦讀如是。據古音學家高本漢 *B. Karlgren's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將「月」「氏」「支」「是」四字之音錄下以備參証。

- (1)
- (2)
- (3)
- (4)

Mandarin, Cantonese, ancient Chinese, Sino-Japanese

「月」	ie	jit	ngiət	getsu, gnat-su
「氏」	Si ¹	Si ²	Ziə	Si (si)

「支」 tsi t'si t'sie Si
「是」 Si' Si² 'zie Si (si)ze.

高本漢並在「氏」字云：There was an ancient reading tsié/ʈ-a in 「月氏」，所謂 tsié/ʈ-a 即支音，承紙切。由是言之，則「氏」「支」「是」三字音讀均同，其爲丁禮切而將「氏」作「氏」者絕不可據。

二 月氏之種屬

研究古代民族而最難決者厥爲種屬問題，尤其古代半開化民族其國既滅亡，其人民亦混合於其他民族中。既無其直接之紀載流傳于今日，而反須借鑑於其他民族之紀載，因而使吾人對彼等種屬問題雖有費若干年而不能探究明白者，月氏民族即此例之一。歐洲學者對月氏種屬之假定不外以下數說：

(一) 斯拉夫種 Slav 是說大抵爲俄人如 Grigoreis 主張斯拉夫民族在昔蔓延甚廣，東至新疆，西至西歐，南至印度，皆有其種，月氏其一也；但未有實據，殊不可信。

(二) 西藏種或唐古特種 Rémusat, Klaproth, Ritter, Vinien de St Martin, Richthofen 諸氏主其說。理由有

二：(一)月氏之別支小月氏居今日青海以西至葱嶺，正中國歷史上氐羌所居之地；(二)大月氏即大夏，大夏即吐火羅，吐火羅即藏語 Tho-gar，有冰雪寒冷之義。故就歷史與言語上之參証，定月氏爲藏種。但此說殊不健全，月氏民族雖居氐羌之地，不必即爲藏種，正猶鮮卑別支吐谷渾由熱河西徙青海不爲藏種之理同。吐火羅在藏語中雖可比定其義，但土耳其語族中 Cagatai 及 Kirghiz 謂伸張曰 Toqar，亦可比定爲吐火羅之對音。大夏雖爲吐火羅，但大月氏並非大夏，史有明証，諸氏殆以其居地相同，遂混而爲一也。

(三) 印度日耳曼種 Indo-german Rémusat Klaproth 初主張月氏爲藏種，後改爲印度日耳曼種；Stiibe 亦主是說，謂此族發源於烏澹河 Oxus 北，而分佈于印度波斯，歐洲及新疆，以西史之哥德人 Goths 當之。但其証據亦極脆弱，殊不足據。

(四) 突厥種 Turks. Wolf, Almásy, Ufalov, Kennedy 及 Hirth 諸氏主其說。其最要理由有二：(一) 研究古代民族之種屬，莫善於由地下發掘之人骨而比證之，月氏民族之骨幣雖未有所發現，但由其故墟發現之

貨幣觀之，其人高額隆鼻，鼻梁鈎曲，唇厚多髯，乃突厥民族之形態無疑。(二)就語言學言之，大月氏之「翕侯」即突厥語之「葉護」Jagru。余意就少量之錢幣上所鑄之人形及少量之言語而斷定其種屬，亦形薄弱。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云：「師古曰「翕即翕字」。補曰「張騫傳有傅父布就翕侯」，李奇曰「翕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翕侯計」，是烏孫康居諸國皆有翕侯。匈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爲翕侯」。檢匈奴傳趙信之翕侯又爲漢所封，即使「翕侯」乃突厥語之 Jagru，亦不能以是而定爲突厥種也。

(五) 伊蘭系 是說大抵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據云此族自黑海北岸 Dniapier 流域，東至新疆及中亞西亞以南與伊蘭高原，漢書西域傳所謂「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種即 Strabon 書中之 Sacae 或 Saka，今人均作 Scythia。Levi 及 Lanfer 定月氏爲伊蘭系而，Sen Konow 又細別之爲伊蘭系中之塞種。蓋就語言學及人類學之研究，此問題似已確定。近數十年在西域發現之三種語言：龜茲吐火羅于闐觀之，皆屬 Indo-European 語之東系，與伊蘭

語同屬一支。其次由羅布淖爾附近，吐魯蕃附近發現的古人骨而比較之，尤其頭蓋骨合於伊蘭 type，與語言之研究同一結論。

就以上五說觀之，前三說極不可據，第四似稍近理，第五則爲一般學者所公認。然此問題涉及歷史學，人類學，古生物學，語言學，民俗學，以及諸種科學，居今日而欲求得一果斷之結論，未免失之過早。

三 月氏之原住地

史漢及各家注釋以及通典括地志新舊唐書均以月氏之原住地在祁連燉煌間。姑不論祁連燉煌確在今何地，但亦不出今甘肅西北。顧史漢以下所紀乃月氏在秦漢之交之故地，其以前則不然。據王靜安先生云，月氏在戰國時代當在中國正北，易言之，其地在雁門之西北，黃河之東（觀堂別集補遺）。是說似稍偏東，余意戰國時月氏雖較匈奴強盛，其境域遠不過今賀蘭山脉，或即以是山爲二國之分界亦不爲過。Richtofen 誤月氏爲大夏同族，遂謂月氏原住于新疆大戈壁沙漠間；其後因沙漠之不宜，移而居於沙州，其理由不外大戈壁沙漠原名作 Takla Mahan 爲吐火羅（大夏—Dahae）之對音；玄奘西域記卷二十

其叙行抵和闐云：『行四百餘里至都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復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氏以爲大夏故城在和闐東四百餘里爲玄奘所目睹必有可據（China I, P. 440）。但氏以不同族之大夏月氏爲一，大前提已錯，遑論其結論！
Takla mahar 而果爲吐火羅對音，都貨邏而果爲大夏原住地，固亦不能以月氏必居是地也。

其次考究其秦漢之交之住地；據史漢以下各書所載，月氏原住祁連燉煌之間似無問題；但對於祁連之今地及史漢各家注釋之今地，略有辯論。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云：『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按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君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以東敦煌以西」。按徐氏未細讀史漢匈奴傳，以河西四郡未開以前爲匈奴地，而謂月氏不能居其間誤矣。按四郡未開以前誠爲匈奴休屠渾邪王之地，但未爲匈奴佔據以前，則爲月氏故地。按史漢匈奴傳，匈

奴與月氏之戰，在頭曼冒頓之世凡三次；一在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二在冒頓滅東胡後，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此二事皆在漢高帝以前，大約匈奴西境已拓至今寧夏省境；三在漢文帝卽位之四年，冒頓來書云『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大抵敦煌以東，月氏地爲匈奴所奪必在是時，因漢書卷四文帝紀前元十一年六月有匈奴寇狄道（今甘肅臨洮）之文也。故敦煌以東爲月氏故地，不惟張守節正義然，而後漢書西羌傳亦有『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支也，舊在張掖（即甘州）酒泉地』之文也。丁謙云：『攷月氏本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即今甘州府高台縣地』，然則此城最初即爲月氏之中心地，其後爲匈奴所奪，逐漸西退，保酒泉以西燉煌之地歟？今據藤田豐八月氏の故地と去の西移の年代（東西交際史の研究頁五四至五五）將史漢以後各書言月氏故地者列于下：

後漢書	張掖(甘肅)	酒泉(肅州)	
隋書	張掖(甘州)		
舊唐書	武威(涼州)	酒泉(肅州)	敦煌(沙州)
括地志	武威(涼州)	酒泉(肅州)	敦煌(瓜州)
通典	張掖(甘州)	酒泉(肅州)	敦煌(瓜州)
漢書注		酒泉(肅州)	敦煌以西
史記正義		酒泉(肅州)	敦煌

因而藤田氏總括謂月氏却以敦煌為根據，東及今之涼州西及今之天山。

然此間又有一問題，據漢書張騫傳『……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則烏孫亦在敦煌祁連間矣，究竟大月氏與烏孫之位置如何分配？桑原鷗藏在其張騫の遠征(續史研究)另有新說，謂烏孫故地為匈奴昆邪王地，漢屬張掖郡即今之甘州，引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張騫傳『昆莫地空』，『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招以東居故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遺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能居故地……』等條為證，因而斷論『月氏在西方，烏孫在東方……想為不可』

移之鐵案也』。但查史漢匈奴傳，匈奴西接月氏，而未云接烏孫。且史記大宛列傳謂烏孫『匈奴西邊小國也』，因其為小國，任何地方得為其住地，不必強以月氏在西，烏孫在東也。白鳥庫吉在所著西域史上之新研究(東洋學報第三卷第二期)引十三州志謂大月氏之根據地為西平(今西寧)及張掖(今甘州)之地，又引讀史方輿紀要謂大月氏之領土包轄涼州而東達黃河。按月氏盛時，其東境或是如此，但為冒頓所破後(文帝即位四年以後)，其東境必不能如此遠，可斷言也。

要之，月氏在漢以前，其版圖必連跨甘寧二省，屢為匈奴所逼，棄寧省，蹙居甘肅甘州間。復為冒頓所破，又西保祁連敦煌間，即史漢所指之『故地』也。蓋月氏本『行國』，逐水草而徙，本無定居，若強插之某地，不免迂滯矣。且據史漢月氏本為大國，為匈奴所破，族人分裂為大小，小月氏保南山，大月氏展轉流落西域戶尚十萬，口尚四十萬，勝兵尚十萬人，加以小月氏，其口數正不知何許也。以如此大量之遊牧民族，其所據地區固不能徧小也。

四 大月氏之西徙路線

文帝即位四年，月氏爲冒頓所破，月氏乃擊其傍之

烏孫王難兜靡而滅之，益徙以西。王靜安先生以爲即月

氏西徙大夏之年，甚誤。氏見管子（王先生以爲漢文景間所

作）禺氏產玉，遂以爲月氏西居且未于闐間。『其餘小衆

留保南山，一證也；其踰葱嶺也，不臣大宛康居而臣大

夏，二證也；其遷徙之跡與大夏同，三證也』，因謂大

月氏西徙由南道，而未遵北道。氏蓋未細閱漢書張騫

傳，故有此誤。傳云『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

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

月氏攻死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及

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

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

則昆莫所留居之地，即漢書本傳所載之烏孫根據地，其

位望在今日之伊犁已爲定論。又本傳有『故烏孫民有塞

種大月氏種云』，然則大月氏未來以前，其地爲塞種；

大月氏旣來，則有一部份臣服，一部西徙；及烏孫來，

又將大月氏擊走，又有一部份月氏人臣服，故史云烏孫

有二族之遺人云。

大月氏西徙之路線，今日已經確定：由敦煌至伊犁

爲一終點；由伊犁至烏澹河 Oxus 爲一線，大月氏各在其

地停若干年。惟關於西徙之年代，則有異論。由敦煌至

伊犁之年，白鳥庫吉定爲西紀前一七四至一五八年間。

（見史學雜誌第十二編第一號烏孫之就）由伊犁至烏澹河

之年爲西紀前一五八年。Hirth 等以爲西紀前一六〇

年。桑原鷲藏則以爲西紀前一三九至一二九之間（張騫の

遠征）。藤田豐八又以爲由敦煌至伊犁之年爲紀元前一七

四至一六一之間，由伊犁至烏澹河則爲一六一或一六〇

年（東西交涉史の研究頁八五）。又氏在所著西域研究，根據

史記匈奴傳孝文四年冒頓來書：『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

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謂由敦煌至伊犁之年

爲紀元前一七五，六；又以老上單于之晚年爲月氏由伊

犁退走 Oxus 之年，其時當西紀前一六二，一。按藤田斯

說甚當，史記大宛列傳云：『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前二句一是暗示月氏爲冒頓所破，由敦煌西走伊犁之事實；二是暗示爲老上單于所破，由伊犁再西遷之事實。蓋冒頓之破月氏，其與文帝書中有『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北州已定』，月氏必蒙重大的打擊，而由敦煌逃去，同時新疆甘肅西北之國盡降匈奴。老上單于之破月氏，大宛列傳謂『殺其王，以其頭爲飲器』，則月氏亦蒙重大之犧牲，匈奴因以爲紀念，會盟之際每以其頭爲飲器。漢書匈奴傳『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是也。

要之，大月氏由敦煌而徙，乃遵北道，非遵南道。由敦煌至伊犁，由伊犁至烏澹河之年，當以藤田之說爲當也。

五 貴霜王朝即大月氏

根據史漢，佛典及貨幣之研究，大月氏即貴霜，貴霜即印度古史中之 Kushana，又因貴霜王朝第三代王爲 Kanishka 亦作迦賦色迦王朝，此爲西方學者多年來研究之結論。惟日本學者多持異議，如桑原鵬藏謂即使

Kushana 爲後漢書之貴霜，但貴霜不能即指爲大月氏，『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乃中國人從來習慣之紀載法，不能以此暗昧之紀載，即斷云貴霜即大月氏云（張壽之遠征）。近年由新疆出土之吐火羅文（業佛譬論鬘佛經中有 Kusan. Kusān 二詞，Müller 以爲即貴霜，羽田亨反對之，謂此名爲突厥系民族或蒙古系民族呼龜茲之詞。故元代有「曲先」，回鶻文中有 K'it' 皆指龜茲也（史學雜誌第四十一編第九號大月氏及貴霜之研究））。羽溪了諦據西藏所傳，有 Kanika 王 Gu-zan 王率兵侵印度，陷 So-ki 城，得許多舍利 Caritas，建般若寺 Phro-nyo，遂謂 Kanika 與 Gu-zan 並稱，必非一國（藝文第四年第一號于闐之佛教）。藤田豐八又以爲 Gu-zan 既相當於中國史上之貴霜，則 Kanika 似亦中國史上之康居（中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頁三二七至三一九）。余意 Gu-zan 即貴霜信矣，但 Kanika 未必即康居，氏受白鳥庫吉之影響，每以西文比附漢史；但無白鳥語言智識之宏博，每每失之鑿空。

近日東西學者由古泉學上之鑑識，Kuzula Kadphes (Kuzula Kara Kadphises 即 Kadphises I.) 考定爲後漢書

大月氏王丘就卻，Verna (Ooema) Kadphes 即 Kadphises II 考定爲丘就卻子閻膏珍。惟丘就卻之「卻」，伯希和云應作「劫」(Journal Asiatique 1914, 11, 401)，閻膏珍之「珍」當作「寶」，因古寫寶爲「瑋」，遂誤爲「珍」(Journal Asiatique 1914, 11, 389; 1920, 1, 137)。因是，則丘就 Kuzn (la) 劫 Ka (dphes)，閻膏寶 Ooema 正相吻合矣。

要之，大月氏即貴霜；貴霜即 Kushana，或作 Chirau。大月氏是古部族名，貴霜是其國號，迦膩色迦乃王朝之名，猶之乎契丹爲古部族名(亦爲國號)，遼是國號，統和乃王朝之年號耳。Kuznula Kadphes 與 Verna Kadphes 即後漢書之丘就卻閻膏珍。『大月氏國……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劉放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屬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大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是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范蔚宗必有所本，不容吾人今日過事懷疑也。閻膏珍死于後漢章帝建初三年(西紀七十八年)子迦膩色迦代立，版

圖廣大，其勢力北達康居，西達于闐疏勒，南達印度，西抑安息。當時佛教分南北兩派，南派以獅子國爲中心，北派以貴霜爲中心，爲大月氏極盛時代。其在位之年，學者議論不一，大體自西紀七十八年至二世紀初爲其嗣立之時間。

六 大月氏之版圖

大月氏之版圖尙未見有專著，今略論之。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水北爲王庭……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十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胘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此班書紀載其領域之大

略。然其間錯雜矛盾，有不可理喻者，今就上述，試考其（一）王庭（二）面積（三）四境。

大月氏王庭根據本文有三處不得不注意：其一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其二媯水北王庭，其三，監氏城。按貴霜翎侯即後日之貴霜王朝，護澡城即為貴霜翎侯中心地之治所，則為貴霜王朝之王庭實有可能，據 Kennedy 之考據，貴霜翎侯在 Gandhara 即今 Kabul 河 Indus 河合流處。徐松補注卷上云『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即監氏也。後書作藍氏，後魏書作盧監氏』，檢史記大夏居媯水南，則監氏亦必在媯水 Oxus 南矣。因是，監氏不與『媯水北王庭』為同地甚明。然則監氏果在今之何地？東西學者議論不一。桑原鵬藏謂在今 Samarkand 丁謙謂今布哈爾城（漢書西域傳攷證）然史明謂監氏城在媯水南，今 Samarkand 及布哈爾城則在 Oxus 北，其說之誤甚明。藤田豐八以為藍市與監氏不是一地，藍市是大夏城都，在媯水南；監氏是大月氏都城，在媯水北岸。藍市可以今之 Balkh 當之，監氏則今之 Khuttal 也。按藤田氏實未明瞭史漢編纂西域傳之經過，史漢西域傳固明記同出張騫之報告，但漢書較史記增添

處甚多，如都城，戶口，里數，史記概未詳記，而漢書則一一詳記之，明其另有所本也。蓋司馬遷僅及見張騫之報告，而班固則得聆漢屢朝經略西域之實況耳。漢書『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乃取自史記，取二書視之自知。大抵大月氏初至媯水流域未能即滅大夏，故云『臣之』；其疆域實際可達媯水北岸，故云『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明乎大夏是時尙未滅，故大月氏『遂都媯水為王庭』焉。厥後大月氏滅大夏，故史記另有大夏一段，而漢書則無之。兩漢書一起則曰『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大月氏國王居藍氏城』，明乎大夏王庭為大月氏所取而為其都焉。至藍市，監氏，藍氏，盧監氏之為一地，徐松已深論之。Lévi 以為即 Puskaravâte 其義為 (la ville) an lotus blue (Journal Asiatique, Janvier-Février 1897)。Lévi 氏就漢字生義，意蓋為 blue 遂作此解，殊為附會。Specht 氏以為即 Balkh 之古名，亦著名之 Alexandria 地。要之，監氏或藍氏是否為 Alexandria 地另是問題，但監氏即今之 Balkh 乃一般學者共同之結論。

大月氏中心地之王庭既定，今進而言其幅員。漢書

於大月氏謂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於安息亦謂去長安一萬六百里，但由大月氏西至安息尙四十九日行，不應二地距長安之里數相同。徐松補注謂『常有誤字』，余意不然。蓋大月氏由西域北道行之計算，故下文有『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至安息，則由西域南道行之計算，故無東至都護之語。據後書，大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則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此則均以南道行計之，故序云『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因是，則：

$$25000 - 16370 = 8630 \text{ 里 (大月氏距安息之里數)}$$

$$8630 \div 49 = 176. \text{ 強 (由大月氏至安息每日所行之里數)}$$

由大月氏至安息之里數究由二國接境計算乎？抑由二國之極邊計算乎？余意由里數言之，必非二國之接境；依通常言之，亦不能以極邊計之，其或由二國都城而計之歟？一日行一百七十餘里，似不免太多；然或爲行軍時所計，亦未可知。今再據漢書及徐松補注將五翎侯去都護去陽關之里數計之：

都	休	密	靡	霜	肸	頓	高	附
漢書	二八四一	三七四一	五九四〇	五九六二	六〇四一			

關	陽	護
注補	漢書	注補
六二二二	七八〇二	三四七四
六七二二	七七八二	三九七四
二六七七	二七九八	四〇三四
二六八七	二八二〇	四一三四
二六九七	二八三三	四二三四

今取距都護極近之休密里數，從距都護極遠之里數減去爲七百六十里。五翎侯里數遞減之，則雙靡距休密五百里，貴霜距雙靡六十里，肸頓距貴霜一百里，高附距肸頓二百里。據魏書西域傳休密在極東，次雙靡，次貴霜，次肸頓，高附在肸頓南，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則在肸頓西。休密去代一萬三千里，大月氏王庭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二數相減爲一千五百里。夫五翎侯相去數百里或數十里，而休密去大月氏則去一千五百里，可知五翎侯均偏于大月氏之東南境也。據丁謙云休密所治和墨城在今後阿賴山南大喀喇庫爾附近，雙靡所治雙靡城，在今魯善部，貴霜所治護燥城在今卡什東山中雅克巴的地，肸頓所治薄茅城在今阿母河南薩爾達巴地薩達巴，高附所治高附城，在今喀布爾（漢書西域傳考證）。據 J. Kennedy, The secret of Kanishka 則和墨在 Wakhān, 雙靡在 Chitral, 護燥在 Gndhara, 薄茅在 Panjshir 河 (Kabul) 之 Parwan, 高附在 Kabul 河附近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October, 1912)。則休密與雙龍貴霜似皆不出今 Kashmir

北葱嶺山脈阿母爾河上流，於頓高附則在 Kabul 河上流也。

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

『康居……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漢書西域

傳：『大宛國……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

南與大月氏接』。『休循國……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

里』，『難兜國……西與大月氏接』，『無雷國……西

與大月氏接』。後漢書西域傳，『高附國在大月氏南』，

『天竺國……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

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東離國……

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漢

書西域傳『罽賓國……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

接』。『烏弋山離國……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

軒條支接』，『安息國……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西與條支接……臨媯山……安息東則大月氏』。由上所

引史漢各條，大月氏之四境如下：

東 休循國，難兜國，無雷國

北 康居

東北 大宛

南 高附

西南 天竺，烏弋山離

東南 罽賓，東離

西 安息，撲桃

按後書西域傳云『貴霜翎侯丘就卻滅四翎侯，自立為

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

悉有其國。……子閻膏珍代為王，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

之』。由是言之，則貴霜王朝之版圖又較遼闊，非前漢

之舊矣。今參考李光庭漢西域圖考卷首之西域圖及德國

伯林大學教授 Albert Hermann 之 Historical and commer-

cial Atlas of China pp: 26-27 繪大月氏地圖於另頁。

總之：月氏之漢代讀法今尚不確，但「氏」不作丁

禮切，敢斷言也。月氏之種屬以伊蘭系為一般學者所承

認，但須俟基于各種科學之研究，而始能得最後之結

論。其原住地原極廣泛，後為匈奴所迫始蹙居甘肅西北

境，史所謂之敦煌祁連間。其遷移路線由甘肅至伊犁為

一線，時約西紀前 175—6 之間；由伊犁至 Oxus 為一

線，時約西紀前 162—1 之間。貴霜為大月氏王朝之名，

亦即 *Kushana* 或 *Guzan*。其版圖大致有所確定，關於東南境一向以印度河爲終極；但近年因貴霜古泉之發現，其疆域曾達印度河之南岸，其威力且深入印度諸國也。

七 東西學者關於大月氏之著述

大月氏建國中亞細亞，爲西域各國之盟主，於政治於文化均有極大之影響，但其本身並無直接紀述之歷史留傳今世，吾人今日可據者惟史漢以下各史及佛典中之隻鱗片爪，此外，則惟輓近由地下發掘之少量資料而已。但以其在歷史上地位之重要，東西學者無不竭力爬羅剔抉，期得此民族陳迹之真像。自愧見聞淺陋，僅就所知列下，或亦爲研究月氏民族史者所樂聞歟？

- (1) 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觀堂別集補遺*）。是文雖短，但啟發吾人之處甚多。
- (2)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大月氏國及卷下烏孫國於史文有不少之辨正。
- (3) 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卷六大月氏紀事雖稍疏濶，但亦可視爲月氏民族之簡史。
- (4) 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証大月氏條，於位望不免有所訾議，但合漢魏二書互証之，亦有不少之發明。

(5)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四十三編第一期）。名雖爲烏孫考但關於烏孫與大月氏之交涉有詳細之考証。

(6)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東洋學報*第三卷第二期）。氏是文甚長，於西域諸國有極詳之考証，對大月氏位望及種屬均有考証。

(7) 山下寅次玄奘三藏の大唐西域記に見ゆる胡貨邏國（*Yueh-chi*）之考（*史學界*第六卷第二號）。氏說多與 *Richthofen* 說同，或取自 *Richthofen* 之 *'China'* 歟？

(8) 松本文三郎月支王時代に於ける印度佛教彫像の研究（*藝文*第十一卷第一號至第二號）。據所發現之佛像，多天像人物像，菩薩像，石質多石灰岩種，其藝術大抵以健陀羅爲中心，而參合希臘印度二式。

(9) 石濱純太郎アリス氏（*S. Herit*）トカテ人問題の現狀（*支那學*第二卷第五號）。氏就 *Herit* 書有詳細之介紹，並編及「月氏」之讀法。

(10) 桑原隲藏張騫の遠征(續史の研究)。氏讀書極細心，讀此文益確。有獨特之見解，不依西人之說。

(11) 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四十一編第四號)。氏支持桑原貴霜不必爲大月氏之說，並反對 Sieg, Müller 諸氏之說。

(12) 藤田豐八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或篇)。是文引証繁博，惟用語言學之智識解釋地名，不免近于附會。

(13) 藤田豐八月氏の故地と亡の西移の年代(見全上)。關於月氏故地，氏綜合唐以前之說並一一加以解說，定其是非，但謂 Ptolemaeus 書之 Thagura 即敦煌，似覺附會。

(14) 藤田豐八西域研究第七月氏烏孫の故地(全上)。先就烏孫王難兜靡之歷史加以研究，次推論月氏之故地及西徙之年代，其法甚爲可取。

(15) 安馬彌一郎月氏西遷考(史學雜誌第四十三編第五號)。本期有王崇武先生譯文。

(16) J. Kennedy, The secret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and Ireland, July and October, 1912) 文分三章，I, Kanishka as an Indian King, II, The Coinage of Kanishka, III, Kanishka and the decadence of Hellenism in the Far East. 第二章爲專門研究，在學術上之價值極大。

(17) S. First,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Tocharerproblems. Festschrift für Friedrich Hirth zu seinem 75. Geburtstag. Oesterheld & Co. Verlag. Berlin 1920, S. 74-84. 對月氏之讀法及種屬有詳細之研究。

(18) J. Edkins. The Yue-ti or Massagetae (JCBRAS, XXI, N. S 1886. P 227)

(19) J. Edkins. The Gatae (月氏) (China Review XVIII, No.1, P. 60)

(20) F. Specht, Note sur les Yue-tchi (Journal Asiatique VIII, sér. XV, Fév., XV, Fév.-Mars 1893, p. 180/185).

(21) F. Specht, Les Indo-scythes et l'époque du règn

<p>de Kanichka-Extrait du Journal Asiatique-Paris, Imperimerie nationale, MD ccc X c VII, in-8, p 82.</p> <p>(22) F. W. K. Müller, Toxri und Kuisan (Küsan) (SBPAW. 1918. S. 569).</p> <p>(23) Sieg,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xri (SBPAW. 1918)</p> <p>(24)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Kopano und Yüehshih (Sitzb. d. Kön Preu B. AK. d. wiss., Phil-hist. Kl., 1914, P. 643/650)</p> <p>(25) Sten Konow, Zwei Handschriften blätter in der alten Arischen Literaturssprache aus Chinesesch-Turkistan (Sitzb. d. Kön Preu B. AK. d. wiss., Phil-hist., Kl., 1912, P. 1127/1139).</p> <p>(26) Sten Konow, Indo-skytische Beiträge (Sitzb. d. Kön Preu B. AK. d. wiss., 1916. p 787/827)</p> <p>(27) Sten Konow,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Indo-skythen (Ostasiat. Zeitsch., 8. Jhrg., 1919/1920, p 220/237)。</p>	<p>(28) Sten Konow, Corpus Ind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有關於大月氏之論著，張亮慶先生述其意于本期。</p> <p>(29) B.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h-Chi or Indo-scythian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RR. Donnelley & Sons Co. 1917, in-8, p14).</p> <p>(30) Richthofen, China I, P. 439 以後對於大月氏大有詳細之論著，氏對我甘肅西部之研究極有創見，後之西方學者多不能軼其範圍。</p> <p>(31) S. Lévi,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Journal Asiatique VIII, 1896, 444-484; IX, 1897, 1-42; X, 1897, 526-531) 。氏以爲<u>藍市</u> (即<u>藍氏</u>) 即 Puskaravâte. 未免附會。</p> <p>(32) Ch. Lassen, Indische Allerthumskunde.</p> <p>(33) Gardner,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an Kings of Bactria.</p> <p>(34) P.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1928) 。第一部份即關於</p>
--	--

大月氏之著述。

(35) J. Rapson, Indian Coins 有閻膏珍錢幣之圖版可參攷。

(36) Cunningham, Coins of the Indo-scythians.

(37) Cunningham,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report. vol II 即關於貴霜王朝之古跡，據云發現之 Takhti-Bahai 石刻及許多古跡是屬於閻膏珍時代。

此外 Cunningham 有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一書為研究印度古代地理必參考之書，其中論及大月氏之屬亦多。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Ancient India 敘述古代印度與中亞細亞諸國之關係，特別於大月氏之記載有為中國史書所不載，亦為研究月氏民族必參考之書。

廿五年六月十日畢于成府。

現代史學

第一卷 第三卷

目錄

史學理論	朱謙之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朱謙之
經濟·社會史	王興瑞
中國農業技術發展史(續完)	岑家梧
東夷南蠻的圖騰習俗	陳嘯江譯
原始社會的採集經濟	高夷下譯
中國租稅史上之貨物輸納與貨幣輸納	梁顯第
教育史	曾了若
教育之歷史的研究法	梁顯第
隋唐之選舉	曾了若
外交史	朱傑勤
英國第一次使臣來華記	朱傑勤
婚姻史	董家運
明清學者對於貞女問題的論戰	陶希聖
附錄(一)學術通信	陶希聖
附錄(二)中國科學史社章程草案	編者
編後話	編者

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會主編，廿五年五月廿五日出版，每册定價大洋三角，全國各埠上海雜誌公司及北新書局均有代售。

地質評論

第一卷 第三期 (刊月雙) 丁文江先生紀念號 出版

要目

紀念詩	翁文灝
我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	章鴻釗
追念丁師在君先生	李學清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中國中生代初期之地殼運動與震日運動之異點	章鴻釗
中國之豐饒紀	田奇瑛
雲南地質研究的進展	尹贊勳
造礁珊瑚與中國沿海珊瑚礁的成長率	馬廷英
研究浙江平陽礬礦之經過	葉良輔
廣西羅城黃金寺門附近地質	李捷
三門系之歷史的檢討	楊鍾健
四川岩鹽及鹽水礦床之成因	譚錫嘯
簡舊地質述略	孟憲民
井陘煤田地質	王竹泉
中國之礦產時代及礦產區域	謝家榮
編後	謝家榮

每六年定期連郵兩元零售每册四角 發行部：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或南珠江路九二四號 地質圖書館

大月氏民族最近之研究

『月』字現代官話讀如 m^2 。廣東人讀如 m^2 ，客家
人讀如 m^2 。日本人讀漢音如 getsu 或 gnatsu ，安南人
讀如 ngcat , nguet ，高麗人讀如 höl (ngner)。唐時讀如
 ngivat ，佛經上常用月字譯 vi , ur , 等音。『氏』字官話
讀如 shi ，廣東人讀如 shi ，日本人讀如 si ，唐時讀如
 zie 。唯此字又讀如 z ，廣東人讀如 z ，唐時讀如 tsei 。
克拉勃維德因謂月氏即準葛爾及伊犁境內之 Yetes ；其
他學者則謂爲羅馬著作家之 Getae 及 Massagetae 族；福
蘭克 (Franke) 謂月氏或爲黑海裏海以北以東諸民族之
總名，猶之西提亞 (Scythian) 及哲梯 (Getae) 兩名也；
馬蘭脫 (Marquart) 謂即拖雷美地理書之 Iatioi ；鋼和泰
($\text{Baron A. von Stahl Holstein}$) 謂月氏應讀如 Karshi 或
 Gurshi ，因謂月氏即 Kushi ，此即貴霜 (Kushanas) 之簡
稱也；赫爾曼 (A. Henmann) 承認鋼說爲是，謂月氏之
讀音爲 Gnat-si 也；柴本提 (Charpentier) 謂月氏乃譯義
非譯音，希臘羅馬著作家稱吐火羅人 (To-Charian) 爲
月族 (Moon clan)，月氏或即吐火羅人；麥樓 (H. A. M.

那威國斯敦柯諾甫原著 張星烺述意兼評

Müller) 謂吐火羅語人稱之爲 Arsi ，月氏或即其譯音；
伯希和則謂所有諸家之說，皆與漢代情形不合；斯敦柯
諾甫 (Sten Konow) 謂就中國古音專家高本漢 (Karlgren)
之研究，西洋古書中之 Arsi 或 a0101 , Asiani 必即月氏
民族，唯其原音不能決定耳。其爲說之紛歧，有如此
者。

大夏人 (Tocharians) 最初或居住庫車 (Kuch) 及吐
魯蕃 (Tustan) 諸境；遷至阿母河流域，距月氏人西徙，
其時間不能過久。斯脫拉波 (Strabo) 記摧滅拔克脫利亞
希臘人所建之國諸民族名單中有大夏人，大夏人西徙當
在月氏西走稍前，與伊蘭人相居已有若干時日，變更舊
風俗，故中國史記謂其俗土著有城屋，善賈市也。由言
語學者之，大夏人 (即吐火羅人) 爲印度歐羅巴 (In do-
 European) 族，然非阿利安人 (Aryans , 即印度人)；而月氏
人則爲伊蘭族 (Iranian)，以其語言及後代歷史考之，則
又伊蘭族中之塞種人也；以前有謂月氏爲突厥族者，証
據殊不充足。(見 $\text{Sten Konow,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pp.}$

[viii-ix:]

匈奴破月氏年代，在漢文帝即位後第四年，即西紀前一百七十六年，見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是年單于遣漢書中；其佔據塞種人地，當西紀前一百六十五年也。故向西移徙，及滅大夏，必皆在一百六十年以後也。

其小月氏保守南山未西徙者，與諸羌雜居共婚姻。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見後漢書卷一百十七，前漢

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謂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三國志引魏略

曰：「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燉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見三國志卷三十）後至五代石晉天福四年時，尙有小月支之遺種仲雲居沙州西，以勇敢好戰爲瓜沙之人所憚。（見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闐國條。）吾人于此處對於小月氏人之下落，特別注意者，蓋迦賦色迦王（Kani-shka）有起于今新疆省之證據，而貴霜部與小月氏，或

關於月氏人種族問題，迄今共有二說。第一說謂爲突厥種（Turki）：主此說者皆引迦賦色迦王以爲討論之中心，後代乾陀羅（Gandhara）之突厥（Turki）王認迦賦色迦王爲其祖先，一証也。喀爾喀那（Kalhan）於其所著 *Kajatarangini* I/70 稱迦賦色迦王及其朝他帝皆爲突魯胥喀人（Turushkas），猶言突厥人也，此二証也。喀德費賽斯朝（Kadphises）第一代王（丘就卻）之稱號亦爲突厥文，此稱號石刻及錢文上爲 Yavaga, Yaua, Yaooos。後漢書上此稱號之譯音爲翁侯。夏德（Hirth）謂翁侯爲突厥文 *yabgu* 之譯音，因謂貴霜爲突厥族。丘就卻（Kujula）赫爾樞（Hultzsch）謂爲突厥文強健（*gūjū*）之義，斯敦柯諾甫謂爲美（*Gūzel*）之義云。雷維（M. S. Yvain Fevi）指出黑馬章特拉（Hemachandra）所著之 *Abhidhana-chintamani* 中有突厥王號爲撒開依（*Sakhi*），此字即白拉米文（*Bradmi*）石刻上迦賦色迦王及其後裔之稱號沙黑依（*Shahi*）之別寫也。此三証也。又有欲依其人之面貌而決定其爲突厥族者，肯內對（Kennedy）在錢面上見迦賦色迦王之像而曰：「其頭蓋尖，其額骨凸出，其鼻長大而厚，其鬚粗，皆爲突厥民族之標記。衣服寬

鬆，足靴甚大，爲土耳其斯坦境內普通衣履。貴霜部人謂爲屬於突厥族，可不致誤」。此四證也。第二說爲斯敦柯諾甫所主張，氏謂所有以上諸說，其理由皆不充足。據各種歷史人種事定攷之，突厥民族侵入中國新疆省爲期甚遲。即在今代，據覺愛斯 (T. A. Joyce) 之攷察，「塔克拉馬坎 (Taklamakan) 沙漠四周居民，有一極普通份子，此普通份子之最純淨形體可于瓦漢 (Wak-三) 人見之。瓦漢 人與格爾察 (Garcha) 人既有密切關係，則塔克拉馬坎 四周居民爲伊蘭 (Iranian) 人種，可以知矣。下方有各種證據，可證明貴霜部發源地或爲中國新疆省，故謂貴霜人爲突厥族寔無根據也。突厥族以後侵入新疆貴霜舊壤。喀爾哈那 及黑馬章特拉 二人所記，乃皆根據後代歷史。翁侯 及丘就卻 兩稱號，在突厥文中並無相當字源。即使其源爲突厥文，而貴霜人此字寔借自塞種人，并非爲突厥苗裔所留之紀念品。貴霜人在文化上，爲塞種人之承襲者；其他塞種人稱號爲貴霜人所用者尙甚多也。翁侯 (Yavuga) 稱號，最初或爲伊蘭 文爲突厥人所借用者，並非突厥文爲伊蘭 人所用也。丘就卻 (Kujala) 之稱號亦爲塞種人所用，其字源及字義不可得

知，路德斯 (Liders) 謂或爲家族之名。其所用數種名號，在伊蘭 文中可得其解說，中國新疆天山南路古時行用此種伊蘭 語也。據此種證據攷之，貴霜人寔伊蘭 人也。天山南路 所行用之伊蘭 語，勞曼 (Prof. Leumann) 稱爲北阿利安語 (North-Aryan)，法國學者如伯希和 等皆稱爲東伊蘭語 (East-Iranian)，路德斯 謂爲塞種語 (Saka language)；開斯忒 (Kirste) 及斯敦柯諾甫 二人稱爲于闐語 (Khotani)，因耶穌紀元 第八世紀時（盛唐時）爲于闐國 之官府語也，此語自耶穌紀元 初數世紀似即已通行於于闐 矣。

自言語學上攷証之，斯敦柯諾甫 謂大夏 人爲印度歐羅巴 種之一枝，唯非阿利安 人。月氏 人爲伊蘭 人，自其語言及其後代歷史觀之，則又爲伊蘭 族中之塞種 人也。貴霜部爲伊蘭 人已毫無可疑，然并非即大夏 人，但與月氏 有關係，即與塞種 諸部其會長稱號爲 Asioi, asiari, arsi, Alysarai 者尤爲有關係也。

貴霜國 似於月氏 人未完全征服大夏國 以前，業已存在。貴霜 人塞種中，分散各處者似爲甚衆；一部份在紀元前 一百六十年時，或曾與塞王 同南下至罽賓 也。貴霜

部以後大盛，在印度及其邊境諸地建設一大帝國。後漢書月氏傳中之丘就卻及閻膏珍二名，皆可於貴霜錢幣上見之。丘就卻即 *Kujala Kapa* (*Kadphises*)，閻膏珍即 *Wima Kathphisa*，紀元後一百零三年之佉盧虱吒刻文稱之爲 *Mima Kavthisa*，以前作 *Hima* 者誤也。

丘就卻年代，據後漢書所記「後百餘歲，攻滅四翁侯，自立爲王」，似指自遷大夏以後百餘歲也。月氏遷於大夏在耶穌紀元前一百六十年；在祁連山爲匈奴所破，在紀元前一百七十六年。後百餘歲，當在紀元前五六十年，即中國漢宣帝時。斯敦柯諾甫謂後漢書所記皆東漢光武即位以後之事，光武帝即位於耶穌紀元後二十五年，故依氏之意，丘就卻征服四翁侯之事不能在西曆第二十五年之前。余意不然。後漢書所記者不必皆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以後之事，以前之事亦可補叙也。斯敦柯諾甫謂丘就卻或可與 *Takht-i-Bahi* 石刻上之丘就卻同爲一人，此石刻年代爲西曆後十九年。若其所臆測者不誤，丘就卻此時尙未征服四翁侯，即其本人此時或尙未爲翁侯也。斯敦柯諾甫謂丘就卻所侵之安息，并非建都於克泰錫封之帕提亞帝國，乃在高附 (*Kabul*) 之帕提亞

君主也。帕提亞人於耶穌降生前不久征服印度邊境諸地，對於高附希臘人所建之國加以威嚇。後漢書謂征安息取高附地，必指在東方帕提亞人所建之國無疑，有名之古杜甫哈喇 (*Guduvhara*) 即此朝之王也。近代學者大都承認在高附之希臘勢力，寔爲帕提亞人所摧滅。高附之最後希臘王名赫米斯 (*Hermans*)，據在高附近來所獲得之錢幣面上鐫文，每錢一面有赫米斯之名而他面又有丘就卻之名，故赫米斯與丘就卻似有關係，二人或會共同治理高附也。斯敦柯諾甫謂丘就卻侵高附之安息朝 (即帕提亞) 時，赫米斯或會與丘就卻聯盟，以寔力助之驅逐安息人。唯安息人勢力掃除以後，赫米斯所希望之獨立自主并未如願久享，高附之統治權仍須與貴霜國主分任之。初時丘就卻尙許錢幣面上赫米斯之像與己共鐫之，稍後乃廢赫米斯而僅許有自己之像矣。各事真確年代無從推定，唯不能在丘就卻就職翁侯之前，即范曄後漢書光武帝即位之前，亦即耶穌降生後二十五年之前也。(此年代不可恃，已見上方。)

丘就卻以後又滅漢達鬪賓，悉有其國。福蘭克及馬脫蘭謂在阿拉柯西亞 (*Arachosia*，阿富汗) 之北，沙萬謂即

巴里黑城。(Balh, 此與鄒意相同)，各家意見不同。然無論如何，漢達距高附及罽賓兩地必不甚遠。近代在印度斯河上流塔格西拉(Tarica)地方發掘出土之錢幣觀之，丘就卻確曾將貴霜帝國領土擴張至是地，此地在彭甲伯(Panjab)，古罽賓國也。

丘就卻一生歷史年代可擬如下：(一)据後漢書攻滅四翁侯，不能早於耶穌降生後二十五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此不可恃)。耶穌降生後十九年，丘就卻為其族之少宰(erjhuna)，此時安息人(帕提亞人)阿賽斯(Azes)在高附建國已二十六年，阿賽斯之子古杜甫哈喇(Guduv-hara)適在位也。(二)十九年後，即耶穌降生後三十八年(建武二十八年)，充貴霜大王(Maharaya Gushana)，可於配夏窪(Peshawar)省彭笈塔(Paurtar)地方發現之錢面文見之。所有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漢達罽賓，必皆在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之間。罽賓尚未被全滅，因紀元後四十四年時安息在塔格西拉尚佔勢力也。後漢書記丘就卻最東所征服之地為罽賓，故塔格西拉此時必屬罽賓。(三)再閱十四年即紀元後五十二年(建武二十八年)塔格西拉全滅，丘就卻征伐大業完全告成功。以前翁侯至此建

號為王之王(King of Kings)矣。丘就卻征服罽賓，可視為塞種人在是地復興，蓋貴霜人各種行動皆承襲以前印度之塞種人而為也。此外無復有年代事寔可尋。倘以「少宰」(erjhuna Kapa)嘗Jalkht-i-Badi刻文時年二十，再据後漢書「年八十餘死」推測之，丘就卻必崩於紀元後七十九年(漢章帝建初四年)也。

閻膏珍為丘就卻之子，父壽至八十餘始卒，故閻膏珍即位時必已非青年人。後漢書記其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又後漢書天竺傳云：「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其人弱於月氏。……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由上方記載觀之，閻膏珍所征服之地必在印度斯河流域。此境當西曆第一世紀之下半期時(漢明帝至和帝時)屬帕提亞人治理，故閻膏珍征服其地時，被擊滅者必帕提亞人也。印度斯河流域在甚早時期已曾隸屬塞種人，印度文書 Kalakachary a Kathanaka 記塞種人曾兩次征服印度西部，印度斯河流域之塞種人嘗在維克拉瑪(Vikrama)時代開始前不久，征服蘇拉胥脫拉(Sushtra)及瑪拉瓦

(Malava) 兩地，後爲維克拉瑪的梯亞 (Vikramaditya) 所滅，再閱一百三十五年而塞種人國家再恢復，此與後漢書記閻膏珍復滅天竺似指一事也。閻膏珍滅天竺之年代當在耶穌降生後七十八年左右（漢章帝建初三年）。塞種人以後歷史明瞭，而閻膏珍即此有史時期之創造人也。閻膏珍征服印度西部以後，本人未嘗親蒞印度，僅置一將官治理之而已，此將官即印度史上所謂「西歇脫拉帕」(Western Kshatrapas) 也。閻膏珍之疆宇不僅天竺，在西北尙承襲其父之遺產一部，於該處似亦僅派一長官代行職務耳。閻膏珍之錢，出土者甚多，自配夏窪 (Peshawar) 至瑪士拉 (Mathura) 一帶地無處無之，足示其威權之大，且在位長久也。閻膏珍屬下最有名之王爲索頭梅迦斯 (Soter Megas)

貴霜強盛時，東部土耳其斯坦最強之國爲莎車（今葉爾羌），葱嶺以東諸國皆臣屬之。西曆六十年（永平三年），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闐王；後進兵攻莎車，中流矢死。于闐國人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後雖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今尼雅，Niya）西北至疏勒（Kashgar）十三國皆服從。永平十六年，班超說廣德

使爲漢，自是于闐常出兵助班超。章帝時，疏勒王忠反，超乃更立成大爲疏勒王，發其不反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西九〇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見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超傳中之月氏，必即貴霜國也，斯時月氏王或即閻膏珍也。由超傳觀之，貴霜人此時加入東部土耳其斯坦之政治舞台矣。又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疏勒條云，『安帝元初中（西一一四至一一九），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

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冕侯。月氏人勢力在疏勒因此大盛，佛教即於此時輸入疏勒也。同時于闐亦輸入佛教。据西藏文書Li-yal-gyi

中言羅利甲斯(Lo-rgyas-pa)爲于闐王喀甲(Ga-hiag)及后維嘉雅新哈(Vijayasimha)之女，於佛教在疏勒(Shu)之傳播甚爲有功。吾人自西藏文記載，又得知維嘉雅新哈之子維嘉雅開梯(Vijayakiti)曾與貴霜王(Guzan)及迦膩迦王(Kanika)遠征印度，克沙開德(Soked Saketa)城。西藏文此節記載指于闐與貴霜有關係。當月氏強盛，佛教輸入于闐時，印度文化亦隨之而流入。斯坦因在中央亞細亞携歸佉盧虱吒書(龜書)記載甚多，皆爲印度拍拉克里忒文(Prakrit)；在龜茲西明鄂(Ming-oi)地方發現之伯拉米書(Brahmi)皆梵文也。

前已言有甚多記載，言中國新疆省通行之語爲伊蘭語，月氏人亦爲伊蘭族。中國古史又記小月氏人與西藏

7
族雜居新疆南部。月氏古語與西藏古語皆得保存，所覓得之公牘可表示此兩種語在官府中勢力也。塞文(Sanskrit)以後在于闐變爲行政上通用之語。當耶穌紀元初數世紀時，月氏人在東部土耳其斯坦勢力甚盛，有甚多新發現之公牘可以證明之也。

迦膩色迦王(Kanishka)之名不見中國正史。西曆一百二十五年(漢安帝延光四年)以前，中國人對於西域政治變遷甚爲留意，故有記載傳後；唯過此以後，則不詳矣。迦膩色迦王似即迦膩迦王，苟若是，則彼乃起自于闐國也。中國佛書中似亦有言其起自于闐者。楞伽經(Kumaralata's Kalpanamanditika or Asoaphosha, Sutralam-kara)之著成在迦膩色迦王稍後，中國文譯本中有云，「丘沙族有王曰真旦嘉膩伽，征服東天竺，綏服之，四方畏其威，克善其終。歸回自國。所經皆寬曠平地」。据達斯(Saratchandra Das)之意，真旦即長丹那(Chandana)，西藏文于闐國之稱謂也。真旦嘉膩伽者，猶云于闐王迦膩色迦也。至此吾不得不疑吐火羅突厥(Tukhara-Turushkas)威力發源地在于闐附近。据梵書Kalpanamanditika 謂迦膩色迦爲貴霜人，來自東天竺以外之

國。再梵書 *Maharajakalikalekha* 謂迦膩色迦王 (Kaniska) 爲貴霜種 (Kusha)，來自北方，斯敦柯諾甫謂或即于闐也。福里忒 (Fleet) 謂迦膩色迦王爲貴霜部王族之別枝，初由于闐遷移至克什彌爾，再次而至印度。

上方引用之西藏文書中所記之迦膩迦王 (Kanika) 或即迦膩色迦王曾與貴霜王及于闐王維嘉雅開梯 (Vijaya-kirti) 同引兵遠征印度。由此記載觀之，在印度之貴霜人似於閻膏珍死後不久，爲欲鞏固其地位起見，不得不與帕米爾以北之同族聯盟。其結果，貴霜勢力強大，新時代由之而起。土耳其斯坦及印度兩地皆稱此爲迦膩色迦時代。鋼和泰男爵 (Baron A. de Staël Holstein) 謂迦膩色迦既來自于闐，則彼似爲小月氏人而非大月氏人也。馬鳴菩薩 (Asvaghosha) 傳在西曆紀元後四百十二年 (晉安帝義熙八年) 以前已譯成漢文。傳中特別言馬鳴之保護人迦膩色迦爲小月氏王。魏書記魏時小月氏都城名富樓沙城 (Purushapura, Peshawar)；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鋼和泰謂魏書此節甚奇：配夏窪 (Peshawar) 古代爲小月氏之都城，故後代他族建都此城者亦襲小月氏之名號焉；否則魏書所記無可解說。吾人

今已確知迦膩色迦王爲月氏帝國最初之人，建都於配夏窪者；魏書此節所記，寔使迦膩色迦王爲小月氏人之說更可信也。由上方各種記載觀之，迦膩色迦王實爲貴霜人第二次南伐中人物，其侵印度之年代約在耶穌降生後一百二十五年 (漢安帝延光四年) 之後也。自地下發掘物考之，迦膩色迦在閻膏珍之後已無可疑；謂爲維克拉瑪 (Vikrama) 時期者亦已不成問題。若謂爲西紀後七十八年 (漢章帝建初三四年) 塞種人創造人者，則不確寔，蓋閻膏珍在位時期尙遠在此年之後也。迦膩色迦及其嗣位諸王必尙在後，中國後漢書不記其名，尤可証其在位不能早於西紀後一百二十五年 (延光四年) 也。

楞伽經 (Kalpanamanditika, Sutralankara) 之著成，在迦膩色迦崩後不久。此書譯成漢文至爲重要，經中記迦膩色迦王征東天竺已見上文。其事似爲王即位初年之事。西藏文記迦膩色迦王之事，與此相同。迦膩色迦王似由中央亞細亞經配夏窪而入印度者，各方記載皆相合。征服東天竺以後，迦膩色迦經由馬士拉 (Mathura) 平原而歸于闐，似崩于西紀後一百五十一年夏 (漢桓帝元嘉二年，桓帝永興元年) 至一百五十二年夏之間。據後漢書

西域傳于闐條，桓帝元嘉時，于闐王名建。「建」字古音如Kān，斯敦柯諾甫謂「建」之還元原音或爲Kāna，而Kāna則又或爲迦膩色迦(Kanishka)之簡略寫法也。至此使吾人憶得玄奘西域記卷一云，『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玄奘所言若確實，則迦膩色迦王在位時，鞏固印度及土耳其斯坦境內之貴霜勢力；歸回于闐以後，彼及其子孫皆被認爲全國之王也。柯諾甫之說，吾甚懷疑。于闐王建果爲迦膩色迦王，其征東天竺建都配夏窪一段英武史事，後漢書必爲記出，何至一字未提；其兵威如此強盛，中國使者王敬未必即敢斬之；斬後，月氏勢力尙強，豈能怡然無事耶？當王在位時及以後，各種學術及文學皆極發達，迦膩色迦亦同以前月氏諸王，如丘就卻閻膏珍等，其入印度也，并非帶來新文明，乃吸取被征服者之文明而保護之；印度宗教美術及學問皆受其扶助，王及其朝代寔開路使印度文明傳入中央及東部亞細亞也。宣傳之最重要媒介物，即佛教與梵文也；丘就卻似已優待佛教，在中國屢見月氏人宣傳佛教。迦膩色迦王即位後，情形大不同矣。王親征東印度，接觸婆羅門之學術文明，而著

名高僧馬鳴與之爲友，則尤爲要事也。獲交馬鳴，大約在王征東印度之時，馬鳴以後感化王使信佛教也。據佛家傳說，迦膩色迦王在札蘭特拉(Jalandhara)附近庫瓦那(Kuvana)地方，及在迦濕彌邏國孔達拉瓦那(Kundalavana)召集佛教大會議，目的爲搜集佛書，或注解佛書。著名高僧蒞會者有脇尊者(Parsva)世友(Vasumitra)，(又曰和須密多)等。以前印度西北各寺宇中所用之文，似爲舊拍拉克里忒文(Prakrit)；此時規定所有佛經皆用梵文著成。以前驢唇書(Khavshthi)通行之地，由是梵文盛行，大有代興之勢。如在中國新疆所覓得之驢唇書公牘，同時亦有梵文及白拉米文(Brahmi)字母代替驢唇書也。在驢唇書中所覓得迦膩色迦王之後嗣王僅瓦錫胥略(Vasishka)及呼維胥略(Huvihko)二人，此二人似皆治理克什彌爾(見Sean Konow,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arum, vol. II, Part I, pp. xlvii-lxxix.)。

熊會貞先生逝世

宜都楊惺吾先生畢生研究地理沿革之學，成歷代輿地圖四十五種，水經注圖八冊，及漢書地理志補校，隋書地理志考證等書（詳見本刊四卷一期朱士嘉先生所作楊守敬地理著述考），奠定此學之基礎，實為本會同人工作之先導。其水經注疏八十卷，未成書而卒，僅于生前刊出其要刪。熊固之先生（會貞）為先生入室弟子，凡所撰述，無不勤助。秉承師志，續草水經注疏，獨任其事者二十年，卒潰于成。本會同人久極嚮往。頃接其哲嗣小固先生（心赤）啟事，駭悉先生已於上月去世。哲人遽逝，吾黨何依，為之傷痛不止。爰將啟事轉載於下，以告海內外之服膺先生之學者。甚望將來有詳盡之傳記揭登本刊，為先生長留遺念於宇宙間也。原文如左：

先父熊公固之平生致力著述，不慕榮利，民國四年以前，侍從已故楊惺吾老先生，合成隋書地理志，歷代輿地沿革地圖，歷代疆域戰爭地圖，水經注圖，水經注疏要刪，要刪補遺，要刪續補；此等書圖已早付梓行世。自揚公作古，先父獨力擔任水經注疏，二十餘年來無間寒暑晝夜；去年秋已寫成稿本四十卷，計八十餘萬言。歷年辱承海內知音馳函詢問，未遑作答。現謄正本已付楊府收存，不久即付剞劂。又先父在日，深慮兵燹水火，書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錄副本。迨年底，先父因心血耗損過度，突患失眠症。今春漸致神經衰弱，醫藥無效，延至五月二十五日申時，在武昌西捲棚十一號本宅溘然長逝，享年七十有七歲。茲擇於六月十五日暫厝長春觀。不孝謹遵遺命，不出訃告。凡屬知音舊好，諒蒙矜恤，恕未訃聞。

月氏西遷考

安馬彌一郎著 王崇武譯

叙目

- 一 月氏之故地
- 二 月氏西遷之年代
- 三 月氏之侵入撒各但(Sogdiana)

一 月氏之故地

月氏之故地，見於史記大宛傳者，爲：

(月氏)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之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又漢書張騫傳叙騫說武帝之言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維兜靡，本與大月氏初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

此記月氏故地，在敦煌祁連之間甚明。祁連山名，顏師古漢書注謂祁連爲匈奴語「天」意，當係指天山。然日本藤田博士則謂指酒泉張掖以南之山地¹。

此處所應注意者，爲烏孫之故地，據上所引漢書之文，知烏孫與月氏共居於敦煌祁連之間，但據史記所

載，僅謂月氏居於敦煌祁連之間，而叙烏孫則曰：「烏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與漢書所記，微有異殊。從來於此二族之配置關係，有兩種推測，其一爲桑原博士之說²，博士引史記大宛傳張騫對武帝之言：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喙肉盡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

又叙張騫說昆莫云：

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遺翁主爲昆莫夫人……

漢書張騫傳亦記有張騫對武帝之言，謂昆莫之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之間，又云：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

漢書西域傳亦謂「招令烏孫東居故地」，叙張騫說昆莫云：「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史記與漢書記載同一之事，然史記則謂：「故渾邪地空無人」，「招以東居渾邪之地」，又云：「烏孫能東居渾邪地」。漢書則謂「昆莫地空」，「居故地」。自此以後，烏孫之故地，即渾邪之故地。渾邪故地，漢書地理志下云，「張掖郡故匈奴渾邪地」。故烏孫之故地，亦當爲漢張掖郡，即今之甘州是也。

其一爲藤田博士之說，曾發表論文於日本史學雜誌³。博士持論，與桑原相反，以甘州爲月氏之故地，以敦煌爲烏孫之本邦。惟此說並非始於藤田，前白鳥博士，早已發表之說也⁴。博士謂漢書叙「昆莫地空」，而以史記渾邪故地，爲昆莫故地；但漢書謂昆莫之父初居敦煌祁連之間，昆莫之故地，與難兜靡之故地相同，可知烏孫故地，決非甘州，可斷言也。

後漢書西羌傳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又漢書霍去病傳云：「遂至月氏攻祁連山」。是月氏居今甘州之地甚明，故烏孫之居於敦煌，亦可證也。

至於藤田博士亦信漢書昆莫之父，與月氏同在敦煌祁連之間，因定月氏之故地爲甘州，然於烏孫之故地爲敦煌，則無充分之佐證。

月氏故地，即使如藤田博士所說者，在今甘州，然烏孫之故地，依博士之說，則確難可信。

史說大宛傳載張騫說武帝之言甚詳，先叙西域之概觀，次述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諸國。於月氏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之語，於烏孫之位置，風俗，記載與他國同，並云烏孫，「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焉」。只於他處稱：「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

時匈奴之中心在朔方（Ordos）之北，故烏孫在西方，或爲今之伊犁，絕非張掖也。藤田博士引孝文帝前元四年，冒頓單于致漢之公文，中有：

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

此文蓋以烏孫列於西域，故昆莫率父之衆歸之，遂謂之在西域也⁵。而博士指此西域，爲渾邪故地，在今甘

州，殊無充分之證據。不然，何以史記乃認爲在今之伊犁乎？

然則月氏烏孫究在今之何地？易言之，史記與漢書所載，何者可信？史記大宛傳，記張騫對武帝之言甚詳，司馬遷爲漢廷史臣，且與張騫同時，關於此項之記載，馬遷較班固可靠，故史記亦較漢書爲優。

二月氏西遷之年代

月氏西遷之年代，史記漢書皆無記載明文，且從各說考之，關於年代之記事，史記漢書，亦略有差異。

史記大宛傳記月氏西遷之事蹟云：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漢書西域傳，所記與史記略同，只無「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一句而已。而張騫傳則更詳記其事，文云：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鳥啣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

會單于死，不肯復朝匈奴……

從來史乘上之記載，皆稍有出入，但均以月氏從甘州移居西方，係肇自老上單于時。漢書記月氏之遷移非僅一次：月氏初爲匈奴所破，後討塞王，而移其地；更破昆莫，逐之南走，而移於撒各但（Sogdiana）。至於從塞王故地，更向西移，肇自何時？桑原博士謂：（一）張騫爲匈奴所捕，時月氏在匈奴之北，若月氏既移於撒各但，則不得謂在匈奴之北矣。（二）若月氏既移於撒各但，則漢與之同盟，以討匈奴，爲不可能。而且張騫出使，大月氏尚未得居伊犁，騫從天山南路北道，經大宛康居而抵月氏，必知其時月氏已經西徙。故月氏之遷徙，當在張騫居於匈奴時前後也。

然藤田博士，曾創一新說，以月氏之老上單于時，爲第二次西徙；第一次西徙，在孝文帝前元三，四年，此問題曾引起許多人之注意。

漢書張騫傳謂昆莫及壯，率父之衆居張掖，及強，逐大月氏於伊犁而據其地，會單于死，遂獨立。博士以此「會單于死」之單于，爲老上單于，其言曰：

此所稱之單于，果何人歟？據史記漢書之匈奴傳及徐廣所修正

處，可作一表：

冒頓 秦二世元年（二〇九）立 漢文帝前元六年（一七四）死
老上 漢文帝前元六年（一七四）立 漢文帝後元三年（一六一）死
軍臣 漢文帝後元三年（一六一）立 漢武帝元朔三年（一二六）死
史記大宛傳及漢書張騫傳皆於昆莫之生長，獨立，有所敘述。
張騫西使，被捕於匈奴，幸乘軍臣單于死後之亂，始得逃免。史
記大宛傳及漢書張騫傳於「單于死」後之記事，有「會單于死，
不肯朝事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一段，「會單
于死」之單于，必非軍臣單于；而爲以前之領袖。漢書西域傳謂
武帝元封中（西紀前一〇五）以江都王建之女細君，
作爲公主，下嫁於昆莫，當時昆莫年老云云。夫昆莫自請將兵以
逐月氏，當係壯年，血氣已盛，若以單于爲軍臣，其死時去武帝
元封中，僅二十餘年耳。如以昆莫逐月氏時，年在三十左右，至
此始五十歲左右，不得謂之年老。故此單于，或係指老上單于，
老上單于死於文帝後元三年，（西紀前一六一年）迄元封中，已
五十餘年，若昆莫逐月氏時，年三十左右，則此時應八十餘歲
矣，恰可稱之爲年老也。

史記匈奴傳及漢書西域傳謂：「老上單于殺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博士謂此時予月氏以重大打
擊，遂從伊犁徙居奧斯（Oxus）河流域，此爲第二次之遷
徙。但月氏從敦煌祁連之間，何時始徙於伊犁乎？博士
曾細心考之，而定爲孝文帝前元時。前元四年（西紀前一
七六）冒頓單于上文帝表中有：「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
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藤田博士考昆莫之
事蹟不詳，故其結論，亦難使人滿意。

如前所言，史記與漢書之記事，略有不同。史記謂
昆莫之父，爲匈奴所殺。漢書則謂：「烏孫王號昆莫難
兜靡……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實則二者均正確。又昆莫之父被殺，在何時代乎？

史記漢書於此答案，皆無明白記載。但史記及漢書
之匈奴傳中，皆載文帝前元四年，冒頓上漢書云：「夷
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
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難兜靡之被殺，或係此時
也。時昆莫被捕，爲匈奴所養，史記大宛傳謂：

昆莫生棄於野，烏啄肉盡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

又漢書西域傳亦謂：

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翁侯抱之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

此突厥民族之共同傳說，徜徉迷離，殊不可信！史記大
宛傳謂昆莫之父，爲匈奴所殺，昆莫爲單于所養。既
壯，守西城，乘單于之死，而遠去。元鼎二年，（一一五）

張騫至烏孫，謂「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後元封中，（一一〇—一〇五）以江都王建之女細君嫁昆莫。當時昆莫年老，以其孫岑娶為太子，不久，昆莫遂死。元鼎二年，昆莫如七十歲，其喪父之年，當為七，八歲。如依史記漢書所述，昆莫喪父之年，為一，二歲。則元鼎二年為六十三，四歲，元封中七十三，四歲，大致可云年老矣。以昆莫之父被殺，在孝文帝前元三，四年，則史記之說，較可信也。

昆莫既壯，守西城，所謂西城，即前所述月氏之故地，月氏既去，而昆莫被封於其土。

然則何時月氏始去故地，而西移乎？藤田博士：以移動之年代，為漢文帝前元三，四年，（一七七，六年）謂此為第二次遷徙，從伊犁遷至奧斯河，(Oxus)時老上單于當國。並指月氏之西遷，係受一重大之打擊。惟月氏受打擊後，果西遷與否，則殊為疑問。此點余以為桑原博士解釋較好，博士引賈誼新書匈奴第二十六：

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漕廩之

變。

賈誼上對匈奴策時，月氏已據張掖地，勢力極大。惜賈誼上表之年代，史記漢書皆未記載。資治通鑑以為上表在文帝前元六年，（一七四年）荀悅前漢紀以為在前元八年，漢紀所稱，或較可信，惟無論如何月氏尚可見之於張掖，自此向西移動。照通常所說，以為在前元八年，或賈誼死年即前元十二年（一六八）以後，迄老上單于之死（後元三年，一六一），始見其西遷之跡，史記漢書所謂：「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者，即此時也。

月氏離去故土，移於何地歟？史記大宛傳謂：「始月氏居敦煌祁連之間，及為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而直徙於奧斯河(Oxus)流域矣。

漢書記月氏之遷徙，先移於伊犁，更向西遷，與史記所述者不同。此亦如藤田博士所述者，史記中亦總括記載兩次移動也。但如桑原博士所述，張騫第一次出使，月氏似尚在伊犁地方，故大月氏不得不向伊犁移居。

大月氏之第二次西遷，桑原博士引漢書張騫傳云：

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仇，遂西攻破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地，昆莫略其地，因留。

殺昆莫之父者，非月氏，故昆莫亦不能怨月氏。然此事出於漢書，無其他史料可證，不能斷言其爲子虛。

就昆莫之事跡考之，前所引之漢書謂「及壯以其父衆與昆莫。……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及壯」，「及健」二者本分而言之，而藤田博士以壯健二字，混爲一談，以漢書之「自請單于報父怨」爲三十歲時所爲，細讀班書，則知此等解釋，極不洽當。如藤田博士之說，老上單于之死，昆莫三十歲，孝文前元四年，甫十五歲耳，不得謂之既壯也。昆莫守西城，在月氏西遷之後，常常立功，苟如博士所說守西城時已三十歲，在老上單于之死，即四十歲左右矣，至元封中，年已九十五，六歲，殊不近情理。

文帝前元四年，昆莫若爲一，兩歲，則月氏移動後，景帝之中元中，昆莫適爲三十左右，其時守西城，武帝建元中，張騫爲匈奴所捕，時年四十歲左右，與漢書所記之文相合。然則「會單于死」之單于，不得不釋作軍臣單于矣。但亦有如藤田博士所注意者，史記漢書

之記事，乃依據張騫第一次西使歸國時之報告，單于死後之事，亦應傳來：故有謂單于乃非軍臣單于者。然此昆莫獨立之事，史記與漢書多有差異，史記謂：會單于死而獨立。漢書謂：爲征伐月氏而移動，後單于死而獨立。兩者均謂此爲單于死時之事，故張騫在匈奴時，得聞知之也。

今將月氏向西遷移之年表，略記如次：

漢文帝前元三——四年，（西紀前一七八——七）昆莫之父被殺。

漢文帝前元一二——後元三年，（西紀前一六八——一六一）月氏從故地移居伊犁。

漢景帝中元元年，（西紀一四九）時，昆莫守西城。

漢武帝建元三——元光五年，（西紀一三八——一三〇）大月氏侵入撒各但（Sogdiana）

三 大月氏之侵入撒各但（Sogdiana）

大月氏從伊犁移居於 Fergana，再移於撒各但，（Sogdiana）漢書所謂「西破大月氏，大月氏復徙大夏地」者，是也。

Strabo 之地理書，其時代與漢書略同，中稱 Skythia

內，Hyrcana 部族之北，從 Caspian Sea 至 Oxus 之間，有 Däae 族，中分 Aparniü, Xanthü, Pisuri。其東有 Massagetae 及 Sacae。此外通稱之曰 Skythia，其中著名之族部，有 Assü, Pasiäni, Tachari, Sacalanli, 此等種族居於 Yaxartes 之北。從 Yaxartes 至 Sacae 及 Sogdiana，又爲 Sacae 族所居。希臘之 Bactria 王國，實爲此等四民族 Assü, Pasiäni, Tachari, Sacalanli 所滅¹⁰。比來許多學者，皆欲參照 Strabo 書及漢書，加以調和，成一新說，就中尤以 Richthofen 及 Marguärt 二人之說，最爲有力¹¹，然亦不爲許多學者所贊同。最近西人探險所得之史料尤多，於此等史料中，亦可以考見一梗概，大都爲德人所整理發表者也。此種學說，既已傳入日本¹²，故不必詳述。至西人之如斯主張之根據，乃在由張掖地方移入之月氏，可得一近真之實相後漸繁榮之概念下而成立者。然此並無若何證據之事，此亦爲桑原羽田二博士所主張者也¹³。

大月氏移居 Bactria 之說，同見於史記之藍市城，漢書之藍市城。或有以爲 Balk 者，然與漢書所謂大宛與月氏相去六百里者不合。漢書明記月氏都媯水之北。如

信漢書所記之里數，漢書之藍氏城亦在媯水之北，史記則謂在媯水之南。桑原博士主漢書之說以大月氏都藍氏城，謂漢書乃記事之書，以整理之結果，記於大月氏之下¹⁴。惟今於前漢紀中，枚舉屬賓，安息諸國之都城，而不及大月氏。史記之藍市城，與漢書之藍市城當分別觀之。藍氏城在媯水之南，藍氏城在媯水之北，漢書之都藍氏城一句，疑有誤。大月氏在班固著書之時，張騫遠征之日，皆不能在媯水之北。

從來人皆謂大月氏係從張掖移居西域，實則大謬不然。史記所述之「臣畜大夏」，爲張騫所親見親聞。漢書謂大月氏與匈奴等同爲遊牧民族，文化程度較低，史記叙大夏之無君長，月氏之無國都，正以其爲遊牧民族故也。月氏西遷時，勢力極盛，武力征服大夏。然所謂征服，非統治大夏之謂也，遊牧未開化之民族，常索被征服者以歲幣，當時月氏之於大夏，或亦係此種情景。

史記漢書叙大夏爲城郭之民族，與媯水以北之大月氏，風俗迥異。中國之所謂大夏，恐即西人所謂 Marguärt 之 Tachari 也。Strabo 之前，亦記有 Tachari 侵入 Bactria 四民族之一，侵入 Bactria 而滅其國，其侵入之

年代，Strabo 無記載，恐在西紀前一三八，七之左右也。時 Caspian Sea 北方之 Hun 壓迫 Germania 族，侵入羅馬，Fergana 地方之大月氏南下，壓迫居於 Sogdiana 之四民族，此四民族南下而侵入 Bactria，滅其王國。此四民族之中，其一即為大月氏，故月氏之西遷，亦非偶然之事也。

史記僅載大夏即 Tachari，而其他民族之名之所以泯而弗見者，蓋張騫西征時，其他民族，遠處西方，Tachari 因在 Balk 地方，其勢力強，而部族亦大故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譯自昭和七年史學雜誌第四十三編，第五號，凡三日而畢。

崇武自記於北京大學東齋廿三年四月五日

附注：

- 1 焉支與祁連 內藤博士六十歲慶祝論文集。(見支那論叢)。
- 2 張騫之遠征 續史的研究，四十六頁。

- 3 西域研究 史學雜誌第三十八編第四號。
- 4 烏孫考 史學雜誌第十二編第二號。
- 5 西域研究 第四回三五〇頁。
- 6 例如東洋史講座第三卷。
- 7 張騫之遠征五二——五四頁。
- 8 西域研究 第四回月氏西移之年代，以下引藤田博士之說，多見此論文。
- 9 張騫之遠征 其詳可參看此文三八——四三頁。
- 10 Strabo: Geography tr. by. H. L. Jones Vol. 5. 260.261
- 11 Richthofen. China Vol. 1.439—441P. Marguart. Franushr 211—212 P.
- 12 東洋學報第十一編，第四號，石田氏論文。支那學第二卷第五號，石濱氏論文。史學雜誌第四十四編第九號，羽田博士大月氏及貴霜考等。
- 13 張騫之遠征七〇——七四頁。羽田博士大月氏貴霜考，史學雜誌第四十四編，第九號。
- 14 張騫之遠征及大宛國之貴山城考，大正四年九月藝文。

雙劍謬詩經新證 四卷二冊一函定價一元五角

是書為海城于省吾先生近著援引金石文字及古鈔本校其異同而濟之以聲韻通段之方發明新義二百餘條於詩詞故訓已為空前之供獻有志擊經之士不可不一讀斯編也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來薰閣直隸書局 天津 北馬路直隸書局

上海 中國書店富晉書社 南京 法租界勸業場三樓藻玉堂

帕米爾遊記

英國楊哈斯班著
丁則良譯

譯者按：清季自咸豐元年（西元1851）中俄愛璉條約後，中國北邊乃屢生問題。俄國在沙皇亞力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等治下，屢次東向發展，我國邊疆前後失地約一千四百餘萬方里，尤以西北一帶為甚。清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清廷大臣沙克都林札布與俄人立喀什噶爾（Kashgar）西北界約（當時簡稱喀什約）于新瑪爾喀拉城，約定兩國邊界至烏茲別里山豁（或作烏孜別里，與烏赤別里為兩地）為止。烏茲別里南面的帕米爾（The Pamirs）則未顧及，遂致形成甌脫（No-man's-Land），隸屬不明。英俄兩大環伺西，南，皆欲據為己有，甚至干戈相見，衝突屢起。中國受英指示，亦向俄交涉，一時成爲中亞一大問題。引起各國注意，或由專家遊歷，或由團體調查，並均各本見聞，書之史冊，而我國反以途路寫遠，交通阻隔，注意之者甚少，僅由許景澄竹簣先生所輯帕米爾圖說及歸安錢恂所撰分界私議二書得知崖略，又有薛福成先生

函電奏稿及許使（即景澄先生）公牘，亦可窺當時藉交涉原委，然或因蕪雜，或嫌簡略，于後人參考研究諸多未便，且未詳及帕米爾地方之沿革，地勢，民族，氣候等問題，爲今日致力中俄，中英外交史及西北邊疆問題者一大困難。此篇爲英人楊哈斯班所著大陸之中心（The Heart of a Continent）書中之第八章（p.p. 292-305），遊帕紀實（To The Pamirs 1890）。楊氏爲克來武（Clive）喜士定（Hasting）後經略亞洲第一大人物，以軍人兼探險家，外交家，尤爲侵略西藏之策動者，一八六三生于印度，入伍後先後駐紮西藏，克什米爾（Kashmir）等地，一八八七年旅行東三省，中央亞細亞帕米爾高原後，又陸續赴帕三次，一八九〇之行則其第三次也。文中所誌帕地形勢，地質，沿革，實況均極親切明白，文筆亦復流利曉暢。我國邊疆史料固屬不少，而有關帕米爾者則寥若晨星，用敢大胆試譯。不當之點，唯明達有以正之。

一八八九年，我們的探險就伸展到帕米爾的邊界上來。第二年，我更被派游歷帕米爾全境。那時候，雖然俄國組織的團體已經屢次先後來游，而英國則自戈登大佐 (Colonel T. E. Gordon) 統領之福塞斯遠征團 (Forsyth's Mission) 穿行小帕米爾 (The Little Pamir)，更由大帕米爾 (The Great Pamir) 歸還以後，只有一個伊理亞斯先生 (Mr. Ney Elias) 穿行過這裏。阿古柏 (Yakoub Beg) 或作 Yakoub Bey) 那時正在得勢 (註一)，前此，中國人在新疆的勢力還沒有重新建設起來，後此，事態的狀況也有劇烈的改變。帕米爾 就成爲南界英屬，北連俄疆，東面中國，西毗阿富汗 (Afghanistan) 的緩衝地帶 (No-Man's-Land)，瀾漫四周佔領的聲浪還沒有消沈下去，於是這個亞洲三大帝國的交會點的實況，也就非常引人興趣而重要起來。

一八九〇年六月底，我從錫姆拉 (Simla) 動身來到這個遠的地方，還和前次的旅行一樣，沒有一個侍衛隨護着我。可是我後來很幸運能夠得到中國駐英使館秘書哈利德馬可特尼 (Halliday Macartney) 勳爵的令郎喬治

馬可特尼先生 (Mr. George Macartney) 和我同行。馬先生 說得一口流利而正確的中國話，所以他的翻譯工作很是得力；我們一齊到了列 (Lah)，又得到了兩個旅行家：就是畢起 (Bech) 先生和楞納 (Lennard) 先生。他們爲着漫游的目的，也打算到帕米爾和新疆去，爲穿過我前面描寫過的喀喇崑崙山脈 (Karakoram Mts)，我只得過一個沈長苦悶 的行程。我們幾乎不能想像出比這些荒原冷阜更荒涼寥落的地方來。所以我們走過六百哩的行程，從印度平原 (Plains of India) 穿山越嶺以下至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平原以後，我們的心情纔感覺到無限的慰安。八月三十日我們到了葉爾羌 (Yorokand) 那裏，不必說，並沒有表現出和我三年前來的時候有什麼改變的地方，誠然這些中亞城市曾否改變過是一件可疑的事，那些隘笨的泥牆，泥房子，泥廟看起來好像永遠是那樣子。在另外他種氣候之下牠們一定會被雨沖沒了；但是在中亞很難得雨，於是他們也就多少年來維持下去。這裏僅僅有極少數的靛築回教堂 (Mosque) 和些好的房子。漢人 全在他們的城鎮上，各有其堅固的建築物；但是本地的城郭所留給我們的印象只是一片瓦房，

昏沈死悶是沒有一點改變的。『自來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可說是特別適合于中亞城市附近地方的格言。

我們到了葉爾羌幾天之後，去年我遇到的康穆才甫斯基大佐 (Captain Grombchevsky) (註二) 也到這裏來。

在他那邊傳出消息要先來拜我之前，我去候問他。一會兒，他穿了軍服，全身動綬，出來迎見。我當時很愉快能夠遇見他，聽他暢叙一年來棍雜 (Hunza) 界上別後的遊踪。從那時候起，他就受夠了辛苦艱難。因為他在十二月中旬冒險穿行喀喇崑崙山道，深冬歲盡，纔達到西藏臺地 (Tibet Tableland) 的邊沿。當我想念到他和他的同伴的宿營設備是何等的欠豐，他們遊歷的精神是何等的勇率，我不禁對這俄國探險家冒險工作的勇敢沉毅，表示無限的佩服。

康大佐宴請我們，我們也還敬他。最後我們同赴當地一個富商的饗會。這最後的一餐，可以算是在葉爾羌一大紀念。並且一個俄國官和一個英國官同一個土耳其商人在俄印二帝國間之中央亞細亞的中心共饌，想來也自不凡。那一個大餐舉行在本城的一個人家裏，非常地

講究；一道一道的蒸食，婆羅飯 (註三) 上個不停，烤肉準備得非常豐盛，老商人招待得極其奢華博大。

康大佐在葉爾羌住了一些時，就離城西去取新路返俄。九月十五日，馬克特尼和我也離開葉爾羌到帕米爾去，可是我們的同伴畢起和楞納還留在這裏，打算東行到葉爾羌河 (Yarkand R.) 林原裏去射獵。

現今的帕米爾是一個有名的地方，近來關於牠的事也很多，不過在我們遊歷的時候那裏還帶有一種神秘的遺跡；所以我們出發時滿心熱望着看一看世界的屋頂。

我們先要到塔什庫爾干 (Tashkurgan)，薩雷闊勒 (Sarikol) 的首要地方，爲的達到那裏，我們越過了多少山頭，這裏山脈分出的分支，就形成了帕米爾的擎柱。許多地方，我們都經過個小村，可是多半沒有人住，山阜也都童禿寡情。九月底，我們到了塔什庫爾干，這裏已是帕米爾的邊上了。塔什庫爾干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因爲地圖多用大字標出；可是實際上不過是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Tagh-Dum-Bash Pamir) 入口的一個小鎮而已。附近也有幾個小村，不過因爲高出海面一萬呎的緣故，自然農產是很有限的，所以該地只住着極少數

的居民。

在塔什庫爾干之上，可以看見寬廣的塔克敦巴什帕米爾之下，就是我去年騎馬到過的地方，西面凸聳着一條崢嶸積雪的山脈，那就是亞洲的分水嶺。向西之水流入阿母河(Annu Daria)分開了兩大帝國的勢力範圍，向東的流入葉爾羌河(Yarkand R.)注於羅布泊(Lop Nor)。這條山脈的後面便是大部諸帕(The Pamirs)所在——小帕米爾(Title Pamir)，大帕米爾(Great Pamir)，阿爾楚爾帕米爾(Ali Chur Pamir)——這正是我們遊歷特定的目標。

十月三日，我們離開塔什庫爾干爬上危崖，通到尼薩塔什山口(Neza Tash Pass)，路上崎嶇蹇澀，最後一段則更爲險峻，不過我們縱馬上去，倒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困難。從山口的另一端，可以俯瞰全景，都是些走向小帕米爾的童禿，圓形，無味的山支和荒瘠不毛的空谷，爬上其中之一，我們就到了一處可以說是平原的地方。地面平坦，寬約四五哩，每邊又各伸出許多哩，直到山脈的邊際，把牠遮隱起來爲止。這裏就是小帕米爾了。在我們走進來的那一邊有崇高積雪的山脈環繞着，

但是對着我們却是些低圓的山支，牠們的高度實在不配當個山脈的寵稱，更不會長遠地被雪遮蓋着。

我們去到的另外幾個帕米爾和這裏幾乎沒有什麼分別，所以關於這裏有些細膩的描寫，也就可以概其餘了。這裏平地居中，四圍環着高度不同的山脈，求知最近牠的真像的觀念，或者可從牠的岩層結構的描寫得來。西藏便是一個大的帕米爾，因爲那裏也沒有充量的水分沖流到山谷的底部。喜馬拉亞山脈(Himalaya Mts.)喀喇崑崙山脈，興都庫什山脈(Hindakush Mts.)中都有許多地方情形和這裏相同，那也是標準的帕米爾。這時候讀者應該明白帕米爾一字只是這種特殊山谷的特別名稱，所以通到棍雜(Hunza)的士穆沙勒山口(Shimshal Pass)，雖然離我們地圖上標出的帕米爾還很遠很遠，而當地人把牠稱作士穆沙勒帕米爾(Shimshal Pamir)了。

這是帕米爾地質上的岩層結構，關於牠的外形，我們可以看見許多互相矛盾的描述。有一個旅行家秋末到了帕米爾，生物都爲霜威所摧，于是他說帕米爾是個完全不毛之區；另外又有夏天走到帕米爾的人，就說這裏

滋生着茂密的小草。我自己的經驗是美好茂密的草類固然可以在些地方尋到，這谷底的大部地方還不過有着成叢野生的苦艾而已。到處雖然可以發現牧畜的場地，可是誰也想像不到帕米爾的童瘠不毛之區。我從前也認為牧草豐美，並且我預想我們旅行隊的馬可以充分地取食；但是後來發現只有一些肥美之區才有，而且一大半路程上還要在灌木叢裏檢食，使我心裏感覺到非常的失望。

自然樹是不曾看見的，甚至灌木，短林也只是一兩處才有，以致於燃料缺乏，居旅都要拿苦艾根來燒火。

氣候，可以想像到的，自然是很寒酷，我只是夏末秋初在那裏，但是八月天水盆在蓬帳裏已經凍冰，九月末寒暑表已經降到零度，十一月裏鄧摩博士 (Lord Dunsmore) (註四)發現帳篷裏的寒暑表降到零下五度，狂風是很常有的，由于寒冷而致的不適因而增劇，再加登山後的疲倦和無力，更使不適加甚，所以寒冷，狂風，和爬山造成帕米爾山谷裏沒有着一點兒樂趣。

不過天氣雖然寒酷，帕米爾的人終年還是住在那裏。他們差不多全是吉爾吉思人，還有少數從瓦罕 (W-

5
akhan)逃來的難民，他們因環境的需要，差不多都是野蠻堅勁的民族。但是他們沒有一點骨氣，不好戰爭，他們都貪婪，怠惰，沒有一點驚人之處。他們也住在帳篷裏，和我在從北京動身後所記得一樣。

在阿克塔什 (Aktash)，我們尋到了三四個帳篷和一位中國委任的頭目(或D. S. (註五)，他對我們很有禮貌，那時候帕米爾還認為是中國的領土而他對於我們沒有一點留難；我們于是離向正西，越過小帕米爾西境的山脈，到伊什提克河流域 (Istigh R.)去。在帕米爾東部，全境山勢低平，容易越過沒有一個帶雪的峯巔，像在維多利亞湖或小帕米爾湖 (Victoria Lake, or the Lake of the Little Pamir)所見似的。牠們似乎全被洗禿而沖圓了，所以沒有一點困難。我們先穿過伊什提克河流域，再由那裏到阿爾楚爾帕米爾境上的察提爾塔什 (Chadir-Tash)，路上在一個地方叫做阿克察克塔什 (Ak-Chak-Tash)，我們發現了許多溫泉，熱度超過我寒暑表的最高點在一百四十度以上。這裏附近發現溫泉，並不是什麼稀有的事。

在赤特拉耳 (Chitral)的阿什庫曼 (Ash-kuman)，葉

爾棍 (Yarkhun) 和刺特古 (Lutku) 等流域也有同樣的溫泉，人們常常用牠，而且相信其中有貴重藥品的原質。

在未達到阿爾楚爾帕米爾以前，有一處，我在一夸特（四分之一哩）之內數到了七十個薩溪泥羊 (Ovis Poli) (註六)。自然這不是一個常見的大數目字，但是帕米爾各地却是滿谷滿邱可以看到這些，帕米爾也就以此著名，是產薩溪泥羊的地方。那種羊大得和狗一般，普通角長六十吋，有一次很異常，連彎長到七十三吋，站起來有十二掌幅（約四吋），只一個頭的重量即令剝去了皮，也多過四十磅。

我們發現阿爾楚爾帕米爾是個曠谷，寬度約有四五哩，兩邊都有荒涼橙色的山環繞着。當我們走到的時候，谷上的草已是很稀少了，但是下去到雅什里庫里湖 (Yeshikul) 水草就豐美起來，並且有一些吉爾吉思人在那裏營宿。現在我們要到一个簡直已經是歷史上的地方去，雖然牠的名字還沒有被歐洲人知道過，這就是蘇滿塔什 (Somatash)。伊理亞斯先生，像他走過其他亞洲的地方一樣，雖然他的遊記還沒有出版，也曾到過那裏。他曾聽到一個傳說，雅什里庫里湖邊（本應稱 Lake Yeshil,

日本義就是湖) 有一個碑文上面刻着各種文字。我的吉爾吉斯的朋友証實了這個傳說，於是馬可特尼和我從巴什塔巴什 (Bash Gumbaz) 騎馬去看一看這石碑。我們騎了一整天的馬，經過許多古代水河堆石的窪地裏的小湖，直到夜裏，我們正好停止在阿爾楚爾河 (Alichur River)，入雅什里庫里之處。我們的行李包有我們的行床和煮具，來得更遲，我們只得凍餓在送來的棚包裹過了一夜。不過我們心裏很痛快能夠第二天尋撫碑文。碑是一個殘斑的大石頭，一二百碼前，流着河水，碑就在河右高出河面一百餘呎的岸上。碑上刻着滿，漢，回文，清清楚楚地提到 1759 霍集占 (Kholas) 的擊退 (註七) 和中國兵追到巴達克山 (Badakshan) 界上的事蹟。在這古碑的高頭，河的左岸還立着一個中國建築多年的廢壘。

這個地方是有歷史的意義的，因為這裏是 1892 俄國和阿富汗衝突之場，鄧摩爵士曾在事變後一兩個禮拜裏來到此地，親眼看見阿富汗人的尸體，隨而記錄下來。阿富汗好像會派了一小隊前哨十五個人到這裏，俄國約諾夫大佐 (Colonel Yonoff) 統領一隊來到帕米爾舉行一年一度的遊歷，於是相遇而衝突，實行槍擊，把十五個

人一一殺死了。

我們摩撫碑文以後（此碑已被俄人移去，放在塔什干 [Tashkent]（註八）博物院裏），就騎馬回到部西拉才（Buxilla Tai）。

第二天，又爬上阿爾楚爾帕米爾，關於這個帕米爾沒有什麼特別的可記，正和其他幾處相同，通到這裏的大路有：

1. 自阿克蘇河 (Aksu R.) 到錫格南 (Shignan)
 2. 從西邊沙來士 (Sarez) 經模乍奈山口 (Manjinaï)。
- 此路不大好走，可是已經屢次有俄國軍隊穿過。
3. 經巴什塔巴什和哈科斯 (Kharqosh P.) 可以騎馬到大帕米爾。
 4. 從科克拜 (Kok-dai) 到沙克達爾雅 (Shakh Dara)

這些山口，俄國軍隊已屢次通過，大部高度在一萬四千呎至一萬五千呎之間，高出谷底約二千呎。

我們東去阿克蘇河流域所經的尼薩塔什山口，高約一萬二千四百呎，從西邊上來是很容易的，下去崎嶇多石較不好走，可以通到喀喇蘇河 (Karasu R.) 再通到阿克蘇河，正在這裏之前石土雜入，河道爲淤。在我打

通河道之處，山谷是很平坦的，寬約一哩有餘，地上生滿青草陪着我的吉爾吉思人就告訴我這裏叫做沙來士。這個沙來士和往下一點的沙來士不同，但是許多地圖裏就都指爲沙來士帕米爾地方了。沙來士可以說從喀喇蘇河口附近伸展到阿克拜塔耳 (Ak-batal) 河和阿克蘇河交接之點。

阿克蘇東岸就是穆爾塔阿比 (Murghabi)。當我們來的時候，那裏除去河邊穀場裏幾個吉爾吉思人的蓬帳和上面高地裏幾個古墳而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不過現在還有一個俄國永設的崗哨。這裏是一個荒涼慘澹的地方，高出海面一萬二千四百呎，河畔有一些草地，和不多的小樹。四圍環繞着荒涼的邱阜，天氣非常寒冷，俄國兵怎樣在這裏過活是一件可怪的事。但是他們在這裏不能沒有一點安慰，我很容易想像到他們想回到比較繁華的地方。你可以猜料出他們多們願意前進到他們前面較有生氣的處所。一個被迫困守于這個冷落地帶的官吏設有事情可作——一星期一星期地，一月一月地過着單調無聊的生活，只有唯一的荒山可以寄目，只有唯一的壘堡可以徘徊，——一定是希望前進的。『在這裏有

什麼好處？』你可以想像到他的話頭：『爲什麼政府不送我們到一個合宜的地方，值得一到的地方？』這是人類的常情，使他來這樣想；並且當他有這種心理的時候，顯然地他只需要一些很小的刺激，就可以推進，而同時有一根很緊的韁繩，從後邊把他拉住。

不過當我們到了穆爾塔阿比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俄國兵在這裏戍守着，我們只發現一些吉爾吉思人。在這裏住了一夜之後，我們循阿克拜塔爾河（白馬之意）道前進到郎庫里（Rang-kul）。這時候九月底，阿克拜塔爾河裏沒有水，河域廣約二、三哩，可是很荒瘠，沒有比到郎庫里取水更近的地方，所以我們不得不老遠地跑到那裏。我們沿着湖岸走了好幾哩，在路上經過一塊石頭叫做喇格塔什（Chiragh-Tash），或者叫做燈光石（Tamp Rock）樹立于湖上之山尾。山支嶺頂上有一個洞！那裏土人以爲有一個永遠灼耀的光輝。關於這條光線的來源，說法很多，有的說是龍睛，有的說是龍額上的寶玉。我們走上石頭看看這道光線，那裏果然有一個洞，洞頂上有一道微弱的白光，看起來似由一些磷質而致。我打聽有沒有人曾經上洞來看一看裏面有什麼東西，但是這個吉

爾吉思人回答說：『沒有人敢這樣做』。我想他們沒有爬上洞來的原因只是懶惰和不關心，因爲東方人很少是有發現事實真理的好奇心的。于是我心裏更是奇怪，所以同着我的百通（Patpan）（註九）族的僕人爬上了山支，等走近了石頭，因爲牠是筆直的，我們竟脫去了靴子像貓一般用腳趾手指匍匐爬移了二十步。我們走進洞口，我急切地向四圍張望！尋找光線的來源。到了我們可以放開正常的脚步的時候，我纔看出來這個洞正是穿透石頭的窟窿，光線從那一邊射了進來；在下面，這種情形自然看不見，因爲只有洞頂可入眼簾，而這塊石頭受了一些個白色積存物的遮蓋，那邊射來的光線就因而反映出來，這就是歷史上幾百年來傳說的永光洞（The Cave of Perpetual Light）的內幕。

那一夜，我們就在通到郎庫里東面的一片廣闊草原上一些吉爾吉思人的帳篷旁邊營宿。在這平原的涯角可以看見雄偉積雪，二萬五千呎高的穆斯塔喀阿塔山（Mushghata），衆山之王。

我們現在向喀什喀爾（Kashgar）出發，普通通到那裏的路是由郎庫里向東過阿克布爾提（Ak-berdi）山口，

下格什河(Gen R.)。但是我急於到大喀喇庫里湖(Great Kralul)去，所以我北向穿經環繞郎庫里湖的荒涼的丘阜，第一夜宿在給吉爾傑克(Kisil-Jek)山口的脚下，直到了這時候，我們很幸運在每個停站地方都有營帳可住。普通皮製的帳篷，裏面有火確是一個溫暖舒適的地方，無論如何只要一有火就可以痛快地取煖，當你需要的時候。但是一個薄帆布帳篷裏面不能升火却是很有不同的，所以我們在裏面感受到刺人的冷氣。郎庫里與喀喇庫里間所有的地方都是極荒涼的，冷風時時吹下山谷，在我們越過給吉爾傑克山口，那一夜華氏寒暑表降到零下十八度，正是冰點下五十度。

給吉爾傑克是一個很容易過的山口，只有一次陡峻地爬上一個山谷，穿過山脊，又到另一個山谷。山南山北全沒有人住，穿過山口的後一天我們就在大喀喇庫里湖旁一片荒瘠平原上過夜。這個湖長度不止十二哩；我們到的那一天，正是一個美麗的景緻，狂暴的風在吼着，吹動了水波，激成許多泡沫，濃雲飛掠過天空，湖外又可以看見許多黯黝的叢石，上面高高地聳着高達二萬三千呎的考甫曼山峯(Kaufmann Peak)

我小心地煮沸了我的寒暑表來確定郎庫里和這個湖間的水平之差度，然後我們轉向正東到和暖的喀什噶爾去。冬天很快的來到，我們並不需多少激刺就自然地和平地前進。我們經過一萬五千八百呎高的喀喇雅爾山口(Karasul Pass)穿過喀喇庫里溢地。這個湖沒有出口已是人所共知，水不能流出來，沒有多少水流進去，牠只有靠著蒸發來保持現存的水面。不過現在湖周還有很明顯的證明，可知從前確曾達到比現在更高的高度。同時喀喇雅爾山口或許還更低一點，因為山口的土腰含有舊日的堆石和積屑，大概是湖陷後纔堆成，所以有一種可能，就是從前湖水或許流出，直到現在喀喇雅爾山口的地方。

穿過荒涼凸凹的山峯，在山口北邊沿着喀喇雅爾河床下去，我們到了瑪爾曼蘇河(Markhan-su R.)，我們又沿着走一程，再東轉經過帕米爾主山北面的斜坡，就到了烏帕爾，(Opal)這時候我們算離開高地了，天氣漸見溫暖，在瑪爾曼蘇河流域和些山支，我們全已可以看到叢林的所在和坡上的短松。

到了烏帕爾，我們算是又到了土耳其斯坦平原了。

十一月一日，到了喀什噶爾。在那裏，我要在這一冬天完成我正式的工作。

我們拿喀什噶爾當做過冬的地方，在這座古城的北部得到了一所土房，位置在一個高地上，北面可以看見喀城附近開墾的林田和峯巒積雪的天山，這些帶雪的山峯，由東邊環到北邊又回到東邊，我們在房頂，可以看見瓌偉雄奇高出平地二萬五千呎的穆斯塔喀阿塔峯。房子四周有一個花園，可以隱憩，在那裏我紮立了一個從帕米爾買來的吉爾吉思的帳篷。在帕米爾有一天夜裏，我們找到一個非常大而且佈置優雅的帳篷過宿。這帳篷很新，徑長二十呎，中心高十四呎，四周高六呎，但是使我們最驚奇的是牠的精美的裝飾，蓬幕是一個很美的屏風，並且環繞裏面穹底的是許多毡質琇花的護壁。我非常愛牠，請求原主出賣，用一雙駱駝帶到喀什噶爾來，這一冬就住在那裏。地下鋪着好的毯子，並有取煖的火爐，確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我個人以為此房子還好呢！

我到了喀城就發現這個帳篷已經紮在那裏，使我心裏感到愉快，能在長途跋涉之餘很舒服的住在這裏，那

也是一件妙事。觀察荒山和城市的異點，帕米爾夜裏所有一切都安靜得和死一般，但是我們極易感覺到，是在城裏整夜裏中國戍兵按鐘點敲着銅鑼，九點鐘一排鎗放了，於是號音吹動起來，中國人永遠是有着很好的結果，無論他們的方法是怎樣的壞，因為一個像土耳其斯坦的地方，許多事只求結果，所以我想戍兵喧囂地巡行一定給予人們的印象不小。深夜裏萬籟俱寂，聽到沉沉的鐘響，吼哮的胡笳，和隆隆的大炮，讓這些土耳其斯坦城市的居民想到屢屢退到這裏的戰勝者還在警戒着。

我們達到的第二天，就去拜會 1887 我在北京印度途中在這裏遇見的俄國領事劈妥夫斯基 (M. Petrosky)，他和他的夫人，孩子，參贊魯誌 (M. Lutsch) 和一個哥薩克衛兵官造成了喀城一個很好的俄國居留處所。並且那也是一件快慰的事情，去想像那種好處在一個冬天不完全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圍地裏而去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們交接。

註一、譯者按：阿古柏之亂始於1865（清同治四年）—1878

（光緒四年）始平。

註二、譯者按：「康穆才甫斯基」係根據許景澄先生許文肅公

伊蘭斯青年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廿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者：西安化覺寺一週記：馬希文
 社年青蘭斯伊：者輯編
 蘭斯伊巷習學大安西：者行發
 社報派
 二十年半定預分四册每：價定
 角八年全分五角四費郵連期

晨熹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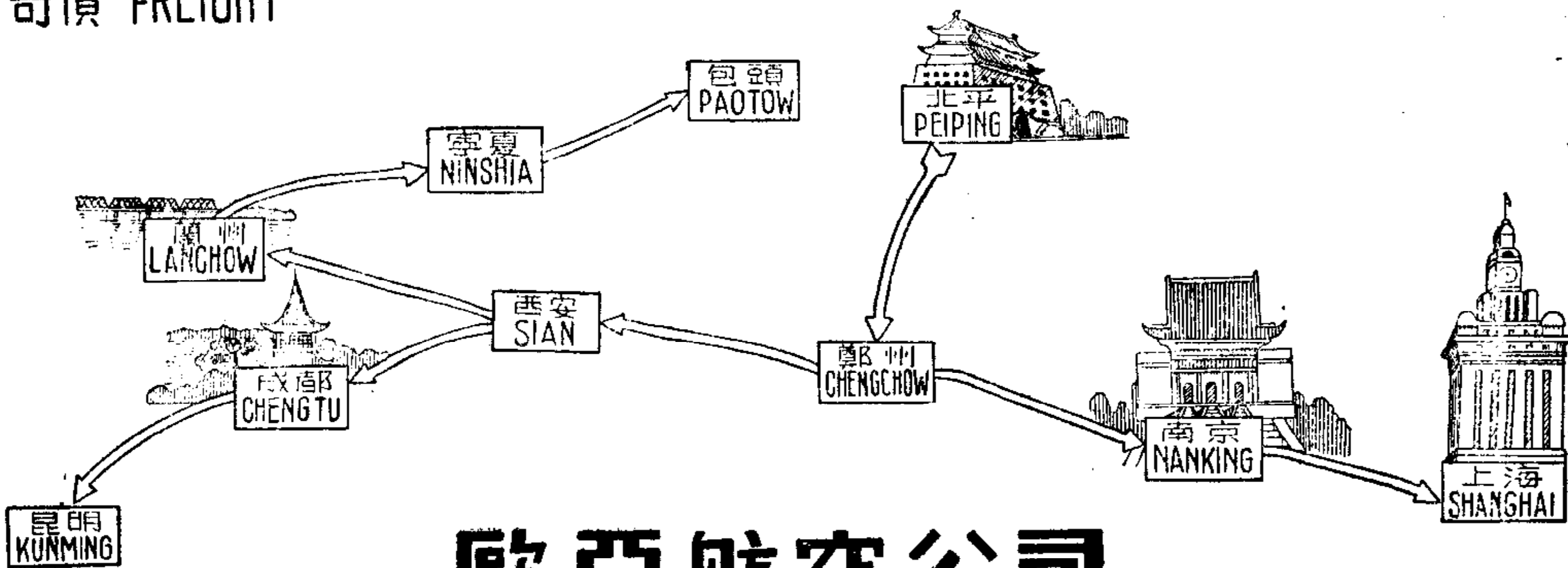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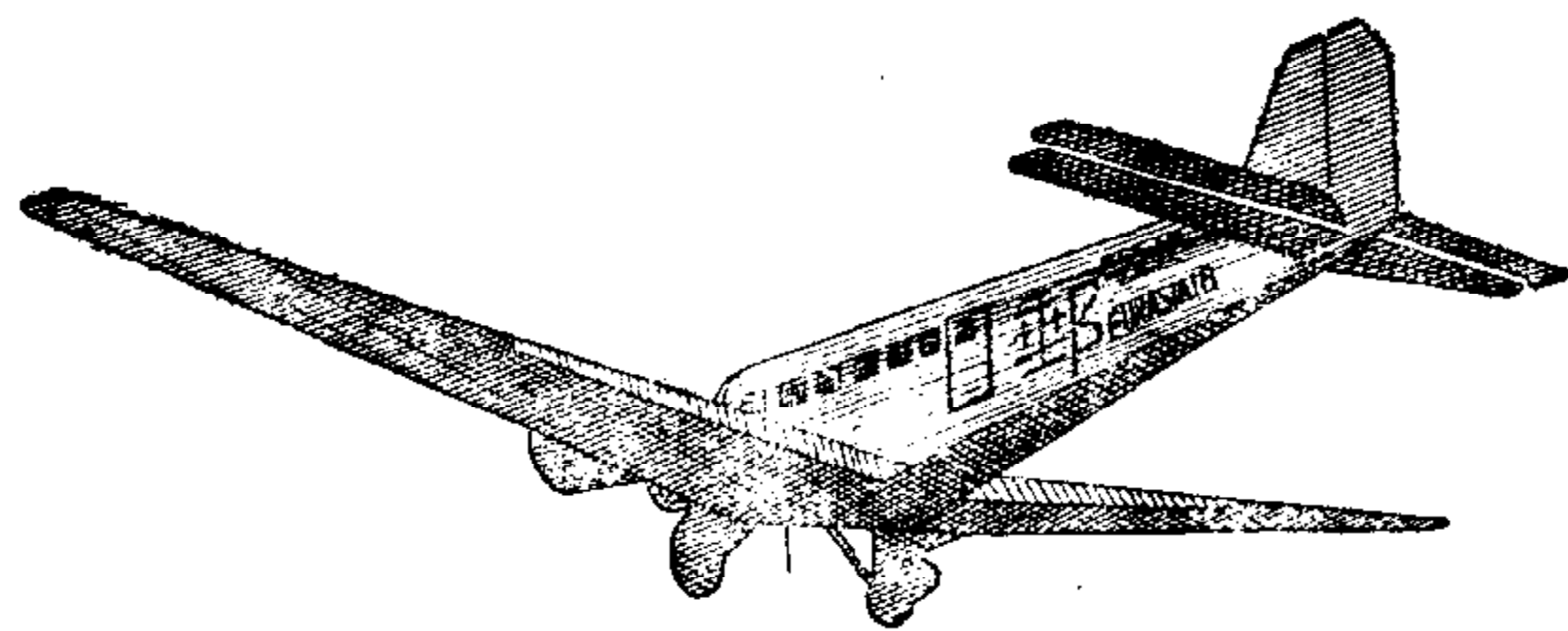
印度回教徒之民族運動：曾廣助
 伊斯米耳國際博覽會視查記（續）：王善賞
 古蘭經上所講的回教經濟制度：誌鼎輯
 回教制度的面面觀：楊健美
 埃及學生之愛國運動：林鳳梧
 高加索之變遷（續完）：迪心譯
 王回蘭回民調查記：石覺民
 行雲流水：納鑑恆
 要聞一束：編者
 畫刊（八幅）：編者

編輯兼發行：南真寺晨熹社
 南真寺發行所：南京下浮橋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遺稿帕米爾紀略譯名，此下專名多係根據該書及該書所附之帕米爾圖，非不得已，概不杜撰，
 註三、譯者按：原文作 Piltos，此字遍查各大字典，均未檢得，僅有 Pitan 或 Pitan 一字大致可通，因移注焉。此後如有所遇，當即校正。
 註四、英探險家，于中亞諸地，旅行殆遍。
 註五、'beg' 一作 'bey' 土耳其族稱地方長官曰 beys
 註六、為一種野羊，生于山地。
 註七、乾隆二十四年平霍爾占回亂。
 註八、「塔什干」，在中亞蘇俄烏茲別克共和國 (Uzbek Republic) 境內。

第五卷 第八九合期 帕米爾遊記

AIR MAIL
 PASSENGERS
 FREIGHT



歐亞航空公司
 EURASIA AVIATION CORP.

北平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跋西域聞見錄

吳玉年

此書爲清七十一撰，八旗文經作者考云：「七十一字椿園，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進士；著有西域聞見錄八卷；蓋官糧員時所作……」。新疆圖志藝文志作「椿園氏撰」，並加注云：「自署如此。湖方備乘謂七十一著，乃誤以其年爲名，說見元史譯文證補」。此以號代名實誤：滿洲人以數字作名者尙有七十五（見清史稿），七十八（見書獻類微）等甚多，焉得皆作爲年歲而擅以其號代之哉？况是書首署爲「長白七十一椿園著」，亦未見有以年歲冠於名姓之上者。由此觀之，則七十一爲其名無疑也。

書之內容：沅燦輝跋云：「椿園先生居西域有年，建置沿革風土人情，皆考据精確，紀載詳明，誠有功邊陲之書也」。姚椿跋（見晚學齋集卷三）亦云：「……或云阮吾山侍郎蓋爲潤色，書中多垂誠之辭，不妄夸耀，自是紀述佳手」。惟新疆圖志藝文志謂：「所記回疆風土，得諸目覩，多資考證。雖以羅卜淖爾爲星宿海，蘇勒河爲疏勒國，偶而疏譌，不爲詬病。其屬藩列傳，耳

目較近，記載亦詳。至述葱嶺以西各國，妄聽傳聞，十譌七八：如控噶爾之荒唐，退木爾沙之謬妄，愛烏罕譌爲敖罕，波斯譌爲塞克；謂鄂羅斯一姓相傳，不知閱幾千年，屢敗於控噶爾，稽首稱臣之類。烏有之事，孟浪之談，蓋糾不勝糾云」。是此書瑕瑜互見；而當是時交通不便，邊地荒遠，文獻無徵，記載罕見，能成此作，亦覺非易，似不宜苛責之也。

此書流傳甚廣，刊本亦多，致名稱不一。就余所知者，已得八名：爲西域聞見錄，西域總志，新疆志略，新疆外藩紀略，西域記，西域瑣談，異域瑣談，遐域瑣談；除西域總志爲周宅仁改纂而易名之外，餘皆內容盡同，目次略異。如西域聞見錄分卷爲八，列門凡五：曰新疆紀略，曰外藩列傳，曰西域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記，曰軍台道里表；西域記盡同。惟新疆外藩記略則分爲二卷，首列外藩列傳，即以爲名。其餘諸書之序次，互有先後易置，核其內容，俱無大易，世人不察，往往謂七十一著述甚多，其亦因書名不同之故歟？

開發西北協會通告

敬啟者本會第三屆年會業經決議在西安舉行茲將應注意事項分列於後並希將表格於限期內填就寄還本會以便辦理各種手續為荷

(甲)到會須知

- 一、本屆年會定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在西安舉行
- 二、凡赴會會員務須攜帶會員證
- 三、會員赴會乘搭火車時請持證明書購票來回照對折計算單程照七五折計算(有效時間自八月五日起至九月五日止)其他規定請詳閱證明書背面之注意條項
- 四、會員赴會如須經過數路線者每一路線應需用乘車證明書一紙
- 五、赴會會員須乘輪船者請持優待乘船證至招商局購票特艙位七折其他艙位八折(有效期間自八月五日起至九月五日止)
- 六、除年會期間在西安之宿舍由本會供給外其他旅費膳食雜用等項均由會員自理
- 七、凡赴會會員必須攜帶棉被襪衣體弱者並須攜帶棉衣及其他日常用品行李衣箱等亦由會員自行料理
- 八、大會日程
 - 八月二十日上午開幕
 -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第一次大會
 -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第二次大會
 - 下午預備會
 - 下午審查會
 - 下午閉幕

(遊覽日程臨時決定)

(乙)報到手續

- 一、凡赴會會員應按照鐵道部及招商總局規定表式(表式附後)詳細填明寄交本會以使彙報鐵道部及招商總局轉飭查對
- 二、外埠會員務須於六月底以前將所填乘車表式裁下寄到本會本京會員於兩星期內送交否則逾限未便補行轉送
- 三、本會赴會會員姓名表冊彙報鐵道部及招商總局照准後即填發會員證及乘車證明書

附表如左

姓名	服務機關及現職	年齡	籍貫	起訖地點	乘車等級	有效期間
						自八月五日起至九月五日止

1. 乘車即將船字塗去
2. 乘船即將車字塗去
3. 請註明最近通信處

(丙)大會提案

- 一、外埠會員提案請於七月二十日以前寄會
- 二、本京會員提案請於六月底以前送會

又查

先生尚欠繳二十年度常年費共 元並希於六月底以前繳下以利進行為荷

開發西北協會啟

月 日

新疆之交通

譚惕吾

目錄

一，道路

1. 省外道路

- (一) 由歸化經甯夏甘肅至迪化 (附圖)
- (二) 由歸化經外蒙古至奇台 (附圖)
- (三) 由包頭經安西至迪化
- (四) 由包頭經阿拉善旗至哈密
- (五) 由新疆塔城至愛古茲

2. 省內道路

- (一) 由迪化至鎮西至哈密
- (二) 由迪化至伊犁
- (三) 由迪化至塔城
- (四) 由迪化至阿爾泰
- (五) 由迪化至科布多
- (六) 由阿克蘇至迪化至吐魯番至哈密
- (七) 由阿克蘇至伊犁
- (八) 由阿克蘇至塔城
- (九) 由阿克蘇至烏什
- (十) 由阿克蘇至喀什噶爾

(十一) 由莎車至巴楚

(十二) 由莎車至喀什噶爾

(十三) 由莎車至蒲犁

(十四) 由莎車至且末

附清時及清前所設之驛站，軍台，營壘表

二，航路

三，郵政

1. 通郵地點

2. 郵寄情形 (附表)

四，電報

1. 通電地點

2. 拍電情形

五，航空 (附表)

新疆僻處西陲，交通阻塞。以言行旅，則火車輪船之便俱無。最近西土鐵道雖成，然權屬俄國，有如長蛇繞腹，對我害多而利少。昔日由內地入新，動須五六十日或二三月不等。近來汽車雖通行，然道路未修，覆

車，損機之事常所不免；由綏遠入新（至迪化）亦須十數日，且因費用較昂，資產在中人以下者，多不能借徑於此。普通交通工具仍多用馬，駝，車三種（車又分台車，大車，轎車三種）；艱苦耗時，不可名狀。故新疆雖為我國至富之地，而國人多裹足不前。以言郵電，則名雖有之而實幾於無。每遇變故，即告停頓。其在平時，亦傳遞艱難；由首都與新疆通訊，一函之達，動經月餘；電報之速率有時較郵遞且遲。且多數之地皆不通郵電，公家消息猶有驛站可傳，至於民間則睽離兩地者即如同隔世矣！自今以往，國人對於新疆建設如有決心，必當首自開闢交通與整理交通始。

至於現有交通，大別之約可分為道路，航路，郵政，電報，及航空五種，茲分述如次：

一 道路

新疆道路可別為省外，省內兩種，省外道路，即指由內地入新及由新赴俄所走之路而言；省內道路即指省會至各縣及各縣相互通行之路而言。茲依次敘述於左：

1 省外道路

由內地入新，昔日多出嘉峪關，經哈密以赴迪化。其由哈密至迪化也，又分為南，北兩路：由哈密踰天山山嶺經鎮西前進以達迪化，是為「北路」；凡赴奇台，烏蘇，塔城，伊犁者咸取道於此。由哈密至瞭墩至七克騰木台經吐魯番前進以達迪化，謂之「南路」；凡赴焉耆，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者咸取道於此。惟北路初冬即冰雪封山，省沒車轍，行者戒途，南路出瞭墩經十三間房（古稱黑風川），好時作，沙鳴石走，車馬皆可飛騰，行者懼畏。清末曾開小南路一道，其道係由哈密西南二百八十里之瞭墩分途往北，既可避北路之雪，又可避南路之風，故行者咸喜取道於此。

民國以來，迭經中外人士之探索，入新之途大關，已不限於嘉峪關一隅矣。最近綏新汽車公司試行之結果，已知由內地入新並不限於羊腸小道，尚有廣原曠野可以駛行汽車也。茲將各路列舉於次：

一 由歸化經甯夏，甘肅至迪化。

此路由歸化至鏡兒泉分為兩線，一線西北行經鎮西至奇台，阜康，迪化；一線西行經哈

密，七角井至吐魯番，迪化。前者爲北路，後者爲南路。北路長約七千餘里，南路長約八千餘里。沿途水源不缺，惟間須繞沙行，且人烟稀絕，取給多有不便耳。在哈密有一小路直通鎮西，約長二百九十里。在七角井有一大道直通奇台，約長五百里左右；尙有一小路直通鎮西，約長二百里左右。其全路各站路線，距離及概況略如下圖及附表：

二 由歸化經外蒙古至奇台（奇台至迪化路

線見前述）

此路分爲二線，一由歸化經外蒙古草地繞天生圈東南至鎮西，經鍋底山北至芨芨湖以達奇台。一由歸化經外蒙古草地至三塘湖越天生圈及鍋底山至奇台。前線約長四千七百四十九里，後線約長四千六百四十四里。其路線及概況如下：

甲 沿途各站里程

站名	里數
歸化	九〇
武川	

武川	錫拉毛利招	六〇
錫拉毛利招	百靈廟	一四五
百靈廟	混混布拉克	五五
混混布拉克	蘇機	七五
蘇機	甲兒罕籠頭	五二
甲兒罕籠頭	噶燥	六八
噶燥	固爾烏蘇	七三·五
固爾烏蘇	錫拉哈達	四八
錫拉哈達	老鑾鄂博	四九·五
老鑾鄂博	貝耶和碩	五六
貝耶和碩	太布拉	九〇
太布拉	納林布敦	五二
納林布敦	依克布拉	三〇
依克布拉	章毛可保爾	八三
章毛可保爾	松多爾	六五
松多爾	札拉孟	七〇
札拉孟	底伯爾湖	五〇
底伯爾湖	錫伯吉爾孟	一一三
錫伯吉爾孟	哈沙圖	九〇
哈沙圖	嘛咪庫倫兒	一一二
嘛咪庫倫兒	哈達兒	一三五

哈達兔	——	丁該忽洞	四八
丁該忽洞	——	閃單	六四
閃單	——	甲兒罕籠頭	六二
甲兒罕籠頭	——	雪海	六〇
雪海	——	噶札烏蘇	九五
噶札烏蘇	——	乾站小郭博	九〇
乾站小郭博	——	哈喇牛墩	七五
哈喇牛墩	——	蘇機	六八
蘇機	——	噶燥	七二
噶燥	——	巴彥康保爾	七五
巴彥康保爾	——	黑沙崗	八八
黑沙崗	——	索紅崗	八〇
索紅崗	——	大駝類	八五
大駝類	——	小駝類	三六
小駝類	——	甲兒罕莫多	五六
甲兒罕莫多	——	夾拉孟	一一〇
夾拉孟	——	貝那	九五
貝那	——	甲會	二〇
甲會	——	老龍郭博	九〇
老龍郭博	——	錫拉胡爾素	四五
錫拉胡爾素	——	哈拉迭令	六三

哈拉迭令	——	札木善丹	六五
札木善丹	——	巴彥郭博	八五
巴彥郭博	——	郭博爾井	六三·餘
郭博爾井	——	老爺廟	一一〇
老爺廟	——	木炭窩子	一〇八
木炭窩子	——	湖尾	六三
湖尾	——	三塘湖	二〇
三塘湖	——	大有莊	一七〇
大有莊	——	鎮西縣	四〇
鎮西縣	——	五戶	五〇
五戶	——	下白墩子	八〇
下白墩子	——	專金	六三·餘
專金	——	鍋底山	五六
鍋底山	——	紅柳峽	七一
紅柳峽	——	紅沙泉	八四
紅沙泉	——	黑山頭	八六·餘
黑山頭	——	芨芨湖	六七
芨芨湖	——	紅柳井	三三
紅柳井	——	東成渠	六〇
東成渠	——	三馬廠	四三·餘
三馬廠	——	奇台	三七

合 計 四六一三·餘

乙 沿途各站概況

(1) 由歸化至武川縣，西北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坡陀難行，且須越山嶺，偶不慎，即有覆車之虞。

山脈 大青山。

(2) 由武川縣至錫拉毛利招，西北行：

里程 土里六十里，實測六十里。

地勢 高四千五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大青山。

水道 有二河環縣城，水淺，底爲流沙。

(3) 由錫拉毛利招至百靈廟，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一十五里，實測一百四十五里。

地勢 地爲波狀形，高約四千八百呎。

道路 平坦，間有拳石礙車。

山脈 僅有小崗。

水道 西北三十里有烏蘭淖爾，前有小河一道，名招河。

附記 沿途墾地頗多。

(4) 由百靈廟至混混布拉克，西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五里，實測五十五里。

地勢 高約五千呎，中間爲低隘地。

道路 上下坡陀，中有頑石礙車，不易行。

山脈 四圍山環，中間崗巒起伏，形勢險。

水道 前有河繞廟，名愛莫哥。

附記 廟附近草甚佳，水流不息，宜農墾。

(5) 由混混布拉克至蘇機，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七十五里，實測七十五里。

地勢 高約六千呎。

道路 坡陀升降，多沙河。

山脈 山勢緊。

水道 沙河一道，底有泉長流。

附記 沿途略有水草，僅駱駝牧。

(6) 由蘇機至甲兒罕籠頭，西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二里，實測五十二里。

地勢 形成台，多山，高約五千五百呎。

道路 多芟芟，礙車。

山脈 有遠山。

水道 庫倫底兒蘇有水。

附記 草優美，宜牧畜。

(7) 由甲兒罕籠頭至噶燥，西北行：

里程 土里六十八里，實測六十八里。

地勢 高約四千八百呎。

道路 多起伏。

山脈 南北有大山。

水道 無。

附記 沿途可牧畜。

(8) 由噶燥至固爾烏蘇：

里程 土里七十三里半，實測七十三里半。

地勢 高約四千二百呎。

道路 平坦，小石礙車，坡崗起伏。

山脈 僅有小山起伏。

水道 有沙河一道。

附記 水草佳，蒙人數家。

(9) 由固爾班烏蘇至錫拉哈達，西北行：

里程 土里四十八里，實測四十八里。

地勢 中如仰釜，四圍高，地高三千五百呎。

道路 芨芨礙車，可繞道行。

山脈 羣山環繞，不高。

水道 無。

附記 多水草，宜牧畜。

(10) 由錫拉哈達至老瓊鄂博，西微偏北行：

里程 土里四十九里半，實測四十九里半。

地勢 高約三千八百呎，低山夾帶，中成窩。

道路 芨芨草叢，阻車。

山脈 僅有小山。

水道 無河，衆水匯歸如湖。

附記 沿途多芨芨，可牧馬；又產紅柳，可供燃料。

(11) 由老瓊鄂博至貝耶和碩，西行：

里程 土里五十六里，實測五十六里。

地勢 高約四千二百呎，南北低，中長隆。

道路 沿途平坦，有礫地五里，土堆二十里。

山脈 北山近道，南山遠。

水道 沙河數道。

附記 沿途暑草，宜牧不宜羶；多聚榆樹。

(12) 由貝耶和碩至太布拉，西微偏北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九十里。

地勢 高四千二百呎。

道路 途多碎石土堆，均礙車，餘平坦。

山脈 有山，不高。

水道 沙河無水。

附記 沿途戈壁，短草叢，多聚榆樹。

(13) 由太布拉至納林布敦，西偏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二里，實測五十二里。

地勢 大平原，高四千尺。

道路 平坦。

山脈 石山迫緊。

水道 無河。

附記 沿途多樹，草富。

(14) 由納林布敦至依克布拉，西偏北行：

里程 土里三十里，實測三十里。

地勢 高約四千六百呎。

道路 盡頑石，車行難。

山脈 石山。

水道 僅有溝。

附記 沿途徧聚榆樹。

(15) 由依克布拉至章毛可保爾，西偏北行：

里程 土里八十三里，實測八十三里。

地勢 地形長隘，高五千呎。

道路 盡頑石，車頗難行。

山脈 道兩傍，皆亂山。

水道 乾河。

附記 青草茂，宜牧畜。

(16) 由章毛可保爾至松多爾，西微北行：

里程 土里六十五里，實測六十五里。

地勢 高約六千七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小山蟠伏。

水道 沙河一道。

附記 多駝草，無馬草。

(17) 由松多爾至札拉孟，西微北行：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七十里。

地勢 高六千八百呎。

道路 平坦，中有小石當道。

山脈 大山數處。

水道 乾河一，雨時見水。

附記 有駝草。

(18) 由札拉孟至底伯爾湖，西微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里，實測五十里。

地勢 平行，高約六千九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百里外有一山，不知名。

水道 無。

附記 沿途戈壁，無水草人烟。

(19) 由底伯爾湖至錫伯吉爾孟，西行：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三里，實測一百二十三里。

地勢 高約七千一百呎。

道路 平坦，中有小山細沙及草。

山脈 北有大山，名七七山，再東為遜圖山。

水道 錫伯北有泉，名吉爾孟。

附記 牧場廣茂，蒙人多。

(20) 由錫伯吉爾孟至哈沙圖，西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 實測九十里。

地勢 為波狀地，高約七千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有烏籠山，為三吏達賴山，低巒起伏。

水道 有泉頗大。

附記 附近水草均佳。

(21) 由哈沙圖至嘛咪庫倫兒，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十二里，實測一百十二里。

地勢 高約七千二百呎。

道路 約三十里，土堆及礫地泥濘，餘平坦。

山脈 南面為固爾班賽罕，北面為俄博閃丹，蘇機諸山，縱列南

北。

水道 小全藤係一草湖，皆泉水。塔布康爾有泉五。

附記 水草均佳，牧畜相望。

(22) 由嘛咪庫倫兒至哈達兔，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四十里，實測一百三十五里。

地勢 南北皆山，中平原，高七千尺。

道路 平坦，多礫地，草叢礙車。

山脈 東北蘇機山，北為俄博閃單，西北烏呢格底山，西為舍拉

帕雜爾山，東南哈烏籠山，山勢皆不峻，多赤色。

水道 沿途井泉，無河流。

附記 沿途戈壁盛產白草，臭草，鐵思蒿等草，宜牧畜。

(23) 由哈達兔至丁該忽洞，西行：

里程 土里四十八里，實測四十八里。

地勢 台地形，高六千七百呎。

道路 芨芨叢生，車行甚難。

山脈 西北塔布楚克大山，南為巴朗賽罕山。

水道 哈達兔水。

附記 水草佳，農牧咸宜。

(24) 由丁該忽洞至閃單，西行：

里程 土里七十五里，實測六十四里。

地勢 平坦，高六千六百八十呎。

道路 平原坦途。

山脈 西北額爾次大山，東為杭愛山。

水道 有閃單乾河。

附記 一片平原，草叢如球。

(25) 由閃單至甲兒罕籠頭，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六十五里，實測六十二里。

地勢 高六千七百五十呎。

道路 山坡起伏，拳石當道。

山脈 小山縱橫，南北有大山。

水道 有沙河，掘之可取水。

附近 閃單水草均佳。

(26) 由甲兒罕籠頭至雪海，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六十里，實測六十里。

地勢 中爲長溢低原，高六千五百呎。

道路 多拳石礙車。

山脈 小山數處，東西橫列。

水道 甲兒罕籠頭水。

附記 水草佳，可牧。

(27) 由雪海至噶札烏蘇，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實測九十五里。

地勢 高六千三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有南山峯巒起伏，有流沙，多行西路。

水道 雪海有水北流。

附記 遍生紅柳，水草均佳，好牧場。

(28) 由噶札烏蘇至乾站小鄂博，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三十里，實測九十里。

地勢 爲波狀形，高五千六百呎。

道路 平坦，間有小坡。

山脈 南面有大山一道。

水道 有乾河一道。

附記 多節蒿，大如樹。

(29) 由乾站小鄂博至哈喇牛墩，西偏北行：

里程 上里八十里，實測七十五里。

地勢 平行，高五千九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有一沙漠，名帳房山。

水道 無河流。

附記 沿途無水草，農牧皆不宜。

(30) 由哈喇牛墩至蘇機，西行：

里程 土里七十五里，實測六十八里。

地勢 平原，高六千二百呎。

道路 草叢當路，車難行。

山脈 南北有山相對。

水道 有泉長流不息。

附記 牧場佳，宜牛，馬，羊，不宜駱駝。

(31) 由蘇機至噶燥，西行：

里程 土里八十五里，實測七十二里。

地勢 平原，高六千六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有博克達雪山，白石山數道縱列。

水道 察拉布拉水，蘇機水，味佳。

附記 節蒿高及丈，可供燃料。

(32) 由噶燥至巴彥康保爾，西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七十五里。

地勢 地形波狀，高六千九百呎。

道路 平坦，白石如豆。

山脈 南有山一道，東北有博克達山。

水道 噶燥水，味苦鹹。

附記 沿途遍產駱駝刺。

(33) 由巴彥康保爾至黑沙圖，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一百里，實測八十八里。

地勢 高七千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低山一道，又札罕覺博爾達山產煤。

水道 無河。

附記 沿途戈壁，少牧場。

(34) 由黑沙圖至索紅圖，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八十五里，實測八十里。

地勢 高七千二百呎。

道路 有溝，多崎嶇。

山脈 南為耶瑪特山，北為巴音鄂博諸山。

水道 係索紅圖沙溝。

附記 水草豐美，大好牧場。

(35) 由索紅圖至大駝類，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一百里，實測八十五里。

地勢 高六千八百二十呎。

道路 戈壁，多礫及淺沙。

山脈 北面巴音鄂博山，烏什可有小山。

水道 無河。

附記 水草不多，農牧不宜。

(36) 由大駝類至小駝類，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四十里，實測三十六里。

地勢 有小山坡，高六千五百呎。

道路 多礫地，易陷車轍。

山脈 北山即貝也風鄂爾。

水道 南有二泉，東有井二。

附記 水草佳，節蒿多，馬蘭草味苦。

(37) 由小駝類至甲兒罕莫多，西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里，實測五十六里。

地勢 高七千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南北有山。

水道 小駝類有水。

附記 沿途惟生梭梭。小駝類水草佳，宜牧。

(38) 由甲兒罕莫多至夾拉孟，西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實測一百二十里。

地勢 波狀形，高八千一百二十呎。

道路 平坦，間有小石，行車少礙。

山脈 北面哈喇太爾罕山，東有霍倫薩的克山，南有永泰山，名

戈壁山。

水道 有山泉。

附記 沿途戈壁，乏水草無樹，甲兒罕莫多有井，四圍多沙葱白

草。

(39) 由夾拉孟至貝那，西偏南繼偏北行：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實測九十五里。

地勢 高七千四百二十呎。

道路 平坦，貝那有礫地，蘇吉多沙滯輪，夾拉孟四圍草叢。

山脈 夾拉孟南永泰山，北紅色山一道，山崗平衍。

水道 夾拉孟小水。

附記 水草佳，馬羊多。

(40) 由貝那至甲會，西行：

里程 土里二十里，實測二十里。

地勢 高六千五百呎。

道路 沿途係礫地，多水渠，不良行，大道行駝，小道行車；因

大道泥濘，須蒙民引路。

山脈 無山。

水道 水道交汶，源于北山。

附記 四圍皆水草，青棵盈野。

(41) 由甲會至老龍鄂博，西偏南行：

里程 土里九十五里，實測九十里。

地勢 高六千一百呎。

道路 平坦，四圍皆礫地，雨後泥濘。

山脈 哈台哈爾罕山，即鹽山，西北青爾克山。

水道 扣克水。

附記 甲會周圍百里，水草豐，多紅柳。

(42) 由老龍鄂博至錫拉胡爾素，西南行：

里程 土里四十里，實測四十五里。

地勢 平原廣闊，高七千五百呎。

道路 拳石當道，行汽車稍有礙。

山脈 有鹽山，南有小山一道，形如裙帶。

水道 無河流。

附記 沿途戈壁節嵩，可為薪。

(43) 由錫拉胡爾素至哈拉迭令，西微南行：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三里。

地勢 自錫拉胡爾素出，至哈拉迭令，降至七千呎。

道路 戈壁曠闊，無阻礙。

山脈 有阿濟博克達山，東有鹽山，狀如鰲背，色微紅，北距百

里，大山橫繞。

水道 無河。

附記 戈壁水草均稀。

(44) 由哈拉迭令至札木善丹，西微南行：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五里。

地勢 傾斜甚，高八千五百呎。

道路 盡頑石，車搖甚，多曲折。

山脈 小山蜿蜒。

水道 札木善丹東有大河灘，哈拉迭令有沙溝，兩有水，平時

乾。

附記 略有水草，不美。

(45) 由札木善丹至巴彥鄂博，西微南行：

里程 上里九十一里，實測八十五里。

地勢 平原，高七千五百呎。

道路 拳石嶺疊，坡陀起伏，亦多曲折。

山脈 杭愛山。

水道 無河流。

附記 沿途草場戈壁相間。

(46) 由巴彥鄂博至鄂博爾井，西微南行：

里程 土里六十五里，實測六十三里餘。

地勢 高六千二百餘呎。

道路 平坦，惟拳石阻車。

山脈 西北有大道，即杭愛山。

水道 無。

附記 沿途有壁，有泉，有草。

(47) 由鄂博爾井至老爺廟，西行：

里程 土里一百十里，實測一百十里。

地勢 高六千零五十呎。

道路 平坦戈壁，小山羅列。

山脈 白塔山。

水道 無。

附記 沿途戈壁，有草及胡桐樹。

(48) 由老爺廟至木炭窩子，西南行：

里程 土里一百十里，實測一百零八里。

地勢 波狀形，高四千八百九十呎。

道路 沿途戈壁平坦，惟亂石子及小山。

山脈 西北玉岱山，東北杭愛山。

水道 無。

附記 途中戈壁無草。老爺廟有草有泉，可飲千人，四圍胡桐樹及棘地。

(49) 由木炭窰子至湖尾，西南行：

里程 土里六十三里，實測六十三里。

地勢 高四千二百二十呎。

道路 平坦，盡是小石沙土。

山脈 達拉貝子山，俗名北山。

水道 無。

附記 沿途戈壁，水草均稀。

(50) 由湖尾至三塘湖，西南行：

里程 土里二十里，實測二十里。

地勢 高五千四百二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小山迴抱。

水道 無。

附記

(51) 由三塘湖至大有莊，南偏西行：

里程 土里百七十里，實測百七十里。

地勢 出沙溝口至三塘湖，降為六千一百五十呎。

道路 小坡升降，然路平坦，多曲折。

山脈 莊北有山，即北山脈。

水道 三塘湖之泉有二，西泉東北流，東泉西北流，至廟灘流合為一。

附記 三塘湖西，有煙窰，出焦炭，土壤肥沃。沿途戈壁，不可耕，宜牧。

(52) 由大有莊至鎮西縣，治南行：

里程 土里四十里，實測四十里。

地勢 平行，高七千八百五十呎。

道路 多草地，俗名草湖。地多棘，遇雨雪，即泥濘不堪。

山脈 北山繞東北，西山繞西南西北兩面，紅柳峽鍋底山一帶山脈。

水道 有頭道河，大河，水磨河，諸河均于夏令初見水。

附記 水草美，居民農七牧三，北山森林，盛產紅松，大合抱。

(53) 由鎮西縣至五戶，北偏西行：

里程 土里五十里，實測五十里。

地勢 四面皆山，中繁，高七千八百呎。

險要 巴里坤為新疆東北之咽喉，進可戰，有居高臨下之勢，退可守，有山谷牧場之利，較哈密奇台均優勝。

道路 沿途宜馬不宜車，支路繁多。

山脈 有南山天山，山脈分布。

水道 昭木多河在城東百餘里。

附記 鎮西天山，東北五度溝有金礦，小柳溝有金礦，有煙煤。

(54) 由五戶至下白墩子，西北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八十里。

地勢 高七千九百二十呎。

道路 平坦，中有數里逼仄。

山脈 低岑起伏，四山迴抱，源于天山。

水道 東南有泉水。

附記 沿途戈壁，宜牧不宜農。

(55) 由下白墩子至專金，西行：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三里餘。

地勢 始高坡，後漸低，高七千六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微斜長坡。

山脈 僅有石峽，橫亘東西。

礦產 白墩子北有煤窩二，係東鶯西鶯，產煙煤。

附記 沿途戈壁，農牧少。

(56) 由專金至鍋底山，西行：

里程 土里六十里，實測五十六里。

地勢 高七千四百七十七呎。

道路 頗惡，坡陀上下，峯迴路轉，多頑石。

山脈 亂山圍抱，係哈布塔克山脈。

水道 專金東有小河。

附記 水草佳，宜牧畜。

(57) 由鍋底山至紅柳峽，北又西行：

里程 土里八十里，實測七十一里。

地勢 紅柳峽三十里，高七千二百二十呎。

道路 中有石塊當路，頗礙車。

山脈 兩旁石山。

附記 沿途多野苜蓿草，及芨芨草，宜牧。中有一草，土人名關草，牲畜食之病。

(58) 由紅柳峽至紅沙泉，西南又西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八十四里。

地勢 低阜起伏，波狀形，高六千三百二十呎。

險要 紅柳峽長十餘里，為鎮西木壘河交界，形勢惡。

道路 平坦，低坡起伏。

山脈 北為拜克達山，東哈拉臘斯克山餘脈，南為天山，東為鍋

底山，東南為臥龍諸山。

水道 紅柳峽泉水，灌溉田畝數十頃。

附記 多沙礫地，惟生葱，駱駝刺。

(59) 由紅沙泉至黑山頭，西微南行：

里程 土里百里，實測八十六里餘。

地勢 高六千一百九十呎。

道路 菜子地有壩甚高，少許石頭當道。

山脈 拜克達山鍋底山。

附記 紅沙泉有泉，四圍草佳，宜牧畜。

(60) 由黑山頭至芨芨湖，西行：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六十七里。

地勢 高五千四百六十呎。

道路 平坦，多沙礫。

山脈 天山在南，拜克達山在北，縱列南北。

附記 沿途惟生駱駝刺，墾牧均不宜。

(61) 由芨芨湖至紅柳井，南微西行：

里程 土里五十里，實測三十三里。

地勢 高五千零五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天山在南，白塔山在北。

附記 沿途多斥鹼，芨芨草，宜牧。

(62) 紅柳井至東成渠，西行：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里。

地勢 高五千二百七十呎。

道路 平坦，中間有小石戈壁數里。

山脈 距天山百餘里。

水道 木壘河之下流。

附記 沿途駱駝刺遍野，舊有墾，今已廢。

(63) 由東成渠至三馬廠，西南行：

里程 土里四十八里，實測四十三里餘。

地勢 平坦，高四千五百二十呎。

山脈 天山仍在南，與大道並趨。

礦產 北面百餘里有煤礦，周圍數百里盡煤苗。

附記 沿途草茂，大好牧場。

(64) 由三馬廠至奇台，西偏北行：

里程 土里五十里，實測三十七里。

地勢 平坦，高四千四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天山在南，奧巴里坤天山相連。

水道 東門外有水磨河，係泉水，灌溉田畝甚多，居民取飲。

附記 沿途草場肥美，三十里墩猶有農地，後係牧畜，駱駝甚多。

三 由包頭經安西至迪化。

此路係經平羅，甯夏，中衛，蘭州，平番，

涼州，永昌，東樂，張掖，高台，酒泉，嘉峪

關，玉門，安西等縣而至哈密，七角井，木壘河，奇台，孚遠，阜康，迪化。全路長六千四百七十三土里（約較實測里大），爲入新要道。由包頭至平羅縣約長一千一百四十二里，除由廣慶遠至石嘴子三百五十里係沙地，頗碍車行外，餘均道路平坦。沿途水源尙多，人烟不甚稀少，草料樹木亦時有。由平羅縣至甯夏縣長約一百零八里，道路平坦，人烟不稀少。由甯夏縣至中衛縣長三百九十三里，除由揚合堡至石空數站，或因溝渠過多，或因越壩過嶺，或因沿途戈壁，車行稍覺困難外，餘均道路平坦，而人烟亦較稠密，水草均有。由中衛至蘭州長約六百三十七里，始行沙地，繼走坡道，雖車行不甚便利，然尙無大碍；沿途居民不少，水草尙佳。由蘭州至平番縣長約一百二十五里，沿途多山徑，頑石碍車，頗不良於行。由平番縣至涼州長約三百三十九里，始行平原，繼走石路，車行尙可。由涼州至永昌長約一百六十里，道路平坦，行車甚便。由永昌至東樂長約

二百三十二里，始行坡上，繼走平路。由東樂縣至張掖縣（卽甘州）長約七十二里，道路平坦，樹木繁茂。由張掖縣至高台縣長約二百四十二里，其中由張掖縣至沙河堡，須渡河，遇水漲時，車馬難渡。由高台縣至酒泉縣（卽肅州）長約二百七十五里，除由高台縣至鹽池堡百三十餘里流沙碍車，不易行駛外，餘均平坦。由酒泉縣至嘉峪關長約六十里，始行戈壁，繼入坦途。由嘉峪關至玉門縣長約三百四十五里，其中由赤金峽至玉門縣九十里，須行戈壁（約四十里），草木不生，炎氣炙人，無水，不得飲。由玉門縣至安西縣長約二百八十五里，初行戈壁沙灘，繼走平原。由安西縣至星星峽，卽出甘肅境而入新疆邊界。是路長約三百六十五里，其中由安西縣至白墩子九十里（實測七十六里），多沙漠，乾燥異常，白晝不可行，因人馬易渴，而水又不易得也；行旅宜於晚間。由星星峽至哈密縣長約四百四十二里，經石道及沙土地，車行略顛簸，中由格子烟墩至長流水一站

多麻地，夏秋經雨，便成泥漿，車行不易。由哈密至七角井長約四百三十三里，除由三道嶺至瞭墩及由一碗泉至七角井二站多戈壁外，餘均道路平坦。由七角井至木壘河長約二百九十里，其中除由七角井至頭水六十里，道路逼狹，車不易行外，餘均平坦。由木壘河至奇台長約一百八十里，道路平坦，人烟稠密，水草均佳。由奇台縣至孚遠長一百二十里，路平坦，農村相望，水草均佳。由孚遠至阜康，行平原，水清樹茂，佳境也。由阜康至迪化長約一百二十八里，道路平坦，樹木繁多。

總觀全路，水草尚佳，人烟亦不甚稀少，較之行於蒙古大小草地均佳，此無怪乎昔日由內地入新者均假道於此也。

茲將沿途各站站名及詳細里程與概況，分別略述於下：

甲 沿途各站里程

站名里數

包頭——哈拉補達 七〇

石空	渠口堡	大壩	楊合堡	寧夏縣	平羅縣	石嘴子	二池子	何拐子	磴口	常家	廣慶遠	中國堂	何家棚	熊萬庫	隆興長	拍士補隆	姜白店	各加爾氣	哈拉補達
中衛縣	石空	渠口堡	大壩	楊合堡	寧夏縣	平羅縣	石嘴子	二池子	何拐子	磴口	常家	廣慶遠	中國堂	何家棚	熊萬庫	隆興長	拍士補隆	姜白店	各加爾氣
五〇	七〇	六五	六〇	四〇	一〇八	一〇〇	四〇	五〇	一二〇	六〇	八〇	五〇	九〇	六二	九〇	八〇	九〇	八〇	八〇
合 計 一一四二																			

中衛縣	沙嘴頭	四〇	合	計	三九三
沙嘴頭	長流水	三五			
長流水	乾塘子	六六			
乾塘子	營盤水	六〇			
營盤水	一條山	一〇〇			
一條山	達拉拜	五七			
達拉拜	六墩	一〇八			
六墩	水阜河	九一			
水阜河	蘭州城	八〇			
蘭州城	朱家井	四〇			
朱家井	鹹水河	七〇			
鹹水河	平番縣	一〇五			
平番縣	合	計	二一五		
平番縣	空口驛	七〇			
空口驛	龍溝堡	九五			
龍溝堡	雙塔堡	七二			
雙塔堡	涼州(即武威縣)	一〇二			
涼州(即武威縣)	合	計	三三九		
涼州(即武威縣)	四十里舖	四〇			
四十里舖	永昌縣	一二〇			
永昌縣	水泉驛	六〇			
水泉驛	新河堡	九〇			
新河堡	東樂縣	八三			
東樂縣	合	計	一六〇		
東樂縣	張掖縣	七二			
張掖縣	沙河堡	八〇			
沙河堡	高台縣	九〇			
高台縣	合	計	二四二		
高台縣	花牆堡	七〇			
花牆堡	鹽池堡	六三			
鹽池堡	臨水驛	一〇〇			
臨水驛	酒泉縣	四二			
酒泉縣	合	計	二七五		
酒泉縣	嘉峪關	六〇			
嘉峪關	惠回堡	八五			
惠回堡	赤金峽	一一〇			
赤金峽	合	計	二二二		
赤金峽	嘉峪關	六〇			
嘉峪關	惠回堡	八五			
惠回堡	赤金峽	一一〇			

赤金峽——玉門縣 九〇

合 計 三四五

玉門縣——三道溝 五〇

三道溝——布隆吉水 九〇

布隆吉水——小宛驛 八五

小宛驛——安西縣 六〇

合 計 二八五

安西縣——白墩子 九〇

白墩子——紅柳園 七〇

紅柳園——大泉 七〇

大泉——馬蓮井 六五

馬蓮井——星星峽 七〇

合 計 三六五

星星峽——沙泉驛 九〇

沙泉驛——苦水驛 七五

苦水驛——格子烟墩 一〇五

格子烟墩——長流水 六〇

長流水——黃蘆岡 五〇

黃蘆岡——哈密縣 六二

合 計 四四二

哈密縣——頭堡 六〇

頭堡——三堡 六〇

三堡——三道嶺 六〇

三道嶺——瞭墩 八〇

瞭墩——一碗泉 七〇

一碗泉——七角井 一〇三

合 計 四三三

七角井——頭水 六〇

頭水——大石頭 六〇

大石頭——三箇泉 八〇

三箇泉——木壘河 九〇

合 計 二九〇

木壘河——舊奇台 九〇

舊奇台——奇台縣 九〇

奇台縣——孚遠縣 七〇

孚遠縣——三台 一二〇

三台——阜康 一八〇

阜康——古牧地 九〇

合 計 三七〇

古牧地——迪化 三八

合計 一二八

總計 六四七三

乙 沿途各站概況

(1) 由包頭至哈拉補達：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五十里。

地勢 高二千六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前山後山，前山平，後山崎嶇。

水道 南有亂水泉。

附記 沿途人烟甚少。

(2) 由哈拉補達至各加爾氣：

里程 土里八十里，實測六十里。

地勢 高三千四百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烏拉山。

水道 南有三虎河，黃河汊道。

附記 沿途荒涼，無處打尖，土肥，多牧場。

(3) 由各加爾氣至姜白店：

里程 土里八十里。

地勢 高三千五百四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廟後遍山皆小杉樹。

水道 三十里至三虎河。

附記 有廟一所，小店一家，東有營盤一座。

(4) 由姜白店至拍士補隆：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八十里。

地勢 高三千五百二十呎。

道路 坦平，甯繞遠道，人馬得休息。

山脈 西循烏拉山。

水道 登山坡，南見黃河。

附記 中間有莊，芨芨草盛。拍士補隆有耶穌教堂。

(5) 由拍士補隆至隆興長（係五原縣一市鎮）：

里程 土里八十里。

地勢 高三千五百呎。

道路 坦平。

山脈 烏拉山至此止。

水道 東有大河，渠流交錯。

附記 沿途居民頗多，芨芨紅柳均盛。

(6) 由隆興長至熊萬庫（即隆興社）：

里程 土里九十里。

地勢 高三千五百呎。

道路 平原。

水道 東黃河。

附記 有稅局一，小店二。

(7) 由熊萬庫至何家柵：

里程 土里六十二里，實測七十里。

道路 平原，中有沙窩。

水道 南二十里黃河。

附記 有墾務局，長樂社，洋行。

(8) 由何家柵至中國堂：

里程 土里九十里。

地勢 高三千四百零五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北至狼山。

水道 大渠一，即金渠。

附記 墾地多，有天主教堂一所，小學一所。

(9) 由中國堂至廣慶遠：

里程 土里五十里。

地勢 高三千二百零八呎。

道路 平坦，間有輕沙滯輪，車不能進。

山脈 西北有筆架山。

水道 烏拉河在西，長百餘里。

附記 有天主教堂一所，建設頗久，有田地三十餘頃，神父英人，甚有威權，行西北者均知河套有秘密王國。居民數十家。筆架山一帶均產甘草。

(10) 由廣慶遠至常家：

里程 土里八十里。

地勢 高二千五百六十呎。

道路 流沙如浪，車行難，沙盡，路逼窄不能容足，覓路不得。

山脈 東南有抓子山，即格爾格登山。

水道 東南黃河，西南沈家河。

附記 有教堂總會，小學一所，居民三十餘家。途有沙窩，有羊廠紅柳。

(11) 由常家至磴口：

里程 土里六十里。

地勢 高三千七百呎。

道路 途經沙窩，底有砂土。

水道 經黃河，有二紅湖，產鹽。

附記 居民百六十餘家，皆貿易，磴口要口。

(12) 由磴口至河拐子：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

地勢 高三千九百六十呎。

道路 流沙數十里，餘平坦。

水道 左流沙，右黃河。

附記 土性輕鬆，紅柳成林，芨芨丈高。河拐子無居民，無店，

羊廠一家，駐兵一棚。

(13) 由河拐子至二子地：

里程 土里五十里。

道路 經砂阜，沙窩；餘平原。

水道 左距河五里。

附記 有小店，喇嘛廟一座。

(14) 由二子地至石嘴子：

里程 土里四十里。

道路 沿途皆砂地，升降險陀，多沙溝。

山脈 賀蘭山在西，又棹子山。

水道 黃河縱橫南北，有船七百餘隻。

附記 居民七百餘家，多嗜鴉片。洋行三家。有煤礦，鹽湖。小

學一，學生七十餘。

(15) 由石嘴子至平羅縣：

里程 土里百里。

地勢 高三千六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灰土大。

水道 右臨皇渠，渠長二百餘里。渠旁楊柳鬱老，村莊稠密，田

疇整齊。

附記 居民千戶，小學二。

(16) 由平羅縣至甯夏縣：

里程 土里一百零八里。

地勢 高四千一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賀蘭山在城西八十里。

附記 途有李剛堡，居民八十餘家，小學一。

(17) 由甯夏縣至楊合堡：

里程 土里四十里。

地勢 高四千二百呎。

道路 平坦。

水道 漢渠高地面數尺。

附記 沿途人烟稠密，村樹迷離。路旁多葦湖，春秋不易行，須

繞唐渠，別趨小道，祇遠數里。

(18) 由楊合堡至大壩：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沿途多渠溝，車行不穩。

水道 左有皇渠，水淺。

附記 人烟稠密，有官鹽局一所。

(19) 由大壩至渠口堡：

里程 土里六十五里。

地勢 高四千三百六十呎。

道路 大壩及嶺，上下砂坡。

山脈 賀蘭山，分守嶺。

水道 西南唐渠，工程偉大。

附記 自壩至嶺下坡，二十里無人烟，草木不生；餘皆腴，樹木稠密。

(20) 由渠口堡至石空：

里程 土里七十里。

地勢 高四千三百五十呎。

道路 沿途戈壁，沙土。

水道 東南十里至老鼠嘴。

附記 途有棗園堡，駐稅局一，棗樹萬株。石空，小商店數家，有水捐局，徵收局各一。

(21) 由石空至中衛縣：

里程 土里五十里。

地勢 高四千四百五十呎。

道路 平坦。

水道 對岸黃河。

山脈 途有砂山。

附記 有甯安堡居民千餘家，產枸杞多且佳。于定渠左沙山，棗

樹多。西北三十里前溝山產煤。

(22) 由中衛縣至沙壩頭：

里程 土里四十里。

地勢 高四千六百呎。

道路 途多沙窩，砂石，車行難。

水道 南有美利渠，黃河。

附記 途中老軍台，產陶器。上河沿產煤；土人以羊皮筏運煤，筏輕迅速。

(23) 由沙壩頭至長流水：

里程 土里三十五里。

地勢 高五千一百呎。

道路 多流沙。

山脈 沙山。

水道 長流水，水勢大，寬且深，有渡船一。

附記 途經茶房廟，流沙深數十丈。沙輕細如煙，步履無蹤，最易迷途；遇風沙揚，人畜往往有性命之虞。

(24) 由長流水至乾塘子：

里程 土里六十六里，實測五十二里。

地勢 高六千一百呎。

道路 盡大沙坡，人車行均難。

山脈 途經蛇腰山。

水道 東南二十里外有周家水。

附記 經茶房廟，死窩子坑，往往有行人至此，作沙迷之鬼，苦

哉！

(25) 由乾塘子至營盤水：

里程 土里六十里。

地勢 高六千呎。

道路 半沙半硬土。

水道 路南有水，味鹹。

附記 途經白墩子，產鹽，以含鹽土融入水中，晒為晶鹽。

(26) 由營盤水至一條山：

里程 土里一百里。

地勢 高六千四百九十呎。

道路 始多橫石碍車，後為荒原。

山脈 西為壽祿山，一條山。

附記 居民三十餘家。車店三，寬且潔，飲水佳。小學校一所。

(27) 由一條山至達拉拜：

里程 土里五十七里。

地勢 高六千六百呎。

道路 多山溝，寬平，兩傍石山狀惡。

山脈 北壽祿山，東南永南山。

水道 東有黃草渠，西即四子水，葫蘆水。

附記 道傍多墾土，平岡起伏。途經鎮罕堡，堡有居民百餘家，

商店八九家，車店五家，小學校一。

(28) 由達拉拜至六墩：

里程 土里一百零八里。

地勢 高七千一百呎。

道路 途中多土坎，拳石，車頓甚。

山脈 道左六里至山頂。

水道 鎮罕堡三里有沙河井。

附記 途經興隆店，有煤窯數處，產煤渣。餘亂山參錯，難行。

居民多牧畜。

(29) 由六墩至水阜河：

里程 土里九十一里。

地勢 高五千九百九十呎。

道路 平坦。

山脈 羣山環列，形如瓠。

水道 東有井，四十五里水阜河。

附記 沿途土多黏性，兩則泥淖，晒則堅硬。

(30) 由水阜河至蘭州城：

里程 土里八十里。

地勢 高五千七百呎。

道路 沿途坡坎。

山脈 崗巒重折。

水道 遙對黃河岸。

附記 蘭州產水菸，往來旅商多集於此。

(31) 由蘭州城至朱家井：

里程 土里四十里。

地勢 高五千九百呎。

道路 始多山徑，後多頑石，均不良於行。

山脈 西為北塔山，南有隴山支脈。

水道 黃河貫其中；北有苦水驛，莊浪河。

附記 途中多梨棗柿諸樹，朱家井水隴。

(32) 由朱家井至鹹水河：

里程 土里七十里。

地勢 高六千呎。

道路 沿途坡坎。

水道 鹹水河，西為黃河。

附記 途經哈家嘴，產鹽及石膏。

(33) 由鹹水河至平番縣：

里程 土里一百零五里。

地勢 高七千一百呎。

道路 山峽坡陡。

山脈 西為泉溝嶺。

水道 莊浪河橫流其間。

附記 途經莊浪河岸，居民千餘家，產大宗麻。村莊稠密，尖站

宿舍小店頗多。

(34) 由平番縣至岔口驛：

里程 土里七十五里。

地勢 高八千一百呎。

道路 平原。

山脈 兩傍石山逼仄。

水道 西北過金羌河，水流急。

附記 沿途灘石散亂，淒涼殊甚。

(35) 由岔口驛至龍溝堡：

里程 土里九十五里。

地勢 高八千四百呎。

道路 石路崎嶇，車行搖擺。

山脈 祁連山分脈，烏稍嶺有韓湘子廟。

水道 北渡金羌河。

附記 沿途見有五葉松樹，居民百餘家。

(36) 由龍溝堡至雙塔堡：

里程 土里七十二里。

地勢 高六千一百呎。

道路 始行溝中，繼入峽，出峽坦途。

山脈 經古浪峽，雷峯山。

水道 古浪峽，亂流奔放，營盤水繞蘭州。

附記 峽有白石，孕婦服之可催生。途經古浪縣，城內居民不及

五百家，民窮商微，有一小學。南四里產煤末。東古浪，

西武威，居民二百餘家。是地產水磨馬銼著名。

(37) 由雙塔堡至涼州：

里程 土里一百零二里。

地勢 高五千四百五十呎。

道路 坦平，河道甚多。

水道 頭道河，二壩河，三壩河，四壩河，小河，小渠數條。

附記 途經河東堡，居民數十家，小學校一所。大河驛，居民百

餘家，小學一所。自河東堡以東，多土，西多沙石，不利

行車。

(38) 由涼州至四十里舖：

里程 土里四十里。

地勢 高六千九百呎。

道路 始平坦，後多頑石。

附記 途經大雲寺，海藏禪寺，規模宏大。

(39) 由四十里舖至永昌縣：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

地勢 高六千九百呎。

道路 小水結水，滑難難行。

水道 途有小水數道，城北金川水，水磨一百二十座。

附記 城內外居民千餘家。

(40) 由永昌縣至水泉驛：

里程 土里六十里。

地勢 高七千七百呎。

道路 頑石當途，坡坡上下，車行攏。

山脈 為大黃山，黃梁山。

水道 過水磨河，水暴發。北有泉。

附記 北門外有四奇：泥匾額，鐵寶塔，香草湖，鈴鐘水。

(41) 由水泉驛至新河堡：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平坦。

山脈 南北兩山脈，十五里，閃單峽。

水道 西有新河驛。

附記 東南大山有石一種，剖之，石心如蚌形，謂可配製眼藥；

又產硝與鹽。峽口驛兩傍大草場。

(42) 由新河堡至東樂縣：

里程 土里八十二里。

道路 左右皆砂磧。

山脈 經大黃山，雪山，金山。

水道 堡西渠水盈盈，間有弱水，大馬營水，永固營水，洪水，清泉河，閃單河。

附記 堡西往北五里，有煤窩，遠近多取之。

(43) 由東樂縣至張掖縣 (即甘州) :

里程 土里七十二里。

道路 平坦。

山脈 南九十里金山。

水道 過九龍江，洪水營。

附記 沿途樹木叢茂。

(44) 由張掖縣至沙河堡 :

里程 土里八十里。

道路 西十五里小石礙車，繼渡河過橋，過漲時，車馬難渡。

山脈 經雪山，乾糧山。

水道 途過黑水河，兩岸田地；東閃單河，西張掖河，羌谷水，響山河。

響山河。

附記 馬江堡在張掖縣西二十里，產米最佳。

(45) 由沙河堡至高台縣 :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沿途流沙及鹼地，間沮洳，車馬難行。

水道 經沙河。

附記 高台縣產米鹽為大宗。

(46) 由高台縣至花牆堡 :

里程 土里七十里。

道路 流沙隔阻，車不易行。

山脈 北道合黎山峽，俗名石山口。

水道 過浪子河，北入黑水。

附記 花牆堡產蚊子著名，夏秋行旅苦之。經毛目縣，氣燥，產棉花。

(47) 由花牆堡至鹽池堡 :

里程 土里六十三里。

道路 沙土參半，軟澀滯輪。

山脈 北望合黎山下。

水道 黑水在北。

附記 途有居民小店，售有米飯。

(48) 由鹽池堡至臨水驛 :

里程 土里一百里。

道路 平坦。

山脈 乾糧山。

水道 北有討來河。

附記 臨水居民百餘家。

(49) 由臨水驛至酒泉縣 (即肅州) :

里程 土里四十二里。

道路 平坦。

附記 沿途人烟稠密，農事發達。

(50) 由酒泉縣至嘉峪關：

里程 土里六十里。

地勢 高五千九百呎。

道路 始行戈壁，繼入坦途。

山脈 關北壁玉山，南為仁壽風山諸脈。

水道 過討來河，沙河。

附記 南有石油溢出如泉。地為沙漠，不能耕畜，居民百餘家。

(51) 由嘉峪關至惠回堡：

里程 土里八十五里。

地勢 高七千三百四十呎。

道路 先經戈壁，後坦途。

山脈 出關道傍大山，色黑如墨，紅如朱。

水道 東有河，名白揚，流水清澈。

(52) 由惠回堡至赤金峽：

里程 土里一百十里。

地勢 高二千六百三十呎。

道路 前多小坡，後則沙阜。

山脈 南祁連山。

水道 赤金河。

附記 途經赤金堡，其地產金，名柳溝。

(53) 由赤金峽至玉門縣：

里程 土里九十里。

地勢 高六千零七十呎。

道路 始行沙坡，車輪澀滯；繼行戈壁四十里，草木不生，經日

曬，可炙死人，長途行旅，渴不得飲。

山脈 南為昌尉牛尾諸山。

水道 過蘇瀨鞏昌二水分流處，又五里東渠。

附記 縣南大壩，產煤及石油。

(54) 由玉門縣至三道溝：

里程 土里五十里。

地勢 高五千八百十呎。

道路 經戈壁沙灘。

水道 北三十里有西井子。

附記 出北門良田茂樹，觸目皆是。

(55) 由三道溝至布隆吉爾：

里程 土里九十里。

地勢 高五千五百二十呎。

道路 一片膏原。

水道 西北蘇瀨河。

附記 低柳叢密。

(56) 由布隆吉爾至小宛驛：

里程 土里八十五里。

地勢 高五千一百八十呎。

道路 平原。

山脈 途經雙塔堡，堡北有首宿峯。

水道 過窟窿河。

附記 沿途膏原，無水，牧畜適宜。

(57) 由小宛驛至安西縣：

里程 土里六十里。

地勢 高五千零三十呎。

道路 平坦，間有輕沙及鹼地滯輪，車行緩。

水道 過皇渠一道。

附記 沿途村樹稠密。

(58) 由安西縣至白墩子：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七十六里。

地勢 高五千八百呎。

道路 多沙漠，乾燥異常，白晝不可行，因人馬易渴，宜於晚間。

山脈 經五個山。

水道 過蘇瀨河，上下東渠。

附記 白墩子附近，闢地百餘畝，藉泉水灌溉；又沙邱起伏，多

鹼地。

(59) 由白墩子至紅柳園：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二里。

地勢 高六千九百呎。

道路 坎坷不平。

山脈 峯巒出沒，巖岡環繞。

水道 渡蘇瀨河。

附記 沿途水草可沒。經乾隆溝有鉛礦，產鉛。又三十里，上山子，產金。

(60) 由紅柳園至大泉：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五十八里。

地勢 高六千九百五十呎。

道路 鑿石成路。

水道 大泉，泉水微鹹。

附記 備車店四家。

(61) 由大泉至馬蓮井：

里程 土里六十五里，實測五十六里。

地勢 高五千九百呎。

道路 沿途沙土參半。

山脈 西有白石山，全山白石，晶潔如玉。

附記 馬蓮井稅局一所。道傍有馬蘭，葉似葦草，夏有藍花。

(62) 由馬蓮井至星星峽：

里程 土里七十里，實測六十四里。

地勢 高七千一百呎。

道路 初行坦，繼經峽，車微顛。

山脈 小山峽。

附記 星星峽，僅一店。

(63) 由星星峽至沙泉驛：

里程 土里九十里，實測七十九里。

地勢 高五千八百五十呎。

道路 多石脈，車行擺甚。

山脈 經紅頭山，出金礦。

附記 途有廟宇，煤苗露。

(64) 由沙泉驛至苦水驛：

里程 土里七十五里，實測六十四里。

地勢 高四千七百六十呎。

道路 始行沙地低岡，繼入平坦。

山脈 亂石山。

水道 苦水驛，沙泉，水苦鹹。

附記 途經關岳合祀廟，驛有車店三。

(65) 由苦水驛至格子烟墩：

里程 土里一百十五里，實測一百零八里。

地勢 高三千三百五十呎。

道路 沙土參半。

山脈 右顧天山。

附記 道傍土窩子，形如帳幕，爲備冬寒用。墩有店五。

(66) 由格子烟墩至長流水：

里程 土里六十里，實測五十三里半。

地勢 高三千一百呎。

道路 沿途多礮地，夏秋經雨，便成泥漿，車不易行。

山脈 北有山岡。

水道 岡下有泉，匯而爲池，環池皆楊柳，杏花數株，紅葩怒

放，綠葉青青。

附記 途經果子溝，駐兵一排，農民百四十家，商家數處。

(67) 由長流水至黃蘆岡：

里程 土里五十里。

道路 平坦，略有礮地。

山脈 小天山，即巴里坤天山之南幹。

水道 大泉灣。

附記 農民用木製筐，汲水田中，甚費力。

(68) 由黃蘆岡至哈密：

里程 土里六十二里。

道路 多沙地 細沙滯蹄。

水道 東北榆樹溝。

附記 沿途樹木叢茂，溝渠盈盈，田舍稠密。

(69) 由哈密至頭堡：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平坦。

水道 經五屯河壩。

附記 哈密有三城，舊城，新城，回城。沿途泉水橫流，雜樹環繞。

(70) 由頭堡至三堡：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平原百里。

山脈 道北天山，沙岡重疊。

附記 沿途樹木材 居民頗多。

(71) 由三堡至三道嶺：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平坦。

水道 沿途多坎井。

附記 途經沙棗園，有煤窩，產煤甚旺，爲回王私產。

(72) 由三道嶺至瞭墩：

里程 土里八十里。

道路 途多戈壁。

水道 經鴨子泉，梯子泉。

附記 瞭墩有車店四家，東有營盤，卡兵三人，稅局一所。

(73) 由瞭墩至一碗泉：

里程 土里七十里。

道路 碎石鋪地，車馬陟降，極爲勞頓。

山脈 正北天山，古名白山。

水道 水自戈壁出，味尙佳。

附記 破店一，郵差一家。

(74) 由一碗泉至七箇井：

里程 土里一百零三里。

地勢 高四千呎。

道路 經石峽，戈壁。

山脈 四圍山勢緊抱，北面天山正幹。

水道 途中多井。

附記 天山南，氣候溫和，行者多取道。

(75) 由七箇井至頭水：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逼狹，車不易行。

山脈 途經山岡。

水道 見有木壘河。

附記 出頭水分兩路，一西行往吐魯番，一西北行往古城；古城道較險。

(76) 由頭水至大石頭：

里程 土里六十里。

道路 由色必口東行平坦，西行多頑石。

山脈 石山環繞。

水道 北有山溝多泉。

附記 道傍有店一，溝有農民數家。

(77) 由大石頭至三箇泉：

里程 土里八十五里。

道路 小石當道，顛搖異常。

山脈 大石頭，南見天山，北望白塔山。

水道 途有沙河，三箇泉，木壘河。

附記 山谷中有莊戶，牛馬成羣，周圍皆牧地。

(78) 由三箇泉至木壘河：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平坦。

山脈 南有照壁山。

水道 途經木壘河，一碗泉。

附記 木壘河分縣居民五十餘家，設有半日學校一所。

(79) 由木壘河分縣至舊奇台：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多頑石，車行甚艱。

水道 經咬牙溝。

附記 傍有小廟，供一石塊；車過之，用油澆石，免車折軸。冬

遇雪，溝填沒，車行最險。

(80) 由舊奇台至奇台縣（俗稱古城）：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平坦。

水道 西見木壘河。

附記 沿途人烟稠密，農田墾闢，彷彿中原。

(81) 由奇台縣至孚遠縣：

里程 土里七十里。

地勢 高四千呎。

道路 波狀形，大道平坦。

山脈 博克達山。

水道 途經駱駝廠，大泉。

附記 沿途農村相望，一望無邊。

(82) 由孚遠縣至三台：

里程 土里一百二十里。

地勢 高三千九百五十呎。

道路 平原。

山脈 東南兩山相對。

水道 有水西溝、柳樹泉。流水澄清。

附記 途經水西溝、榆樹叢密。北山有老君廟，產鐵與煤。三台

有商五十餘家，郵政代辦所一，兵一哨，小學一。

(83) 由三台至阜康縣：

里程 土里一百八十里。

地勢 高三千七百九十呎。

道路 平坦。

水道 經過四十里井、頭道河、二道河、紫泥泉，水色不佳。

附記 頭道河有莊，有煤炭礦。

(84) 由阜康縣至古牧地：

里程 土里九十里。

道路 始田畦，繼戈壁。

水道 經甘泉堡。

附記 商戶五十餘家，居民三百餘家。

(85) 由古牧地至迪化：

里程 土里三十八里。

地勢 高四千七百八十呎。

道路 平坦。

水道 經水磨溝。

附記 沿途農地，樹木成林，渠水交溢，傍有煤炭窩，蓋環迪

化，不僅此也。

四 由包頭經阿拉善旗（一名蒙古小草地）至

哈密。

此路共長三千八百里，沿途人烟稀少，水草艱難，祇宜駝行不宜車輛，為天津商人往來新疆要道。茲將沿途站名及里程略記於下：

站名	里數
包頭	八〇
紫泥泉	八〇
河拐	七〇
西山嘴	七〇
塔布河	七〇
阿山	七〇
阿舍期	六〇
天德元	八〇
紫井河	七〇
黃牙胡墩	八〇
大商號	九〇
送水	八〇
大苦海墩	一〇〇
吐海水隆	四〇

吐海木隆	西林湖墩	六〇
西林湖墩	青山頭	七〇
青山頭	永裕隆	八〇
永裕隆	紅山井	八〇
紅山井	三個	九〇
三個	紫湖墩	八〇
紫湖墩	石那呼路蘇	八〇
石那呼路蘇	鳥可烏蘇	七〇
鳥可烏蘇	艾懸	六〇
艾懸	草湖	八〇
草湖	打來苦敦	九〇
打來苦敦	砲爾叢及	一二〇
砲爾叢及	胡桐井	七〇
胡桐井	芟芟湖	九〇
芟芟湖	鄂勒斯河	一〇〇
鄂勒斯河	股東子廠	一〇〇
股東子廠	五道明水	一三〇
五道明水	半盪井	一二〇
半盪井	梭梭井	一一〇
梭梭井	胡桐井	四〇
胡桐井	苦水河	三〇

苦水河	石夾子	八〇
石夾子	峽坡井	七〇
峽坡井	白疙疸	四〇
白疙疸	沙泉子	三〇
沙泉子	條湖	一〇〇
條湖	蘆岡子	五〇
蘆岡子	草地	七〇
草地	明水	八〇
明水	胡桐大泉	一〇〇
胡桐大泉	雅字泉	八〇
雅字泉	胡桐窩子	一二〇
胡桐窩子	河尾	七〇
河尾	鹹泉子	八〇
鹹泉子	黃蘆岡	六〇
黃蘆岡	哈密城	六〇
總計		三八〇〇

五 由新疆塔城至愛古茲。

全路共長五百三十九里，爲新疆至俄要道。
 由愛古茲乘西土火車，可以北赴諾夫西比斯
 克，然後東入滿洲里海參威，又可西入莫斯科

科，或西南赴安集延以達葱嶺各國。乘汽車至愛古茲數小時即達。茲將沿站站名及里數略述於下，並附載假道西伯利亞鐵道應行注意之事項及章程於後。

站名	里數	附記
塔城	三〇	入俄境
巴克圖卡	一五	
萃塘子	五四	
阿塔塔	六〇	
瑪依青	一一〇	
武兒準	一一〇	
武斯把干	九五	
青個甲	六五	
總計	五三九	

附一 借道西伯利亞鐵路應行注意之事項：

凡借道西伯利亞者，須先領得護照，近邊時，即當將國幣或省票兌換為俄幣盧布，數不能逾其規定，行李簡單，金貨照相機等物不宜帶，蓋易被沒收也。西伯利亞幹道普通須於伊爾庫次克換車，若乘國際通車則否，然行期有定，非每日均有也。途次各站均有食物可購，又有自來熱開水可取，尚為方便。惟車中須遵守秩序，不可凌亂，否則受罰事小，有損國

體則大。又俄律甚嚴，其所頒布過境之規則，必須熟記。

附二 假道蘇聯境內過境章程：

1. 凡持有假道蘇聯境內道路護照者，不得任意在沿途逗留。
2. 途中如遇有意外不幸，以礙鐵路輪船行動，或在路線交接處，等待蘇聯船車，或因病不能前進，經醫生認為再前進於病人性命有危險者，均准暫住，其親屬及隨從人亦准暫住。
3. 如因以上原因，停住二十四小時以上者，在省城時，應呈明省會行政機關，在車站時，應呈明國政局局長，或國政局所派分局理事人（即國家行政聯合轉運機關），在邊界時應呈明卡長。
4. 凡有暫居者，僅准在城池車站或發生危險地點各境內。
5. 由暫居處起程時，外國人仍應告知當初允許暫住之機關。
6. 假道護照內所限期，如未逾限，照內亦未註有特別情形，應仍准以原定期限為標準。
7. 假道護照因沿途居住已逾限期，外國人應于最近之省會行政機關，要求展限准予出境。
8. 外國人凡有違背此項假道章程者，應按照平素行政命令規定罰辦。

自西士鐵路成，凡內地人士入新及新疆人士有事於內地者，多借道於此。由愛古茲乘火車，十三日可至北平。

2 省內道路

新疆省內現爲商賈旅客通行之路線計僅有五：即迪塔，迪伊，迪哈，迪阿及迪化至喀什噶爾，和闐，于闐等五線是。其他路線則或與國防攸關，或爲山南山北交通孔道，其性質雖甚重要，惟人跡鮮少，地勢險仄，僅爲仕宦軍旅所經，普通人民則多視爲畏途也。茲將省內旅行情形約述於左：

(一) 旅行工具

新疆省內普通旅行工具純恃馬，駝，車三種，其中尤以車爲旅行者所必需。其種類有三：

甲，四輪馬車 一名台車，身低而輕，面積長約六尺，寬約四尺。上有氈篷，下有四輪。輪高尺半，駟馬拽之，行駛極速，每日平均可行一百五十里。其式樣係仿俄國馬車製成。惟不能載重，又難逾險嶺危崖。各地有車行可以雇用。

乙，轎車 轎車祇用一騾拽行，輪高二尺餘，面積甚小，不堪容膝，式如北方之騾車，速度亦快，惟不能載重行遠。各

地均可雇用。

丙，大車 面積與台車相若，左右各有一大輪。普通五套牲口，一馬架轅，四騾拉車，上亦有篷。有門二，可以安臥，雖行戈壁，亦無風入，惟笨拙不堪，是其所短。

普通旅客，如行裝不多，恒騎馬行，一轡在手，數百里之地，竟日即達，最爲爽快。駱駝則宜於載重行遠，使用者亦多。

(二) 住宿情形

旅行新省或晝行夜宿，或夜行晝宿，均無一定，要以地方氣候，與時間而定。途次就餐，稱爲打尖，至站投宿，名曰進店。店門多宏敞，院落又廣大，可以備車輛之出入與停止。室內無几案，僅土坑，有水井，有廚房隨客自用，或聽客吩咐。出店時給以一二百文，稱曰店錢。

(三) 途中情形

新疆較北疆繁盛，城郭如珠，樹木蒼翠，景色

宜人，時或高山峻嶺，雄偉可喜，時或曲水一線，疾流而去。至於北路人烟較少，水草亦稀，尤以自哈密至迪化中之窮八站最著。而自伊犁至阿克蘇中之冰山，險仄更屬聞所未聞，冬有風雪載途之苦，夏有山洪傾發之虞，旅行者須預爲之計，始得萬全。

省內旅行情形，略如上述，茲將各路縷列於次：

(一)由迪化至鎮西至哈密 由迪化至鎮西全路約長一千二百三十五里，由迪化至哈密約長一千六百四十五里。其中由迪化至木壘河長六百二十五里，沿途地沃烟稠，稱爲富八站。由木壘河至鎮西六百十里，均沿天山北行，氣候嚴寒，又多戈壁。由鎮西至哈密四百十里，原爲清時用兵西域最重要之道路，惟因氣候甚寒，山徑難行，嗣後行旅多改行小南路（行小南路則此路全長一千四百七十五里），因之日見荒涼。小南路，係自色必口東南行，三十里至頭水驛，越天山，九十里至七角井，再一百二十里至一碗泉，再七十里至瞭墩，再九十里至三道嶺，再七十里

至三堡，再四十里至二堡，再八十里至哈密。此路路程較短，氣候亦較溫和，惟行經戈壁，水草全無，其苦殊甚，故有窮八站之名。茲將本路沿站站名及里程列舉於次：

站	名	里數	附記
迪化	奇台	四五五	東北行
奇台	老奇台	八〇	東南行
老奇台	木壘河	九〇	
合計		六二五	
木壘河	三箇泉	九〇	東行
三箇泉	大石頭	一三〇	
大石頭	色必口	四〇	
色必口	芨芨台	六〇	
芨芨台	務塗水	六〇	
務塗水	下肋巴泉	七〇	
下肋巴泉	蘇吉爾	七〇	
蘇吉爾	鎮西	九〇	
合計		六一〇	
鎮西	奎蘇	九〇	東南行，此道原爲清時用兵西域要

道，氣候嚴寒，現行旅多改行小南路，不經此道，

奎蘇	松樹塘	九〇
松樹塘	天山關廟	五五
天山關廟	黑帳房	九五
黑帳房	哈密	八〇
合計		四一〇
總計		一六四五

(二) 迪化至伊犁 全路約長一千六百八十三里，乘四輪車約十二日可達。由迪化至烏蘇沿途低樹幽適，田野膏沃，無異江南，為北疆不可多得之官道。過烏蘇人烟漸少，水草均艱，其沿站里程如下：

站名	里數	附記
迪化城	大地窩舖	三〇 西北行
大地窩舖	小地窩舖	一五
小地窩舖	頭屯河	三〇
頭屯河	昌吉縣	一五
合計		九〇

昌吉縣	蘆草溝	三〇 以下西行
蘆草溝	榆樹溝	一五
榆樹溝	三十里墩	一五
三十里墩	呼圖壁	三〇
合計		九〇
呼圖壁	呼圖壁河	八 以下西北行
呼圖壁河	亂山子	二二
亂山子	大土古里	三〇
大土古里	樂土堡	三〇
樂土堡	塔西河堡	二五
塔西河堡	包家店	二〇
包家店	綏來	二五
合計		一六〇
綏來	馬納斯河	一〇
馬納斯河	石沿子	三〇
石沿子	頭埠	三五
頭埠	烏爾烏蘇	二〇
合計		九五
烏爾烏蘇	五顆樹	二〇
五顆樹	五道河	三五
五道河	安集海	三五

黑山頭	砂泉驛	龍王廟	四季卡子	華樹林	古爾圖河	古爾圖	敦木達	四顆樹	渚爾噶耶河	普爾塔	乾河子	烏蘇奎屯河	奎屯河西	奎屯河東	奎屯驛	石壘	雙石井子	安集海	合	
精河	黑山頭	砂泉驛	龍王廟	四季卡子	華樹林	古爾圖河	古爾圖	敦木達	四顆樹	渚爾噶耶河	普爾塔	乾河子	烏蘇奎屯河	奎屯河西	奎屯河東	奎屯驛	石壘	雙石井子	雙石井子	計
二〇	三〇	四〇	二〇	五〇	五〇	五	三〇	四〇	五	一五	四〇	三〇	三〇	一〇	三〇	四五	二〇	二五	九〇	
合 計 一六〇																				

綏定	地窩舖	廣仁	山口卡子	頭台	一合	松樹頭	三台	四台	腰站子	五台	大河沿	黃土梁	永集湖	精河渡	精河	合		
惠遠	綏定	地窩舖	山口卡子	頭台	頭台	一合	松樹頭	三台	四台	腰站子	五台	大河沿	黃土梁	永集湖	永集湖	精河渡	精河渡	計
一五	二〇	五〇	二〇	二〇	三五	二〇	四〇	八〇	四〇	四〇	三〇	五〇	三〇	三五	五	三七五		
合 計 四四五																		

松樹頭一帶 山勢險要，俗稱果子溝。
 以下東南行
 近綏定處多砂礫之苦，

蓋其地爲固爾班通沙漠之西盡頭也。

惠遠	板橋	三〇
板橋	八音台	四〇
八音台	城盤子	一〇
城盤子	伊寧	一〇
合	計	一七五
總	計	一六八〇

(三) 迪化至塔城 全路長約一千六百六十五里，乘四輪車約十二日可達。中經老風口數站，水艱人乏，戈壁甚苦。額敏以北漸入佳境。總計烏蘇以南平坦繁盛，過烏蘇人烟頓少，且盤旋山澗深谷中。茲將其沿站里程表列於下：

迪化	烏蘇	六八五	西北行，詳見迪伊線。
烏蘇	頭台	六〇	由烏蘇改北行。
頭台	二台	九〇	
二台	小草湖	七〇	

站名里數附記

小草湖	三台	六〇	三台即鄂倫布拉克。
合	計	九六五	
三台	什納驛	七〇	沿途人跡甚少，非迪化至烏蘇可比
什納驛	廟兒驛	七〇	
廟兒驛	峴都驛	七〇	
峴都驛	雅瑪驛	七五	
合	計	二八五	
雅瑪驛	托里驛	七五	
托里驛	老風口	九〇	
老風口	額敏河	九〇	由此以下，水艱人乏，戈壁甚苦。
額敏河	官店	九〇	
合	計	三四五	
官店	(渡) 阿布達爾莫多河	二〇	
阿布達爾莫多河	塔城	五〇	
合	計	七〇	
總	計	一六六五	

(四) 迪化至阿爾泰 路線有二：

甲，北行 全線長約二千零九十里，此路宜騎行，春夏行人甚鮮，秋冬較多。由迪化至奇台四百五十五里。沿途均頗富庶，旅行甚適。由奇台至煤窰二百三十里，村落不多，頗荒涼。由煤窰至烏什克台三百九十里，沿途砂磧，水苦。由烏什克台至薩拉把失特五百三十里，戈壁荒山，途次艱苦。由薩拉把失特至札布蘇魯胡圖克三百九十五里，羣山紛列，河川交叉，村落漸多，但砂磧未減。由札布蘇魯胡圖克至阿爾泰九十里。茲將沿路各站里程列舉於次：

站 名 里 數 附 記

迪化	古牧地	四〇
古牧地	準康	九〇
準康	紫泥泉	九〇
紫泥泉	三台	七五
合、	計	二九五
三台	孚遠	七〇
孚遠	奇台	九〇
合	計	一六〇

奇台 罕溝 八五 以下東北行

罕溝 芨芨湖 六〇

芨芨湖 煤窰 八五

合 計 一二三〇

煤窰 四十里井子 八〇

四十里井子 元湖 八五

元湖 科布溝 七〇

科布溝 那木圖 七五

那木圖 烏什克台 八〇

合 計 三九〇

烏什克台 乾站 八〇

乾站 哈茨 九〇 以下西行

哈茨 雅林台 六〇

雅林台 蒙次克山 三五

蒙次克山 伯失爾 一〇五

伯失爾 哈喇木墩 三〇

哈喇木墩 青格里河口 三七

青格里河口 薩拉把特什 九三

合 計 五三〇

薩拉把特什 哈喇通古 七〇

哈喇通古 二次子河渡口 七五

二次子河渡口	固爾圖水	七〇
固爾圖水	上扣克布拉克水	九〇
上扣克布拉克水	札布蘇魯胡圖克	九〇
合	計	三九五
札布蘇魯胡圖克	罕達蓋圖水	二五
罕達蓋圖水	紅峒莊	二〇
紅峒莊	將軍山麓	三〇
將軍山麓	阿爾泰承化寺	一五
合	計	九〇
總	計	二〇九〇

乙，西北行 全線長約一千八百四十里。可以通車，郵電均有，縣邑漸具，途中亦較便利。由迪化至沙灣縣六百七十里俗稱小拐，沿途尚適。由沙灣縣至黃羊泉二百九十里，沿途砂磧枯寂，穿古爾班通戈壁而行，旅行稍覺艱苦。茲將沿路各站里程列舉於次：

站	名	里數	附記
迪化	昌吉	九〇	西北行
昌吉	呼圖壁	九〇	
呼圖壁	樂土	九〇	

樂土	綏來	七〇	東北行
綏來	撞田	八〇	
撞田	沙門	八〇	
沙門	新渠	八〇	
新渠	沙灣縣	九〇	
合	計	六七〇	
沙灣縣	三岔口	九〇	折西北行
三岔口	唐朝渠	一〇〇	東北行
唐朝渠	黃羊泉	一〇〇	西北行
合	計	二九〇	
黃羊泉	烏拉穆河	一〇〇	
烏拉穆河	庫克申昌	九〇	
庫克申昌	(渡)和博克河	二〇	
(渡)和博克河	和什托羅蓋	六〇	
和博克河	和什托羅蓋	六〇	
合	計	二七〇	
和什托羅蓋	布林	八〇	
布林	烏圖布拉克	八〇	
烏圖布拉克	喀喇托羅蓋	七〇	
喀喇托羅蓋	木呼爾岱	一〇〇	
木呼爾岱	(渡)額爾齊斯水	一〇	
(渡)額爾齊斯水	沙拉呼遜	八〇	
額爾齊斯水	沙拉呼遜	八〇	

沙拉呼遜	——	巴里巴蓋	七〇
巴里巴蓋	——	喀喇通古	三〇
喀喇通古	——	圖勒塔	八〇
圖勒塔	——	阿爾泰承化寺	一〇
合	計	六一〇	
總	計	一八四〇	

(五)由迪化至科布多 全路長約一千九百十五里，沿途戈壁，水草艱困。每年惟八九月後可行。餘時自奇台至元湖一段，概由罕溝煤窰行走。此路由迪化至元湖共長八百五十五里，沿途皆沙。由元湖七百里至達布素圖，山勢環繞，人烟極渺。其各站里程如下：

迪化	——	阜康	一三〇	東北行
阜康	——	紫泥泉	九〇	
紫泥泉	——	孚遠	一四五	
孚遠	——	奇台	九〇	
奇台	——	北道橋	四〇	
北道橋	——	黃草湖	一二〇	
合	計	四五五		

黃草湖	——	將軍戈壁	八〇	
將軍戈壁	——	蘇吉	八〇	
蘇吉	——	元湖	八〇	
元湖	——	科布溝	六〇	折北行
科布溝	——	鄂倫布拉克	四〇	
鄂倫布拉克	——	錫伯圖	五〇	
錫伯圖	——	布墩哈喇	九〇	
布墩哈喇	——	察罕通古台	一六〇	
察罕通古台	——	河札蓋台	一〇〇	
河札蓋台	——	玉音齊	一二〇	
玉音齊	——	達布素圖	八〇	
達布素圖	——	博多渾	一二〇	北行
博多渾	——	蘇濟	一二〇	
蘇濟	——	科布多	一二〇	
科布多	——	蘇濟	一二〇	
蘇濟	——	科布多	一二〇	
合	計	三六〇		
總	計	一九一五		

(六)由阿克蘇至迪化至吐魯番至哈密 自阿克蘇至迪化約長二千七百二十里，至吐魯番約長二千

四百五十五里，至哈密約長三千四百七十一里。其中由阿克蘇至拜城四百六十里，途有戈壁，惟樹木不絕。由拜城至庫車二百八十里，河道交叉，石子震車，飲料多鹹。由庫車至輪台三百二十里。由輪台至庫勒爾四百九十里，四野多沙，沙厚處不宜車行。由輪台一百四十五里至焉耆，沿途山川雄偉。由焉耆三百八十里至庫木什荒涼殊甚，山道亦險。由庫木什二百五十里至托克遜，山環路曲，艱險逾恒。由托克遜北行三百九十五里至迪化（赴迪化路一）。由托克遜東北行一百三十里至吐魯蕃，再折向西北行四百零五里至迪化（赴迪化路二）。塵飛迷目，砂石震車。由吐魯蕃東行二百零五里至鄯善，再八百里至哈密。地盡戈壁，窮苦萬狀，為新疆東部行程最困難地方之一。茲將沿站站名及里程列舉於左：

站 名 里 數 附 記

阿克蘇 — 溫宿舊城 三〇 北行
 溫宿舊城 — 蘭干爾村(渡)亦列克河 六五 東行

亦列克河	玉爾漢	七五
玉爾漢	察爾齊	一六〇
察爾齊	銅廠河	二五
銅廠河	沙哈爾	五〇
沙哈爾	拜城	五五
合 計		四六〇
拜城	賽里木	七〇
賽里木	和色爾	四〇
和色爾	鹽水溝	一〇〇
鹽水溝	庫車	七〇
合 計		二八〇
庫車(渡龍口河)	托和奈	八〇
托和奈	哈爾巴	七〇
哈爾巴	阿爾巴特	七〇
阿爾巴特	輪台	一〇〇
合 計		三二〇
輪台	可圖莊	五〇
可圖莊	陽薩爾	五〇
陽薩爾	策大雅爾	六〇
策大雅爾	野雲溝	七〇
野雲溝	庫爾楚	九〇
合 計		三二〇
東行		

庫爾楚	大石頭	五〇
大石頭	七十里井子	三〇
七十里井子	上戶地	三〇
上戶地	庫爾勒	六〇
合	計	四九〇
庫爾勒	紫泥泉	七〇
紫泥泉	焉耆	七五
合	計	一四五
焉耆	清水河驛	七〇
清水河驛	曲惠莊	五〇
曲惠莊	疙磨	七〇
疙磨	新井子	四五
新井子	榆樹溝	六五
榆樹溝	庫木什	八〇
合	計	三八〇
庫木什	桑對園	七〇
桑對園	阿哈拉布	六〇
阿哈拉布	蘇巴什	六五
蘇巴什	托克遜	五五
合	計	二五〇
托克遜	小草湖	一一〇

小草湖	後溝	六五
後溝	乾德城	三五
乾德城	鹽海子	四〇
鹽海子	鹽池墩	八〇
鹽池墩	迪化	六〇
合	計	四〇五
吐魯番	頭道河	一〇〇
頭道河	後溝	九〇
後溝	乾德城	三五
乾德城	鹽海子	四〇
鹽海子	鹽池墩	八〇
鹽池墩	迪化	六〇
合	計	一三〇
吐魯番	頭道河	一〇〇
頭道河	後溝	九〇
後溝	乾德城	三五
乾德城	鹽海子	四〇
鹽海子	鹽池墩	八〇
鹽池墩	迪化	六〇
合	計	三九五
托克遜	布干台	六〇
布干台	吐魯番	七〇
吐魯番	布干台	六〇
布干台	吐魯番	七〇
合	計	一三〇
吐魯番	頭道河	一〇〇
頭道河	後溝	九〇
後溝	乾德城	三五
乾德城	鹽海子	四〇
鹽海子	鹽池墩	八〇
鹽池墩	迪化	六〇
合	計	四〇五
吐魯番	金勝口	七〇
金勝口	連水沁	七〇
連水沁	鄯善	六五
合	計	一〇五
吐魯番	金勝口	七〇
金勝口	連水沁	七〇
連水沁	鄯善	六五
合	計	一〇五

合	計	二〇五
鄭善	七克騰木	九〇
七克騰木	西鹽池	一四〇
西鹽池	惠井子驛	四五
惠井子驛	七角井	八〇
七角井	車籠鹽泉	六〇
車籠鹽泉	一碗泉	五六
一碗泉	瞭墩	七〇
瞭墩	三道嶺	九〇
三道嶺	三堡	六〇
三堡	頭堡	六〇
頭堡	哈密	六〇
合	計	八一〇

(七)由阿克蘇至伊犁 全路約長一千三百四十里。

其中由阿克蘇至塔木哈塔什四百四十里，兩山夾道，山中多石子，路頗荒寂。由塔木哈塔什西北行三百里至沙圖阿滿台，中經冰山（即穆素爾達坂），冰雪載途，滑不可言。再六百里至綏定，地勢平坦而傾斜，間有樹木，惟人烟不多。茲將沿路站名及里程縷列於次：

站	名	里數	附記
阿克蘇	札木台	六〇	東北行
札木台	阿爾巴特	一〇〇	
阿爾巴特(渡河)	和約火羅	八〇	向北行
和約火羅	圖巴拉特	六〇	
圖巴拉特	塔木哈塔什	一四〇	
合	計	四四〇	

塔木哈塔什	黃草湖(瑪克察哈爾驛)	一八〇
黃草湖	阿仁墩(阿奇格爾台)	六〇
阿仁墩	杓梯(沙圖阿滿台)	六〇
合	計	三〇〇

沙圖阿滿台	特克斯台	八〇
特克斯台(渡河)	霍洛海台	一二〇
霍洛海台(渡溫都布拉克河)	博爾台	一〇〇
博爾台	索果爾	八〇
索果爾	海努克台	九〇
海努克台	巴圖蒙柯台	九〇
巴圖蒙柯台(渡伊犁河)	綏定(伊犁)	四〇
合	計	六〇〇
總	計	一三四〇

(八)由阿克蘇至塔木哈塔什 此路約長二千六百七十里，

其中由阿克蘇至庫爾勒一千五百五十里，沿途情形見阿哈線。由庫爾勒至羅布九百九十五里，村落不絕，河道甚多，路亦平坦，但多塵沙，夏有蚊蚋。由羅布至塔羌約一百二十五里。沿路站名及里數如次：

站名	里數	附記
阿克蘇	庫爾勒	一五五〇 東北行
庫爾勒	克泥爾	六〇
克泥爾	尉犁	七〇
尉犁	(渡)孔雀河	二五
孔雀河	沁庫爾	三五
沁庫爾	楷拉	一二五 東南行
楷拉	烏魯庫爾	六五
烏魯庫爾	古斯拉克	五五
古斯拉克	鐵千里克	九五
鐵千里克	阿拉罕	二二五
阿拉罕	托和莽	七五
托和莽	破城	一〇〇
破城	羅布	六五
羅布(渡)	羅布淖爾水	二〇
合	計	二五四五

羅布淖爾水——塔羌 一〇五
 合 計 一二五
 總 計 二六七〇
 (九)由阿克蘇至烏什 約長二百四十里。由阿克蘇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雖雅克，再一百二十里至烏什。

(十)由阿克蘇至喀什噶爾 約長一千二百六十五里。其沿路站名及里數如次：

站名	里數	附記
阿克蘇	(渡)阿克蘇河	二〇 南行
阿克蘇河	渾巴什	三〇
渾巴什	薩伊里克	七〇
薩伊里克	齊蘭台	一四五
齊蘭台	雅爾庫圖	一一〇
雅爾庫圖	車底庫勒莊	五〇
車底庫勒莊	圖木舒克	六五
圖木舒克	察巴克	八〇
察巴克	巴楚	七〇
巴楚	風爾蓋	七五
合	計	六四〇 以上沿途有沙漠沙道

屈爾蓋	——	玉代里克	一二〇
玉代里克	——	龍口橋	一三〇
龍口橋	——	伽師	一二〇
合		計	四四五
伽師	——	雅滿雅爾	九〇
雅滿雅爾	——	疏勒(即喀什噶爾)	九〇
合		計	一八〇
總		計	一二六五

(十一)由莎車至巴楚 全路約長五百六十里，其中由莎車至澤普四百二十里，河川奔流，土地肥沃，樹木頗多，故尚愉適，其沿路站名及里數如次：

站	名	里數	附記
莎車	——	愛吉特虎(頭台)	八〇 東北行
愛吉特虎	——	賴利克(二台)	九〇
賴利克	——	邁那特(三台)	八五
邁那特	——	阿吉格爾(四台)	九五
阿吉格爾	——	澤普縣	七〇
合		計	四二〇
澤普	——	沙馬利克(六台)	八〇

沙馬利克	——	巴楚	六〇
合		計	一四〇
總		計	五六〇

(十二)由莎車至喀什噶爾(即疏勒) 長約四百八十里。其沿路站名及里數如下：

站	名	里數	附記
莎車	——	科科熱瓦(巴什欄干)	九〇 西北行
巴什欄干	——	和色爾	六〇 和色爾亦稱阿吉爾瓦特
和色爾	——	黑子爾	六〇
黑子爾	——	托和布拉	五〇
托和布拉	——	英吉沙	七〇
合		計	三三〇
英吉沙	——	雅布藏	八五
雅布藏	——	疏勒	六五
合		計	一五〇
總		計	四八〇

(十三)由莎車至蒲犁 長約七百九十里，途中山嶺蜿蜒，地亦荒涼，遠非八城盛況可比。

站	名	里數	附記
---	---	----	----

莎車	牙爾孜勒克	八〇	西南行
牙爾孜勒克	協恒歌山口	六〇	
協恒歌山口	托乎拉克	四〇	
托乎拉克	阿滿里克	六〇	
阿滿里克	開子	六〇	
開子	八海	六〇	西北行
八海	塔希代克	七〇	
塔希代克	赤里拱拜	七〇	西行
赤里拱拜	托魯布倫	六〇	西南行
托魯布倫	塔爾巴什	五〇	
塔爾巴什	齊恰克	六〇	
齊恰克	申底	五〇	
申底	蒲犁	七〇	
總計		七九〇	

(十四)由莎車至且末 約長二千四百八十五里。其

中由莎車至葉城縣一百八十五里，由葉城至皮

山縣二百二十里，由皮山至和闐縣四百四十

里。自葉城以東，漸入戈壁，間遇苦水。四百

五十里至于闐縣仍不脫沙漠風味，惟道途平

坦，河流紛列，不甚乾燥。六百四十五里至安

得悅，人烟稀少，間有沙漠，惟河川時見，尚不甚苦。五百四十里至且末，沿途飲料困難，氣候酷烈，旅次又無站可宿，殊與西部不同。

站名里數附記

莎車	(渡)澤普勒善河	五五	東南行
澤普勒善河	波斯坎	三〇	
波斯坎	肯蘇	五〇	
肯蘇	葉城	五〇	
合計		一八五	
葉城	亦克莊	六〇	
亦克莊	綽洛克	九〇	
綽洛克	皮山	七〇	
合計		二二〇	
皮山	木吉	九〇	
木吉	裝桂雅	六〇	
裝桂雅	腰站	七五	
腰站	鴿子塘	一〇五	
鴿子塘	和闐	一一〇	
合計		四四〇	
和闐	洛浦	七五	
洛浦	白石	七〇	

白石	策勒村(渠勒驛)	八〇
策勒村	罕蘭干	一一〇
罕蘭干	牙合蘭干	六〇
牙合蘭干	于圖	六〇
合 計		四五〇
于圖	威托拉克莊	七〇
威托拉克莊	乙斯玉洛滾蘭干	六五
乙斯玉洛滾蘭干	坎色勒卜	一三五
坎色勒卜	別列克里克	一一五
別列克里克	雅可托和拉克	一四〇
雅可托和拉克	(渡)安得悅河	一一〇
安得悅河	安得悅	一〇
合 計		六四五

由嘉峪關經哈密至木壘河舊有驛站軍台營塘名稱距離表

縣廳別	驛站名	軍台名	營塘名	備考
	嘉峪關九十里至	火燒溝台四十里至	火燒溝塘四十里至	自火燒溝入關多坡陀，俗呼爲九溝十八坡，沙石焦黑若野燒。
		惠回堡台三十里至	惠回堡塘三十里至	
		黑山湖台五十里至	黑山湖塘五十里至	黑山湖塘在關外東北四十里入肅州界，今行者不必經此。
		嘉峪關四十里至	嘉峪關四十里至	關門外有石碣，題曰天下第一雄關。

安得悅	卡瑪哈斯	六〇
卡瑪哈斯	叔且	六〇
叔且	青格里克	九〇
青格里克	阿哈巴依	一四五
阿哈巴依	克提莽	一〇〇
克提莽	且末	九〇
合 計		五四五
總 計		二四八五

除上述省外省內道路，尙有清時所設之驛站，軍台，營塘等，其道寬敞，多數可駛汽車，新省現有之汽車道均由驛站修整而成，且此等道路均因便利軍事而開，其交通及水草情形較佳，頗多可借鏡之處，並錄於後：

惠回堡一百一十里至	赤金湖台四十里至	赤金湖塘四十里至	惠回堡雍正五年建，舊時軍塘距今驛約一里許。 五代高居誨使于闐記：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今湖當即古之金河，河上游產金沙，道光三年封禁。湖東十五里地名膝膝蓋子，其南曰妖覽山，為舊時黑番出沒之所。
赤金峽驛	赤金峽台八十里至	赤金峽塘八十里至	赤金亦作赤斤，元設赤斤站，明為赤斤蒙古地。峽東十四里為赤金河，折東北流入白海，即阿拉克鄂謨，土人呼為花海子。
靖逆驛九十里至	大東渠台六十里至	大東渠塘六十里至	玉門縣舊為靖逆城，康熙五十七年建，乾隆二十四年改設玉門縣。大東渠塘距縣城東南十里，今廢。
三道溝驛九十里至	三道溝台九十里至	三道溝塘九十里至	安西至玉門縣，中經十二道溝，為兩屬交界處，四五道溝之間有小堡曰柳溝驛，舊設柳溝衛，雍正六年徙於布隆吉爾，今廢。
布隆吉爾驛八十里至	布隆吉台八十里至	布隆吉塘八十里至	布隆吉爾城雍正二年建，東北歧路由北套爾濟山通札薩沙克外蒙古。
小灣驛七十里至	渠口台八十里至	渠口塘八十里至	小灣即永安堡，北十里至蘇賴河，渠口塘在小灣之東十三里，又東行四十里為雙塔堡，其東為窟窿河，唐玉關故址在焉。
安西底驛九十里至	安西台九十里至	安西塘九十里至	州城東南有歧路，通青海，西行二百七十里至敦煌縣。
白墩子澤七十里至	白墩子台八十里至	白墩子塘八十里至	自此至安西城九十里，實有百二十七里，近州城五里許，渡蘇賴河，夏令水潦漲盛沙鬆，常陷沒車馬，河之北有得勝墩，乾隆時敕建龍神廟有御碑。
紅柳園驛七十里至	紅柳園台七十里至	紅柳園塘七十里至	西南八十里青墩峽，又八十里渡蘇賴河南岸折南入敦煌縣，乾隆二十二年會移驛道於此，路轉迂遠，三十二年旋改歸白墩子舊道。
大泉驛六十里至	大泉塘六十里至	大泉塘六十里至	大泉三十里為小泉，由此西南出戈壁至敦煌境三百餘里。
馬連井子驛七十里至	馬連井子台七十里至	馬連井子塘八十里至	自此東北歧路過氣丙達坂，八十里至鴨子泉，又東北過紅土峽，八十里坡子泉，六十里馬綜山，按宋王延德使高昌記，歷阿墩族馬綜山望鄉嶺為漢李陵題字處即其地也。
星星峽驛九十里至	星星峽台七十里至	星星峽塘七十里至	又名猩猩峽，新疆東界盡此，過此入甘肅安西州境，峽東北路曰專金，折北曰白石頭曰野馬泉曰胡桐窩，其東南曰坂子泉。

縣善都		廳密哈	
沙泉子驛八十里至	沙泉子台七十里至	沙泉子塘七十里至	自沙泉東行四十里爲小紅柳園，又十里爲咬牙溝，即紅柳河，今埋廢。
苦水驛一百四十里至	苦水台七十里至	苦水塘一百四十里至	苦水東四十五里舊名挖塔井，今埋廢，天生墩亦名紅山墩，遙望紅土屹立高三丈餘爲古烽。
	天生墩腰台七十里至		
格子煙墩驛七十里至	格子煙墩台七十里至	格子煙墩塘七十里至	自此至苦水，官驢作百四十里，今丈量實止八十三里。按以下三驛，水皆澀苦，不可飲。
長流水驛七十里至	長流水台七十里至	長流水塘七十里至	
黃蘆岡驛七十里至	黃蘆岡台七十里至	黃蘆岡塘七十里至	由此分道，北行九十里入南山口驛，爲巴里坤之路。
哈密廳底驛七十里至	哈密底台	哈密底塘	
頭堡驛七十里至			
三堡驛七十里至			舊鴨子泉台改設。
三道嶺驛一百里至			
瞭墩驛九十里至			
一碗泉驛七十里至			舊陶賴台改設，東距芨芨槽四十里。
車轂驛七十里至			光緒五年由惠井子驛移此。
七角井驛六十里至			自此西北行六十里爲黑山子，又三十里爲白山子，距噶順腰台三十里，合於北路巴里坤大道。
頭水驛七十里至			西三十里爲色必口舊有色必腰台，光緒廿九年移駐於此，土人呼爲頭水溝即大石頭，舊時烏浪烏蘇軍台在戈壁頭，距今大石頭七十里，光緒九年移駐，仍沿舊名。
烏浪烏蘇驛一百里至			
三泉驛九十里至			由木壘河東行四十里有一碗泉，疑與下列之一碗泉驛同名異地，歷校荷戈紀程河海崑崙錄皆一名分見兩地，三泉驛即三箇泉舊阿克他思台移設於此。

奇台縣

木壘河驛

此表即舊時小南路，自光緒九年量移南北台塘改設於此始暢行，今稱為中大道，由此至哈密，舊設之軍台營塘或有或無，且名同地異者甚多，故不具錄。

53

由哈密經土魯番北至迪化城舊有驛站軍台營塘名稱距離表

縣廳別

哈密廳

驛站名	軍台名	營塘名	備考
瞭墩驛九十里至	瞭墩台三十里至		
一碗泉驛九十里至	肋巴泉台六十里至		一碗泉驛係舊時廢陶賴台移設於此。
車轍驛七十里至	陶賴台八十里至		圖誌作洮賽台，其南白山子有歧路，通鳴順色必二台。
七角井驛四十里至	托賴井子六十里至		七角井西行入天山峽，有間道通古城，即今通行之小北路也。
胡桐窩驛七十里至	胡桐窩台七十里至		舊地志納職縣西三百九十里，至羅護守捉；又北上乏驢嶺百二十里，至赤谷，又經長泉，龍泉百八十里，至獨山守捉，西經蒲類為至北庭之路，蓋唐時風戈壁亦有間道，能通北庭，即今由惠井子，踰烏克塔克山之路。一名東鹽池南向正對烏克塔克山。
惠井子驛五十里至	惠井子台五十里至		
西鹽池驛一百四十里至	鹽池台一百八十里至		自西鹽池，至車轍驛五站，舊歸鎮西廳屬，光緒三十二年，改隸善縣管理，按鹽池為唐赤谷地。
土墩子驛六十里至			
齊克騰木驛九十里至	齊克騰木台五十里至		舊由齊克騰木，至胡桐窩，中經三間房，十二間房兩驛，為古黑風川，今移置西鹽池，一路故道封塞，少人行。 宋史王延德，自納職城鬼魅曠三日行，至鬼谷口避風驛，殆即今十三間房及齊克騰木一帶地。

縣廳別		由哈密經巴里坤西南至迪化城舊有驛站軍台營塘名稱距離表		
驛站名	軍台名	營塘名	備考	
哈密廳底驛七十里至	哈密底台六十里至			
關展驛 (鄯善縣底驛) 七十里至	關展台六十里至		關展巡檢治，新築土城周二里，城南皆戈壁，其北九十里柯柯雅爾，又北入山，經夾皮溝，回回溝，通木壘河可騎行。	
連木沁驛六十里至	連木沁台六十里至		圖志作連木齊木台，其地有溫泉。	
勝金驛九十里至	勝金台九十里至		圖志作森泥木台，其地有勝金山，今驛站距舊日軍台約二十餘里，非同地也。	
陽和驛 (吐魯番底驛) 六十里至	吐魯番底台八十里至		由省城至此驛站共五百里，軍台共五百三十里。	
布幹台驛六十里至	根特克台 一百一十里至		根特克，即今經溝地，舊設蘆溝驛，今廢。	
托克遜驛一百里至	哈必爾罕五十五里至		由托克遜分路，向西南九十里，至蘇巴什驛，為赴南八城之路，按鉅山驛驛八十里，舊設通津驛。	
小草湖驛一百里至	白楊河台五十五里至		距達坡腰站六十里，舊設山陽驛。	
達坂驛八十五里至	喀喇巴爾噶遜台 一百一十里至	噶遜底塘 一百一十里至	達坂驛，舊名達巴罕腰站，乾隆四十七年，建嘉德城，又名喀喇巴爾噶遜城，蒙語謂黑虎城也。	
柴俄驛北九十里至	昂吉爾圖淖爾台 北一百二十里至	柴窩鋪塘 北一百二十里至	距省九十里，舊設鹽池驛，又一百二十里，舊設望墩驛，今俱廢，按距柴俄驛四十里有大鹽海，往來皆遵海岸行。	
鞏寧驛	鄯倫拜星底台	迪化底塘	距省南約三十里，有羊腸溝，頑石礮礮，最難行。	

哈密廳 西廳

頭堡驛七十里至	頭堡台六十里至		頭堡，回語稱為蘇木哈喇灰。
三堡驛七十里至	三堡台七十里至		四十里至二堡，按三堡，回語稱為托克齊唐納職縣地。
三道嶺驛一百里至	鴨子泉台八十里至		鴨子泉距三道嶺十二里，由鴨子泉東行，二十里至泉渠泉，土人呼為沙泉子，有店可止宿。
瞭墩驛七十里至	瞭墩台八十里至		瞭墩分路西行九十里，至一碗泉驛。
橙槽溝驛 <small>東北三十里至</small>	橙槽溝台三十里至		
上肋巴泉驛七十里至	肋巴泉台七十里至		
蘇吉驛	庚濟台		以上由哈密東北至巴里坤。
	哈密底台六十里至	哈密底塘五十里至	
	黑帳房台六十里至	黑帳房塘四十里至	
	南山口台三十里至	南山口塘四十里至	南山口五里曰煥影溝，有永和五年，沙南侯獲碑。
	達巴頂台四十里至	羊圈溝塘三十里至	
	松樹塘台八十里至	松樹塘八十里至	舊由松樹塘四十里入山，至柵門，過招摩多河，上至山頂關帝廟，所謂達巴頂也，廟中有侯君集紀功碑。
	坤底驛九十里至	奎素塘九十里至	其地有奎素河。
	巴爾庫勒底台 <small>九十里至</small>	巴里坤底塘九十里至	自坤底驛再東行九十里，為奎素驛；九十里為松樹塘驛；八十里為南山口驛，至哈密為北路，光緒二十八年將三驛裁撤此路遂廢，按西廳舊治會寧城；又名會寧驛。
蘇吉驛南九十里至	庚濟台七十里至	蘇吉塘九十里至	舊距肋巴泉驛九十里，為望山驛，庚濟即蘇吉之對音，又名素吉，按圖考云，距廳城五十里。舊設王山子卡倫；北行至骨拐泉分道，又南至庚集塘，過瞭墩合哈密往關展路。
下肋巴泉驛九十里至	肋巴泉台九十里至	肋巴泉塘七十里至	自此赴哈密分二道，東北由蘇吉經巴里坤城，西南由上肋巴泉經瞭墩，皆至哈密之路。

縣廳別	縣康阜		縣遠孚		縣台奇		廳西鎮	
	驛	站	驛	站	驛	站	驛	站
自奇台縣城孚遠縣驛北至科布多城舊有驛站軍台營塘名稱距離表	鞏寧驛	鄂倫拜星底台	迪化底塘					
	黑溝驛西四十里至	輯懷城西四十里至	黑溝塘西六十里至	隆三十七年建。				
	康樂驛七十里至	阜康底台七十里至	阜康塘七十里至	康樂即阜康縣底驛。				
	柏楊驛九十里至	滋泥泉驛九十里至	大泉塘五十里至	柏楊驛，即今滋泥泉，俗名柳樹溝，又名時和堡阜康縣屬。				
	三台驛九十里至	三台塘台九十里至	清水塘七十里至	三台舊名惠來堡。				
	保會驛七十里至	大泉塘台一百三十里至	濟木薩塘九十里至	保會即孚遠驛底驛，舊時濟木薩縣丞治愷安城，今改設孚遠縣，按三台齊木薩之間，舊有雙空河一站今廢。				
	孚遠縣(奇台縣底驛)九十里至	地窩鋪台三十里至	古城塘六十里至	舊古城巡檢治孚遠城，奇台縣治靖寧城，今移孚遠治濟木薩，移奇台治古城巡檢治靖寧，而驛名猶沿舊稱。				
	屏營驛九十里至	奇台底驛九十里至	奇台塘九十里至	屏營驛駐奇台縣，靖寧城東七十里，舊設白水驛今廢。				
	木壘河驛九十里至	木壘河台九十里至	木壘河塘九十里至	由此四十里 舊設一灣泉驛站。				
	阿克他斯驛九十里至	阿克他斯台九十里至	阿克他斯塘九十里至	即三泉驛，又名三箇泉，由此東九十里，舊設三泉腰台，按即唐時獨山守捉地。				
烏浪烏蘇驛一百三十里至	烏蘭烏蘇台九十里至	烏蘭烏蘇塘九十里至	烏蘭改烏浪以別於綏來屬之烏蘭烏蘇驛也，此驛今移至大石頭，而名沿其舊。					
頭水驛七十里至	色必台六十里至	色必塘六十里至	舊時距三泉驛站四十里，為盤安驛，又六十里為盤安腰站，即色必溝地。					
烏兔水驛九十里至	烏爾圖台九十里至	務圖水塘九十里至	舊距巨溝驛九十里為湧泉驛。					
芟芟台驛七十里至	鳴順台八十里至	鳴順塘八十里至	亦稱鳴順溝其地入山多過港，又名巨溝驛。					

考

孚遠驛(奇台縣底驛)北四十里至		
北道橋驛一百二十里至		
黃草湖驛二百四十里至		
元湖驛九十里入科布多界下接軍台		
	鄂倫布拉克台五十里至	
	希伯圖台九十里至	
	布惇哈喇台一百六十里至	
	察哈通古台一百里至	
	沙斯海台一百二十里至	
	玉音齊台八十里至	
	達布蘇台一百二十里至	
	博羅潭台一百里至	
	蘇濟台一百二十里至	
	科布多城	

自此至元湖驛四站，均奇臺縣屬。

上接元湖驛自此以下均科布多屬，按此臺與庫爾喀喇烏蘇廳之鄂倫布拉克驛同名。

二 航路

新疆航路有三：一為伊犁河航路，一為額爾齊斯河航路，一為塔里木河航路。茲分述於下：

(一) 伊犁河航路 伊犁河自伊寧向西北，經綏定，霍爾果斯入俄境，注巴爾喀什湖。在新疆境內長九

百一十里。河幅在固爾札附近約五六百尺，在伊犁碼頭附近約七百尺。河之深淺不一，淺者三四尺，深者二十餘尺。上游流行於山脈之間，兩岸夾山，水流湍激，舟行不便，土人恒用木筏轉運貨物。中流可通民船，新疆之土產多恃此河輸送俄領各地，蘇俄聯邦土貨亦恃以輸入。下游河幅漸寬，水量亦大，可行汽船。

(二) 額爾齊斯河航路 額爾齊斯河自承化寺而西，經布爾津，哈巴河至阿拉克列克河而西入蘇俄聯邦境，轉西北注齊桑泊，又由西北岸流出為俄比河，經斜米，渥木斯克入北冰洋。此河航運極發達，全河航路約二千餘里。每年自四月至十一月為航行期，其下游可通載重五百噸以下之汽船。由阿爾泰至齊桑泊僅一日程，由齊桑泊至斜米上水三日，下水二日；由斜米至渥木斯克下水二日，上水四日，為全疆最優之河道。惟上游水較激，河幅亦狹，僅通木筏及民船。

(三) 塔里木河航路 塔里木河流經新疆中部，其水量深達十二尺以至二十尺。中游下游則兩岸多砂磧，土人引水灌田，水量減少，舟行不易。

三 郵政

新疆之有郵政始於清末，其郵路仍沿用昔日驛站，總局設於迪化，各縣或有分局或設代辦所，規模尙具。惟因交通不便，由新省至內地，如不經西比利亞鐵路，則傳遞即較困難矣。

新疆貨幣紊亂異常，紙幣充斥，價格低落；求現

銀幾僅南疆可見。一兩紙幣實值尙不及二三角，郵局發售郵票，如收紙幣，則百分郵票實得僅二角餘。而每信之郵資，又經國家規定，不能隨意變更，未免受損失。日常開支，均賴省府津貼維持。郵務本為獲利之事業，今反成為分利之機關，故新省郵務與他省略殊，茲將通郵地點及郵寄情形分述於左：

1. 通郵地點

地名	局所種類	附註
迪化	總局	
疏附(喀什噶爾)	一等局	
奇台	二等局	
綏來	全前	
焉耆	全前	
庫爾勒	全前	
巴楚	全前	
莎車	全前	
阿克蘇	全前	
庫車	全前	
和闐	全前	
于闐	全前	

昌吉	木壘河	老奇台	呼圖壁	達坂城	古牧地	七角井	疏勒	吉木乃	霍爾果斯	依爾克斯塘	布爾河津	承化寺	烏魯木河	塔城	伊寧	惠遠	綏定	哈密	吐魯番	烏蘇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代辦所	全	全	全	三等局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以下均在天山北路	前	前	前	局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喀什哈拉	策勒村	洛浦	烏什	托克遜	英吉沙	蒲墩	哈河	和什托羅蓋	額敏	大河沿	精河	蘆草溝	星星峽	鎮西	沙灣市	沙灣	三台	孚遠	紫泥泉	阜康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以下均在天山南路

沙雅	全	前
托克蘇	全	前
拜城	全	前
溫宿	全	前
阿瓦提	全	前
皮山	全	前
葉城	全	前
澤普	全	前
伽師	全	前
烏魯克恰提	全	前
阿坪	全	前
鄯善	全	前
輪台	全	前
塔羌	全	前
新平	全	前

2. 郵寄情形

新省向省外郵寄包裹及匯兌等，非隨時均可辦理。尤以包裹一項，在時局不靖，郵運困難時，便須停止。故每當包裹停止時期，雖願出包價，亦無可為力。即使通時，又往往延遲。如不幸中途遺失，郵局且亦不能負責賠償。

匯票尚稱便利，北路以省票折合，比普通商肆稍高，如省票一兩，僅值銀二，三角，則一兩即作二三角算，其餘則認作匯費，其實匯費並不昂也。

普通函件，由內地寄至新疆，或由新疆寄至內地，有二路可經。一由隴海路，一經西伯利亞鐵路。由隴海路來往迪化，每次須四十日至四十五日。經西伯利亞則僅十五日至二十日左右。故常人函件多改由西伯利亞，經東三省以寄新疆。茲將各種郵資及匯兌情形列表於次，以供參考：

匯兌情形

本省	外省
在新疆本省內互匯，通阻與匯費多寡概無一定。	均能向他省開發匯票，他省僅能向新省迪化疏附二處開發，匯費多寡不等。

新疆信件郵資

地點	類別		每起重二十公分	每續加二十公分	單	雙	單	雙
	本	外						
經西伯利亞鐵道	25分	15分	15分	30分	25分	50分	15分	30分
本省	6分	6分	3分	6分	8分	16分	4分	8分
外省	9分	6分	4分	8分	10分	20分	6分	10分

包裹郵資

重量	本省	外省	經西比利亞鐵道
重 100公分	4分	5分	(貨樣類) (書籍印刷貿易契等類)
逾100至250公分	10分	30分	自一分至一角
逾250至350公分	20分	60分	自一分至二角五分起算
逾350至500公分	30分	90分	自一分至二角五分起算
			過此每重五十公分遞加五分

四 電報

新疆電報之建設亦始於清末，然因交通修阻，天障頻多，其成績未免較遜。原設之有線電，因地方遼遠，沙漠荒涼，巡視不易周密，每遇電桿折斷，修理困難，常有阻電之虞，速率亦因之而減。以此之故，新人對於電報之信用亦遂薄弱。省府每年補助電局之款，頗不為少，其結果僅堪維持電政現狀而已。

國民政府成立後，屢思架無線電台於新疆，奈均為新省內亂所阻，未能實現，現惟迪化有無線電一架，可直接拍電至天津，約一日可到。茲就原有電政情形分述於下：

1. 通電地點

地名	局所類	附注
迪化	總局	

伊 寧	承 化 寺	哈 密	烏 蘇	吐 魯 番	疏 附	阿 克 蘇	塔 城	元 湖	古 城	沁 城	庫 車	焉 耆	綏 來	伊 寧	巴 楚	精 河	庫 克 申 倉	疏 勒	輪 台	霍 爾 果 斯
二 等 局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三 等 局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全 前

朝兒溝	全	前
伊爾克斯塘	全	前
七角井	全	前
星星峽	全	前

2 拍電情形

新省電報速率，較他省為低，偶遇種種障礙發生時，由迪化拍往伊犁，疏附，有時遲至三，五日始達。由迪化拍往津平，最速二，三日，最遲則間有一，二週者，蓋路愈遠則情形愈劣也。

電報收費，在南疆則用現銀，在北疆則多用省票。依省府規定每元以七錢二分計，每字一角，省票一兩可拍十四字。然究其實，省票一兩，僅值二三角不等，因是電局亦頗受損失。新省電費雖如是之低，而普通使用電報者仍少，即因此種種情形有以致之也。

五 航空

航空事業曾經歐亞航空公司試辦，第一次飛行結果尚佳。嗣因新省內戰紛起，乃停止飛航。

由上海至哈密之航空線長三千零二十五英里，約合七千八百六十七華里（舊制里），二十小時即達。由哈密至

迪化長五百英里，約合一千四百華里，四小時即達。由迪化至塔城長四百二十五英里，約合一千一百九十華里，三時三十分即達。由上海至塔城全線四千零五十英里，約合一萬一千三百四十華里，約二十八時即達。其速率殊可驚人。發展新疆交通，如能從擴張航空事業始，則收效尤速。惟需費孔多，實非我國財力所可及耳。茲將歐亞航空公司所定之客票價，航線里程及航行時刻列表於左，以備參攷。

航空客票價目
(以元為單位)

					洛陽	南京 北平
				西安	75	100
			蘭州	230	305	405
		肅州	300	530	605	705
	哈密	275	575	805	880	980
迪化	250	525	825	1.055	1.130	1.230
塔城	275	525	800	1.100	1.330	1.505

航空里程
(以哩為單位)

上海	270	960	1.280	1.850	2.475	3.025	3.525	4.050
	南京	洛陽	西安	蘭州	肅州	哈密	迪化	塔城

歐亞航空公司飛行時刻表

站別	上行		下行	
	日期	時間	日期	時間
上海	星期二	上午七時開	星期五	下午二時到
南京	星期二	上午九時半開	星期五	上午十二時開
洛陽	星期二	下午二時到	星期五	上午七時開
西安	星期三	下午四時半到(休息)	星期四	下午一時三刻到(休息)
蘭州	星期三	上午十時三刻到	星期四	上午七時開
瀋陽	星期三	下午四時到(休息)	星期四	下午四時到(休息)
哈爾濱	星期三	下午七時到(休息)	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三刻到
迪化	星期四	上午三時到(休息)	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半開
塔城	星期五	上午十時半到	星期二	上午七時開

康藏前鋒 第三卷第八期

積極創赤與安定川康藏國防	相相
祝雅康公路早日完成	相相
西藏問題之時代性	劉紹禹
再論邊茶與康藏商務	鄧漢祥
談談八們不注意的問題	王信隆
康藏文化之特徵	幼俊
康藏民族道德現代化之設議	張俊
西藏東部旅行記(續前)	高上佑
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高上佑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高上佑
四川西南民族調查	高上佑
最近西康軍事情形	康定特約通訊
最近四月中西康之剿匪情形	丹程
最近之康藏	丹程
藏文大綱	編者
發展藏教育之籌慮	編者
編後	編者

行發社錄前藏康莊曉京南

西貢半月刊 第五卷 第八九合期 新疆之交通

文 學 年 報 (第二期)

答馬伯樂先生	郭沫若
元遺山論詩絕句	郭紹虞
論兩宋學術精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之一)	錢穆
大誥解	劉節
補後漢書張仲景傳	劉盼遂
格律論	董璠
「朋盍簪」釋	李鏡池
文以載道辨	沈心蕪
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	沈心蕪
(瑞典高本漢 B. Karlgren) 著	
評郭沫若近著兩種	陸侃如
法國馬伯樂 (H. Maspero) 著	陸侃如
劉子政生卒年月及其著述攷辨	周杲
明代戲曲興盛的原因	張全恭
談語的探討	薛誠之
論歌謠	李素英
鄭康成著述考	陳家驥
納蘭詞的幾種作風	鄧懿
蔣清容的九種曲	趙曾玖
漢鏡歌十八曲集注	胡芝新
漢、唐、宋的大曲	由毓森
崑曲中南北曲之腔調與音階的比較研究	許勇三
黃昏	王元美
美的紀念	李素英
諺話	薛誠之

元一册每紙 林道 價定 版出會學文國學大京燕
 堂奎文 閣蕭來 社書山景平北 社學京燕佛哈學大京燕：處售代

新青海月刊

第四卷 第三期

中央補助青海軍費	介民
請命於張代總司令者	飛民
西北大學與西北教育	張得善
對於粵漢線路接軌的感言	宋積璉
國民大會代表之重要性	李自發
建設西北與鄉村運動	岳永泰
陝西棉業合作檢討	岳永泰
非常時期中邊疆青年之修養與責任	岳永泰
青海各縣之賦稅(大通、循化、共和、湟源、貴德、互助)	王克勤
軍師三年來生活之回顧	王克勤
北平師範大學學生生活素描	王克勤
北平蒙藏學校的學生生活	王克勤
青海女師學生的生活	王克勤
春來雜拾	楊少浮
在拉薩	楊少浮
青海省土地局廿四年度土地施政計劃	楊少浮
青海省土地局整理土地表	楊少浮
青海省衛生實驗處廿五年一二月份工作報告	楊少浮
勿忘兒童的地位	特

青海管理財政問題	宋積璉
今年的西北	宋積璉
西北教育問題的檢討	宋積璉
非常時期學校應有準備	宋積璉
中國的氣象事業與我實習觀測之經過	宋積璉
青海畜牧的縱橫剖視	丑進顯
從禮義廉恥說到復興民族	丑進顯
寄給華大學生生活剪影	王正海
我期望於新青海的母親	王正海
青海省西寧縣教育局二十四年全縣教育計劃	胡明春
青海省西寧縣教育局沿革略	胡明春
編輯後記	胡明春
哀悼胡主席	健羊
目前畜牧之重要性	健羊
家畜防疫的傳染病是那幾種?	張繼先
發展邊疆衛生事業與畜牧事業聲中之	張繼先
改良西北畜牧業應注意之省畜	李醒農
配合家畜飼料應注意之幾點	李醒農
家畜防疫之六禁	李醒農

第四卷 第五期

改良西北畜牧事業之探討	常星平
西北畜牧事業之檢驗	喬玉琇
研究畜牧應先具備之基本學識與態度	談香言
發展畜牧業與國計民生	王生海
改良畜牧事業之研究	王生海
從畜牧業的觀點來談開發西北	喬學武
青海畜牧事業之現在與將來	喬學武
青海各縣每年輸出皮毛概況	喬學武
青海各縣每年輸出皮貨概況	喬學武
曉莊蒙藏學校牧場參觀記	記者
清涼消毒方法	記者
編輯後記	記者
本刊畜牧論文索引	記者

定價：預定全年十二册大洋一元半年
六册六角零售每册二角

編輯：新青海社編輯部
社址：南京和平門外曉莊
代售：國內各大書局

邊事研究

第三卷 第六期

國民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憲法的收獲究竟是什麼	邱懷瑾
憲草中疑點與總理民族政策之應實現	邱懷瑾
日偽劫持下之炭都——唐山	余漢華
外蒙古現況概觀	江鐸
日蘇格鬥最前線之呼倫貝爾	張公陸
俄蒙互助議定書之史的討探	李復同
喇嘛與喇嘛廟	林定平
熱河(續)	林定平
法帝國主義侵略下的雲南經濟概況	彭瑞
西藏問題之癥結及今後之根本解決方策	王潔卿
新疆鹽業概況	胡餘喧
香港之自由港制度的檢討	胡餘喧
四川目前的危機及其救濟方法	杜豈磷
邊疆各處之通訊	通訊部
一月邊事輯要	編者
編後記	編者

第四卷 第一期

國民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對外犧牲與對內犧牲	翁伯贊
日本對外侵略略之史的發展	邱懷瑾
西藏現政權與英國之關係	宮碧澄
新疆回哈滿蒙各族官職及游牧地點概況	邱懷瑾
西藏經濟之概觀	陶仲
英國之西藏軍事強化	林定平
日本在偽滿之經濟勢力	李英標
平綏鐵路在西北邊陲之重要與價值	陳里特
統制移民政策芻議	張覺人
滿州農家負債的深度原因與結果(續前)	江鐸
列強之軍擴熱及其軍事預算	余漢華
英國對華政策與日美之關係	秦璋
途窮帝國主義之部落克經濟非資本主義的出路	秦璋
華僑危機在于何處	陳昭天
邊疆各處之通訊	通訊部
一月來邊事輯要	編者
編後記	編者

發行處：南京成賢街六十九號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郵購：全年二元八角

史漢西域記傳互勘

趙惠人錄

西北史蹟之見於載紀者，以史紀之大宛列傳爲最早。所敘事迹亦以漢武以來爲較詳。嗣後班固因之而著西域傳，張騫傳。遂爲今日研究西北史者之所祖述。惟以其中敘事多嫌簡略，雖或亦有散見於其他帝紀列傳中者，而翻檢攷訂，殊覺不便。茲特以大宛傳爲主，以張騫西域傳對照之，其中敘事簡略，而能以其他紀傳補証者，即取而附入文內，其有記載不同之處，則附記於下方作爲校記。非言著述，聊以省研究者翻檢之勞耳。

史紀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西紀前一四〇——一三五）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

前漢張騫傳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校記

史記匈奴列傳

……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約當漢高帝四年西紀前一〇三年）以故冒頓得自彊。……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前漢匈奴傳

……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史紀：接月氏羌

其（孝文帝）三年（西紀前一七七）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

其（孝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

河南地，……其明年（四年，西紀前一七六）單于遣漢書曰，……故謂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

孝文皇帝前六年（西紀前一七四）漢遣匈奴書，……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後四歲（孝文後四年西紀前一六〇）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塞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塞十餘歲，與妻，有子，然塞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塞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喜，問曰：『若欲何之？』塞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

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故謂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

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塞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塞十餘歲，予妻，有子，然塞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塞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喜，問欲何之？塞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塞為發譯道，抵康居，

文帝崩於後元七年，而史漢均云，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後四歲軍臣單于立，立四歲，絕和親，後歲餘文帝崩，時日不合。今假定軍臣立于文帝後元四年，立歲餘絕和親，又歲餘文帝

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匈奴列傳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西紀前一二七）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

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

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匈奴傳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死。

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

崩。

史紀立其太子為王

漢書立其夫人為王

史紀漢封單于，當是於單之誤。

騫還時為元朔三年，逆數十三歲為建元二年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

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予騎射。

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婁于真，

于真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于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

前漢西域傳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日宿。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十四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

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

西域傳所記各國較大宛傳多至四，五倍，所記先後序次，亦多不同。今惟擇取與大宛傳所記相同之國，就大宛傳之序次排列。以便比其同異。

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

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

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

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楸。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千匹。民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慝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

史紀未言此事

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六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行國，月氏與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

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王治蘇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三曰窳王治窳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王治奧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

凡五王屬康居。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

大與康居同俗。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

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

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

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

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羌，號小月氏。

控弦者十餘萬，

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大月氏國治盤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

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

日行，南與罽賓接。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

駝。

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

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

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

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號小月氏。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

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其稟漢使者有五翎侯：

老上單于在

位十四年，

當文帝前六

至後四年，

史漢匈奴傳

均不言其擊

月氏事。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於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鬲賓同。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

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

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其俗土着耕田，田稻麥，蒲陶酒。

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

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

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

此一節可與大宛傳所記大夏之文相對照。

焉。

畫革旁行，以爲書記。

其西則條枝，北則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更鑄錢。

有大馬爵。

畫革旁行爲書記。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

安息東則大月氏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軒條支接。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

其俗土着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

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

「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

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

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前漢張騫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

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

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

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西域傳不記

大夏，惟於

大月氏條

內，記有五

翁侯，即大

夏故地而臣

屬於大月氏

者也。

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遣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問使四道竝出：出驪，出冉，出徙，出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祿，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能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史紀西南夷列傳

及元狩元年（西紀前一二二）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開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問使四道並出，出驪，出祿，出徙，出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祿，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前漢西南夷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

漢書：四歲餘宋祁曰：

據遷史當云

「爲求道西」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史紀西南夷列傳

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

史紀匈奴列傳

其明年（元朔六年西紀前一二三）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胡。

史紀衛將軍驃騎列傳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

夏，乃復事西南夷。

前漢武帝紀

元朔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

前漢西南夷傳

及弘爲御史大夫，時（元朔三年西紀前一二六）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

前漢匈奴傳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前漢衛青霍去病傳

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是歲票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

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

史記作「其明年」當是元朔六年之明年，即元

前漢武帝紀

元狩二年春三月……遣票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前漢匈奴傳

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

是時……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前漢李廣傳

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

前漢衛青霍去病傳

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行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

史紀匈奴列傳

其明年（元狩二年西紀前一二一）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擊匈奴。……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

是時……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

史紀李將軍（廣）列傳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

史紀衛將軍驃騎列傳

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

狩元年也，與其他各傳均不合，當以漢書之「後二年」為是。

後三歲似應作後二歲。

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會涂王。

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史記匈奴傳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史記匈奴傳

其明年（元狩四年西紀前一一九）春，漢……發十萬騎……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成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者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趨信誠而還。

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

月氏，攻祁連山，揚武平纒得，得單于單桓會涂王。

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前漢武帝紀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前漢匈奴傳

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前漢匈奴傳

其年春，漢……發十萬騎，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北至闐顏山趨信誠而還。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史記作「其明年」，漢書作「其秋」，據上文皆爲元狩二年。

漢書「其年春」當脫明字。

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騾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

衍臨翰海而還。

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旁攻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

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

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騾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

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山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

史紀以殺昆

莫之父者爲

匈奴，漢書

則以爲大月

氏

月氏初次西

遷居塞，

二次西遷居

大夏而烏孫

留居塞。

史紀稱渾邪

地空，漢書

稱昆莫地

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

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

『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遺翁主為昆莫夫人』。

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

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遣之旁國。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

西域傳烏孫條

〔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乃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娶，昆莫與岑娶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

空，疑為昆邪之誤，蓋即昆邪王之故地。

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扞窫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

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

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

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導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

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

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支身毒國。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漢律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牁，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歲十數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

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

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元鼎六年（西紀前一一一）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前漢西南夷傳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置吏，以邛郡爲牂柯郡，笮郡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

自駕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

史紀西南夷列傳

會越已破（元鼎六年西紀前一一一）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置吏，乃以邛郡爲越巂郡，笮郡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使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住，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

史紀武帝紀

其年既滅南越……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譯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史紀匈奴列傳

烏維單于立三年，（元鼎六年西紀前一一）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

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

前漢武帝紀

元鼎六年，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元封元年……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

前漢匈奴傳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武帝巡邊臨朔方，本紀言在元封元年，匈奴傳則在元鼎六年。

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

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

史紀匈奴列傳

是時（元封三年西紀前一〇八）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西紀前一〇五）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前漢西域傳烏孫條

〔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陁遂妻公主。〕

匈奴傳

是時（元封三年西紀前一〇八）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烏師盧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云兵直酒泉敦煌。

前漢西域傳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國驢潛大益宛東姑師扞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殼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殼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史紀武帝紀

三月（元封元年）遂東幸緱氏……上遂東巡海上
 四月還至奉高，乙卯……封泰山下東方，丙辰禪泰山下阼
 東北南然山……乃復東至海上，望莫遇蓬萊焉……並海上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

前漢武帝紀

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行，遂東巡海上。
 夏四月癸卯上還，遂登封泰山……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上，北至碣石，

其春（二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

其明年（三年）伐朝鮮，

其明年（四年）上郊雍

其明年（五年）冬，上巡南郡……北至琅邪并海上。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願，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

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

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

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遂北至琅邪，並海，

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而外國使更來更出，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而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熟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史紀武帝紀

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領陽虞永等以方詞詛匈奴大宛焉。

史紀匈奴列傳

是歲（太初元年西紀前一〇四）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

其冬，匈奴大雨雪……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

史紀大宛傳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

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前漢武帝紀

太初元年秋八月，巡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前漢匈奴傳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爲受降城，猶以爲遠。

漢書李廣利傳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

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

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前漢武帝記

太初二年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

前漢匈奴傳

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

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發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

史紀匈奴列傳

其明年（太初二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

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囊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奉伐宛，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保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

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王先謙曰：
兵字應下屬
與多字連文
為句，明小
國畏服之
由。宋誤讀
史紀作兵多
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知
多字單文不
成句。

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

史紀匈奴列傳

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卒。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响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黎湖單于立

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

前漢武帝紀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前漢匈奴傳

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

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

鞮侯立爲單于。

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人玉門者萬餘人，車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兵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

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候，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獲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時候，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邽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故哉！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陝西省，甘肅省，新疆省)

趙泉澄

陝西省一部分 陝西省：

陝西省順治初年仍，康熙六年，陝西省分設甘肅省。

西安府——順治初年仍，領州六：商，同，華，耀，

乾，邠；縣三十一：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

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醜屋，渭南，富

平，醴泉，鎮安，洛南，山陽，商南，朝邑，郃陽，

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

壽，三水，淳化，長武。

雍正三年，商州升為直隸州，鎮安，洛南，山陽，商

南四縣往屬；同州升為直隸州，朝邑，郃陽，澄城，

韓城四縣往屬；華州升為直隸州，華陰，蒲城二縣往

屬；耀州升為直隸州，同官，白水二縣往屬；乾州升

為直隸州，武功，永壽二縣往屬；邠州升為直隸州，

三水，淳化，長武三縣往屬。十三年，耀州直隸州降

為州，暨所屬同官一縣還府屬；領州一縣十五。

乾隆四十七年，析咸甯，藍田，鎮安三縣地置孝義廳

隸府屬；領州一廳一縣十五。

嘉慶五年，析長安，醜屋二縣，並商州直隸州之鎮安

縣，漢中府之洋縣，興安府之石泉縣地，置甯陝廳隸

府屬；領州一廳二縣十五。

道光五年，析醜屋縣地往屬漢中府之佛坪廳；仍領州

一廳二縣十五。

延安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鄜，綏德，葭；縣十

六：膚施，安塞，甘泉，安定，保安，宜川，延川，

延長，清澗，洛川，中部，宜君，米脂，吳堡，神

木，府谷。

雍正三年，鄜州升為直隸州，洛川，中部，宜君三縣

往屬；綏德州升為直隸州，米脂，清澗二縣往屬；葭

州升為直隸州，吳堡，神木，府谷三縣往屬；領縣

八。乾隆元年，榆林府屬之定邊，靖邊二縣來屬；領

縣十。

鳳翔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隴；縣七：鳳翔，岐

山，寶雞，扶風，郿，麟遊，汧陽。

漢中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寧羌；縣八：南鄭，

褒城，城固，洋，西鄉，鳳，沔，略陽。

乾隆十五年，改留壩驛爲留壩廳，移府通判駐紮；領州一廳一縣八。

嘉慶五年，析洋縣地往屬西安府之甯陝廳。七年，於西甯縣地，析置定遠廳隸府屬；領州一廳二縣八。

道光四年，析洋縣及西安府之整屋縣地置佛坪廳，隸府屬；領州一廳三縣八。

興安州，興安府——順治初年仍，興安州領縣六：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

乾隆四十八年，興安州升爲興安府，裁漢陰縣改設安康縣爲府治；五十五年，復於舊漢陰縣地置漢陰廳隸府屬，移府通判駐紮；領廳一縣六。

嘉慶十五年，安康縣分設甄坪廳隸府屬；領廳二縣六。

商州——雍正三年，西安府之商州升爲商州直隸州，西安府之鎮安，洛南，山陽，商南四縣來屬；領縣四。乾隆四十七年，析鎮安縣地往屬西安府之孝義廳；仍領縣四。

嘉慶五年，復析鎮安縣地往屬西安府之甯陝廳；仍領

縣四。

同州，同州府——雍正三年西安府之同州升爲同州直隸州，西安府之朝邑，郃陽，澄城，韓城四縣來屬；領縣四。十三年，同州直隸州升爲同州府，於所屬四縣外，以州地設大荔縣爲府治；降華州直隸州爲州，暨所屬華陰，蒲城，潼關三縣來屬；又改耀州直隸州之白水縣來屬；領州一縣九。

乾隆十二年，改潼關縣爲潼關廳，移府同知駐紮；領州一廳一縣八。

華州——雍正三年，西安府之華州升爲直隸州，西安府之華陰，蒲城二縣來屬；四年，改潼關衛爲潼關縣隸州屬；領縣三。十三年，華州直隸州降爲州，暨所屬華陰，蒲城，潼關三縣，俱往屬同州府。

耀州——雍正三年，西安府之耀州升爲耀州直隸州，西安府之同官，白水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三年，耀州直隸州降爲州，暨所屬同官縣還屬西安府；所屬白水縣往屬同州府。

乾州——雍正三年，西安府之乾州升爲乾州直隸州，西安府之武功，永壽二縣來屬；領縣二。

邠州——雍正三年，西安府之邠州升爲邠州直隸州，西

安府之三水，淳化，長武三縣來屬：領縣三。

鄜州——雍正三年，延州府之鄜州升爲鄜州直隸州，延

安府之洛川，中部，宜君三縣來屬：領縣三。

綏德州——雍正三年，延安府之綏德州升爲綏德直隸

州，延安府之米脂，清澗二縣來屬；九年，忻州之西

北地往屬榆林府，仍領縣二。

葭州——雍正三年，延安府之葭州升爲葭州直隸州，延

安府之吳堡，神木，府谷三縣來屬：領縣三。

乾隆元年，葭州直隸州降爲州，暨所屬神木，府谷二

縣往屬榆林府，所屬吳堡縣往屬綏德州。

榆林府——雍正九年，於綏德州地置榆林府，改綏德州

所屬舊榆林衛地置榆林縣爲府治，又改綏德州所屬舊

榆林衛之懷遠堡爲懷遠縣，改定邊協鎮爲定邊縣，改

靖邊所爲靖邊縣，隸府屬：領縣四。

乾隆元年，葭州直隸州降爲州，暨所屬府谷，神木二

縣來屬；又制定邊，靖邊二縣地，並往屬延安府：領

州一縣四。

陝西省一部分 甘肅省一部分：

順治初年仍，屬陝西省；康熙六年陝西省分設甘肅

省；光緒九年，甘肅省復分設新疆省。

臨洮府，蘭州府——順治初年仍，臨洮府領州二：蘭，

河；縣三：狄道，渭源，金。

乾隆三年，臨洮府移治蘭州，改爲蘭州府，以州地設

皋蘭縣爲府治，升狄道縣爲狄道州，又改鞏昌府之靖

遠縣來屬：領州二縣四。

平涼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固原，涇，靜寧；縣

七：平涼，崇信，華亭，鎮原，靈臺，莊浪，隆德。

乾隆四十二年，涇州升爲涇州直隸州，崇信，鎮原，

靈臺三縣往屬。四十三年，裁莊浪縣歸併隆德縣：領

州二縣三。

同治十年，於華亭縣之化平川地方分設化平川直隸

廳；十二年，固原州升爲直隸州：領州一縣三。

鞏昌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秦，階，徽；縣十

四：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寧遠，伏羌，西

和，成，秦安，清水，禮，文，兩當。

雍正七年，秦州升爲秦州直隸州，秦安，清水，禮，

兩當四縣往屬；階州升爲階州直隸州，文，成二縣往屬；又改徽州爲徽縣往屬。八年，改岷州衛地爲岷州，改靖遠衛地爲靖遠縣併隸府屬；領州一縣九。

乾隆三年，靖遠縣往屬蘭州府；又改府通判駐地往屬西甯府；十五年，改西固同知爲洮州廳，隸府屬；領州一廳一縣八。

道光九年，裁漳縣歸併隴西縣；領州一廳一縣七。

慶陽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甯；縣四：安化，合利，環，真甯。

雍正元年，真甯縣改爲正甯縣，仍領州一縣四。

寧夏府——雍正二年，於寧夏衛地設寧夏府，裁寧夏左屯衛設寧夏縣，裁寧夏右屯衛設寧朔縣，並爲府治。

又裁靈州所改設靈州，裁平羅所改設平羅縣，裁寧夏中屯衛改設中衛縣隸府屬；五年，平羅縣分設新渠縣，七年於平羅縣丞地，改置寶豐縣隸府屬；領州一縣六。

乾隆三年，裁新渠，寶豐二縣歸併平羅縣；領州一縣四。

同治十一年，裁寧夏水利同知設寧靈廳撫民同知，隸

府屬；領州一廳一縣四。

西寧府——雍正二年，於西寧衛地設西寧府，以衛地置西甯縣爲府治，又裁碾伯所改設碾伯縣隸府屬；領縣二。

乾隆三年，於府東南鞏昌府之通判駐地改置巴燕戎格廳隸府屬；二十六年，裁大通衛改設大通縣隸府屬；五十七年，改貴德縣丞地設貴德廳撫番同知，改府西南之丹噶爾城地，設丹噶爾廳並隸府屬，六十年，又於府東南之循化營地設循化廳隸府屬；領廳四縣三。

涼州府——雍正二年，於涼州衛地設涼州府，以衛地置武威縣爲府治，又裁鎮番衛改設鎮番縣，裁永昌衛改設永昌縣，裁古浪所改設古浪縣，裁莊浪所改設平番縣併隸府屬；領縣五。

甘州府——雍正二年，於甘州衛地設甘州府，以衛地置張掖縣爲府治，又裁山丹衛改設山丹縣，裁高臺衛改設高臺縣隸府屬。七年，高臺縣往屬肅州直隸州；領縣二。

乾隆十九年，於舊甘州後衛地，置撫彝廳通判隸府屬；領廳一縣二。

秦州——雍正七年，鞏昌府之秦州升為秦州直隸州，鞏昌府之秦安，清水，禮，兩常四縣來屬；又改鞏昌府之徽州為徽縣來屬：領縣五。

階州——雍正七年，鞏昌府之階州升為直隸州，鞏昌府之文，成二縣來屬：領縣二。

肅州——雍正七年，裁肅州衛改設肅州直隸州；以甘州府之高臺縣來屬：領縣一。

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以肅州暨所屬嘉谷關，為俄國開為商埠：仍領縣一。

安西府，安西州——乾隆二十四年，於安西衛地改設安西府，以衛地置淵泉縣為府治，併裁赤金衛，改設玉門縣，裁沙州衛改設敦煌縣隸府屬：領縣三。三十八年，安西府降為安西直隸州，裁淵泉縣歸併玉門縣：領縣二。

涇州——乾隆四十二年，平涼府之涇州升為涇州直隸州，平涼府之崇信，鎮原，靈臺三縣來屬：領縣三。

化平川廳——同治十年，平涼府屬華亭縣之化平川地方分設化平川直隸廳通判，無屬領。

固原州——同治十二年，平涼府之固原州升為固原直隸

州，於舊平遠所地置平遠縣，又改鹽茶同知地為海城縣隸州屬；領縣二。

甘肅省 一部分 新疆省：

康熙六年，陝西省分設甘肅省，光緒十一年，甘肅省復分設新疆省。

安西廳，鎮西府，鎮西廳——雍正九年，於巴里坤城地設安西廳同知：無屬領。

乾隆三十八年，於安西廳同知地改設鎮西府，併於其地設宜禾縣為府治；四十一年，又於奇臺堡地，改設奇臺縣隸府屬：領縣二。

咸豐三年，改奇臺縣往屬迪化直隸州，五年，裁宜禾縣，降鎮西府為鎮西直隸廳：無屬領。

哈密廳——乾隆二十四年，於哈密地設哈密廳，以撫民通判駐紮；無屬領。

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條約，哈密為俄國開為商埠。

伊犁廳，伊犁府——乾隆三十年，於伊犁地設伊犁直隸廳，以鎮西府之伊犁撫民同知駐紮：無屬領。

咸豐元年，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商約，伊犁為俄國開為商埠。

光緒十四年，伊犁直隸廳升為伊犁府，於綏定城巡檢地置綏定縣為府治，又改甯遠城同知為甯遠縣隸府屬，領縣二。

迪化州，迪化府——乾隆三十八年，於迪化城地方，設迪化直隸州，三十九年，於昌吉河之甯邊城地設昌吉縣；四十一年，於阜康堡地設阜康縣；四十四年，於綏甯，康吉二城地設綏來縣，並隸州屬；領縣三。

咸豐三年，鎮西府之奇臺縣來屬；領縣四。

同治三年，中俄塔城條約俄國割州之西北地，仍領縣三。

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條約，割州東霍爾果斯河以西之地於俄國；又為俄國開奇臺烏魯木齊為商埠；八年，中俄喀什噶爾界約，俄國割州西天山以南地；九年，中俄科布多界約，俄國又割州之西北額爾齊斯河之南地；十年，中俄續喀什噶爾界約，俄國又割州西天山以南地；仍領縣三。十二年，升迪化直隸州為迪化府，於所屬三縣外，以州地置迪化縣為府治，二十八年，又改濟木薩爾縣丞地，設孚遠縣隸府屬；領縣六。

吐魯番廳——乾隆四十四年，以鎮西府之吐魯番管糧同知地設吐魯番直隸廳，無屬領。

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條約吐魯番為俄國開為商埠；二十八年，析廳東關展巡檢地設鄯善縣隸廳屬；領縣一。

喀喇沙爾廳，焉耆府——光緒八年，於喀喇沙爾城設喀喇沙爾直隸廳；二十四年，裁喀喇沙爾直隸廳，改設焉耆府，以羅布淖爾地置新平縣隸府屬；二十八年，又於布吉爾置輪臺縣，改卡克里克縣丞地為塔羌縣併隸府屬；領縣三。

和闐州——光緒九年，於伊里齊地改設和闐直隸州，以哈拉哈什地設于闐縣隸州屬；二十八年，又析州東于闐縣西境地設洛浦縣隸州屬；領縣二。

沙車州，沙車府——光緒九年，於葉爾羌地改設沙車直隸州，於哈拉克地，設葉城縣隸州屬；領縣一。二十八年，沙車直隸州升為沙車府，於所屬一縣外，又於舊色勒車爾地，設蒲犁廳隸府屬；二十九年，復於舊焉耆地，設皮山縣隸府屬；又改疏勒府之巴楚州來屬；領州一廳一縣二。

疏勒州，疏勒府——光緒九年，於哈喇哈依城地，設疏

勒直隸州，於烏蘭烏蘇河地，設疏附縣隸州屬；領縣

一。二十八年，疏勒直隸州升為疏勒府，以所屬疏附

縣為府治，又於牌素巴特地設伽師縣，改瑪喇巴什直

隸廳為巴楚州來屬；領州一縣二。二十九年，巴楚州

往屬沙車府，領縣二。

英吉沙爾廳——光緒九年，於英吉沙爾城地改設英吉沙

爾直隸廳，以撫夷同知駐紮；無屬領。

烏什廳——光緒九年，於烏什城地改設烏什直隸廳，以

撫夷同知駐紮；無屬領。

溫宿州，溫宿府——光緒九年，於阿克蘇城地設溫宿直

隸州，以阿奇木伯克治地析置拜城縣隸府屬，領縣

一。二十八年，溫宿直隸州升為溫宿府，於所屬一縣

外，又以州地置溫宿縣為府治；領縣二。

瑪喇巴什廳——光緒九年，於阿奇木伯克治地置瑪喇巴

什直隸廳，以水利撫民通判駐紮；二十八年，移治於

巴爾楚克，改為巴楚州，併往屬疏勒府。

庫車廳，庫車州——光緒十年，於庫車城改設庫車直隸

廳，二十八年，庫車直隸廳升為庫車直隸州，於沙雅

爾城地設沙雅縣，隸州屬；領縣一。

精河廳——光緒十年，於精河地設精河直隸廳，以撫民

同知駐紮；無屬領。

庫爾喀喇烏蘇廳——光緒十二年，於庫爾喀喇烏蘇城地

改設庫爾喀喇烏蘇直隸廳，以撫民同知駐紮；無屬

領。

塔爾巴哈臺廳——光緒十四年，於塔爾巴哈臺城地，改

設塔爾巴哈臺直隸廳，以撫民同知駐紮；無屬領。

西北嚮導

第九期

◀ 版出日一十二月六 ▶

▼ 目錄 ▲

- 導言：速救西北災黎
- 論：我為勾踐，人非夫差
- 平綏鐵路西展問題
- 發展邊疆教育之辦法
- 日人遊歷西北之重大意義
- 西北知識講話(九)
- 林光漢
- 繆其智
- 陳守智
- 孟寶春
- 從天生

譯文：

- 資本主義世界底戰爭與經濟(續)……宇石譯
- 社會調查
- 漫談
- 從東南到西北
- 黑水白山(七)
- 西北十日
- 納夫
- 朱北峯
- 韓興周

編輯 西北嚮導社

代售處

西安南院門大

東書局

定價

零售每册三分

預定全年三十

一元

六期國內連郵

補『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二)

賀次君

茲鄉 通鑑漢紀：『番陽人殺英布於茲鄉民田舍』。胡注：『茲鄉在番陽縣界』。今江西鄱陽縣。顏師古漢書注：『茲鄉，鄱陽縣之鄉也』。

地理志豫章郡有鄆陽縣，與史漢言追斬布於番陽辭不合，當以胡注爲是。

鴻臺 通鑑漢紀：『惠帝七年，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長安圖云：『長樂宮在未央宮東』，

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駱 史記南越王趙佗傳：『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通鑑胡氏注：『駱越也，唐貴州平縣古西甌駱所居，漢爲鬱林廣鬱縣地』。今廣東鬱林縣。

中渭橋 在今陝西長安縣西，故長安城北。通鑑胡氏注曰：『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又元和郡縣志云：『中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始皇都咸陽，渭水南有長樂宮，渭水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漢末董卓燒之，魏文帝更造，劉裕入關又燬之，後魏重造，貞觀十年移於今所』。

呼揭 漢書：『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通鑑：『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史記正義云：『呼揭國在瓜州西北』。

胡三省曰：『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依此則呼揭國當在今新疆塔城縣境，蓋沿塔爾巴哈臺山麓，漢匈奴右地也。

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依此則呼揭國當在今新疆塔城縣境，蓋沿塔爾巴哈臺山麓，漢匈奴右地也。

械陽宮 在今陝西扶風縣東北。三輔黃圖：『械陽宮秦昭王所起』。

括地志：『械陽宮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長門亭 通鑑：『文帝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胡注：『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事，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在今陝西長安縣。

長門宮 在今陝西咸寧縣。漢書東方朔傳：『寶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爲宮』。通鑑：『收其園綬，罷退居長門宮』。如淳曰：『在長安城東南』。又名寶主園。

丁零 亦作丁靈，狄種，匈奴屬國。其地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

金馬門 漢書公孫弘傳：『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東方朔傳：『因使待詔金馬門』。張璠南漢紀：『武帝時善相馬者鑄作銅馬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在今陝西咸寧縣。

桐師 通鑑漢紀：『西至桐師』，胡注：『桐師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按當在今雲南太和縣地。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鄆丘 春秋魏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魏世家：『秦伐魏，取鄆丘』。應劭曰：『漢置新鄆縣』。按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鄆』，則鄆丘故名新鄆，非自漢始。一統志云故城在太和縣北七十里。

西北圖籍錄——新疆

中文之部

新疆舊稱西域，漢武帝時始通中國，歷兩晉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明，使節往還，無或間隔，惟羈縻而已，終未正式認為行政區劃之一也。迨清初回回據天山南北路作亂，乾隆間次第平定之，留西征之軍以為駐防，號新疆，新疆之名，始聞於世。光緒初葉，俄人藉故佔據伊犁，我國起而與之交涉，于七年訂立條約，于是經界纔定，糾紛平息。乃于十年改設行省，派遣大員，主持一切行政。而國內有識之士，無不以振興新疆為當務之急，研究地理之學者亦繼是而注其力于西北問題之探討，或披檢往籍以求歷史上之根據，或親歷其境以作實地之調查，至今已歷有年所，其成績當有為國人所急欲知者，爰就聞見所及，錄為一目，以資攻錯之助焉。士

嘉記

- 西域設行省議一卷 清朱逢甲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 西域置行省議一卷 清龔自珍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 西域釋地一卷 清祁韻士輯 道光十六年壽陽祁氏刊本 粵雅堂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 西域地名 馮承鈞編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書本
- 西域求經記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 佛國記 晉釋法顯撰 學津討原本
- 西域南八城紀要一卷 清王文錦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本
-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釋玄奘譯 辯機撰 守山閣叢書本 墨海金壺本
-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圖書株式會社翻印本 四庫全書本 四部叢刊本
- 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 元邱處機撰 李志常述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 道藏輯要本 指海本 連筠蓀叢書本 榕園叢書本
-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 西遊錄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 民國十六年上虞羅氏鉛印本
- 西遊錄注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 盛如梓刪略 李文田注 玉簡齋叢書本
- 西遊記二卷 元邱處士撰
- 西使記一卷 明劉郁撰 碎錦彙編本 榕園叢書本 畿輔叢書本 續百川學海本 古今說海本 學津討原本
-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 學海類編本
- 西域聞見錄八卷附輿圖 清七十一著 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嘉慶十九年刊本

朱士嘉

陳鴻舜

西域舊聞 清七十一撰 舟車所至本

西域風土記一卷 清金人瑞撰 昭代叢書本

西行日記 陳萬里著 民國十五年北平樸社鉛印本

西域水道記五卷 清徐松著 西域三種本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西北水利議 清許承宣撰 學海類編本 昭代叢書本

西域水道記校補一卷 清徐松校補 晨風閣叢書本

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清傅恆等奉勅撰 乾隆殿本

西域考古錄十八卷 清俞浩編 道光廿七年朱錦琮刊本

西域考古圖譜 日本香川默識輯 日本大正四年東京國華社印本

西域文明史概論 日本羽田亨著 錢稻孫譯 民國廿一年鉛印本

元西域人華化考 陳垣撰 燕京學報社刊本

西域發見の繪畫及見元の服飾の研究 日本原田淑人著 日本大正十

四年東洋文庫刊本

西域雜述詩四卷 清蕭維著 靈鷲閣叢書本

中國西北全圖 中國參謀部製圖局中國陸軍測量局編 民國十四年出版

西北大問題 清徐敬熙著 光緒卅四年日本東京中國新報總經理處印本

西北 戴季陶等編 鉛印本

西北最近十年來史料 康天國編 民國廿年上海西北學會鉛印本

西北叢編 林競著 民國廿年上海神州國光社鉛印本

西北的剖面 楊鍾健著 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西北地理 王金絃編 民國廿一年北平立達書局鉛印本

西北古地研究 日本藤田豐八等著 楊鍊譯 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

館鉛印本

西北城記 清謝濟世撰 謝梅花雜著本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西北邊域攷一卷 清魏源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西北邊界圖地名譯漢考證二卷 清許景澄撰 光緒廿八年上海漢文書局

石印本

西北之地文與人文 王金絃編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西北勝蹟 鄭振鐸等著 平綏鐵路沿線旅行讀物之一

西北視察日記 薛桂輪著 上海申報館叢書本

西北諸水編一卷 清齊召南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 俄國克拉米息夫著 王正旺譯 民國廿三年商

務印書館鉛印本

開發西北實業計劃 張人鑑著 民國廿三年北平著者書店印本

西北墾殖計劃六卷 南運河工程局編 民國十九年香山慈幼院鉛印本

經行記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西遊錄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異域錄地理考證 清丁謙撰 蓬萊軒地理叢書本

西北地圖

西北全圖

漢文滿文西北全圖

漢文滿文俄文西北邊初次定界圖大幅一卷

摹本西北邊初次定界圖

漢文俄文西北邊二次定界圖（光緒五年）

西陲要略三卷 清范正傳撰

西陲今略 清梁汾撰

新疆紀略 不著撰人

回疆誌四卷 蘇爾德撰 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西域圖志四十八卷卷首四卷 清傅恒英廉撰 鈔本 四庫本 活字排印

乾隆四十七年增補本 光緒十九年石印本

回疆通志十二卷 清和寧撰 鈔本 嘉慶九年本 民國十四年外交部鉛印

本

回回通考錄要一卷 清王景生撰 鈔本

西陲要略四卷 清祁韻士撰 道光十七年刊本 光緒四年同文館聚珍本

光緒八年同文館聚珍本 粵雅堂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西陲總統事畧十二卷 清汪廷楷祁韻士撰 嘉慶十六年刊本 道光十九

年重印本

西陲聞見錄一卷 清黎士宏撰 學海類編本

新疆識略十二卷卷首一卷 清松筠撰 道光元年刊本

新疆志略 不分卷 舊鈔本

新疆省輿圖說二卷 鈔本

新疆大記六卷卷首一卷 清關鳳樓撰 光緒三十三年鉛印本

新疆圖志一百十六卷 袁大化修 王樹枏纂 宣統三年活字印本 民國

十二年東方學會重校增補鉛印本

新疆志稿三卷 鍾廣生著 湖濱補讀盧叢刻本

新疆小志一卷

新疆問題 外交叢書社編 民國十七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

西陲紀略 不著撰人

新疆股行省議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新疆備乘三卷 鍾廣生 民國三年鉛印本

新疆條例說略二卷 清吳翼先編 乾隆刊本

新疆芻議 楊纘緒著 民國四年鉛印本

喀什噶爾略論一卷 美國林樂知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回疆事宜 清和瑛撰

帕米爾分界私議一卷 清錢恂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新疆疆域總敘一卷 清松筠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本

新疆建置志四卷 清宋伯魯撰 民國三年鉛印本

新疆國界圖志八卷山脈圖志六卷 王樹枏撰 宣統元年刊本 陶廬叢刻

本

中俄交界圖 清洪鈞編

嘉峪關外鐵迪伊犁合圖一幅 清湖北官書局製 同治三年刻本

新疆分縣新圖一幅附西北舊界變遷圖伊犁附近圖帕米爾詳圖 亞新地學

社製 民國鉛印本

新疆全省輿圖六十幅附阿爾泰山圖 東方學會製 清宣統元年印本 民

國十三年石印本

新疆國界圖 陶廬編製

外藩列傳一卷 清七十一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新疆概觀 吳紹璜撰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新疆輿圖四十五幅 參謀本部製圖局製 民國七年印本

新疆戰圖十六幅

新疆圖一幅 清湖北崇文書局製 刻本

新疆圖一幅 上海新學會社製 印本

校定新疆輿地全圖一幅 清刻本

新疆實業鹽產郵政電線道里圖一冊

新疆輿圖風土攷一冊 清七十一製 光緒八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新疆史地大綱 洪滌塵撰 民國二十四年南京正中書局鉛印本

新疆災略四卷 清祁韻士撰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新疆地略一卷 清馬冠羣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本

新疆紀略一卷 清七十一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哈薩克述略一卷 清何秋濤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庫爾喀喇烏蘇沿革考一卷 清李光庭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本

塔爾巴哈台沿革考一卷 清李光庭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本

廓爾喀不丹合考一卷 清龔棠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軍台道里表一卷 清七十一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西域帕米爾輿地考一卷 清葉瀚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本

西域帕米爾輿地考一卷 清許克勤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本

坎巨提帕米爾疏片略一卷 清王錫祺錄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本

帕米爾屬中國考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本

外藩疆理攷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邊馬紀略一卷 清王錫祺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本

興復哈密國王記一卷 明馬文升撰 紀錄彙編本 學海類編本

平番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 紀錄彙編本

西征厄魯特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辦平準部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平定準葛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 清傅恒撰

征準噶爾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使準噶爾行程記一卷 不著撰人

從軍雜記一卷 清方觀承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征廓爾喀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勘定回疆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廿卷 清奕訢撰 光緒三十三年活字印本

平回紀略 清倭仁撰 荊駝逸史本

綏服西屬國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 清祁韻士撰 光緒十年浙江

官書局刊本

中俄交涉記四卷 清曾紀澤撰 光緒廿六年石印本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清劉智撰 康熙四十九年刊本

西征錄六卷 清王元樞撰

中俄英關於蒙古西藏約章合編 蒙藏委員會編 民國十八年印本

新疆禮俗志一卷 王樹枏撰 陶盧叢刻本

新疆回部志四卷 清蘇爾德撰 鈔本

回部政俗論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回疆見聞小錄 清喬重禧撰 載陔南池館集中

回疆風土記一卷 清七十一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新疆之民族與宗教

西域考古錄 清俞浩撰

西陲石刻錄一卷後錄一卷 羅振玉撰 雲窗叢刻本

新疆訪古錄一卷 王樹枏撰 陶盧叢刻本

河朔訪古記二卷 元郭羅洛納撰 粵雅堂叢書本

高昌壁畫菁華一卷 羅振玉輯 影印本

高昌第一分本 黃文弼撰 民國二十年西北科學考察團鉛印本

高昌專集第二分本 黃文弼撰 民國二十年西北科學考察團鉛印本

高昌陶集 黃文弼撰 民國二十年西北科學考察團鉛印本

高昌專錄一卷 羅振玉撰 遼居雜著本

增訂高昌魏氏年表一卷 羅振玉撰 遼居雜著本

瓜沙曹氏年表 羅振玉撰 雪堂叢刻本

新疆之文化寶庫 德國勒庫克著 鄭寶善譯 民國二十三年南京蒙藏委

員會鉛印本

帕米爾輿略一卷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帕米爾圖說一卷 清許景澄撰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天山客話一卷 清洪亮吉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天山南北路考略一卷 清龔棠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崑崙釋 清黃懋哉撰 靈鵲閣叢書本

岡底斯山考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蔥嶺三幹考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河海崑崙錄 清裴景福撰 宣統元年排印本

崑崙河源考一卷 清萬斯同撰 指海本

河源志一卷 元潘昂霄撰 說郭本

西域水道記八卷 清徐松撰 西域三種本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河源紀略三十六卷 清紀昀撰 民國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西番事蹟一卷 明王瓊撰

新疆水利會報告書第二期十卷 新疆水利委員會編 民國七年北京華國

書局石印本

哈密事蹟一卷

哈密行記一卷 明武振撰

新疆後事記一卷 清魏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西域土地人物略一卷 不著撰人 附載秦邊紀略後

哈薩克述略一卷 清何秋濤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烏魯木齊雜記一卷 清紀昀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塞外錄一卷 清洪亮吉撰 載曉讀書齋三錄中
 回疆雜記一卷 清王曾翼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伊江別錄 清吳熊光撰 廣雅書局刊本
 伊犁日記一卷 清洪亮吉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洪北江遺集本
 東歸日記一卷 清方士淦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荷戈紀程一卷 清林則徐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冰嶺紀程二卷 清景廉撰 稿本
 莎車行紀一卷 清倭仁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從西紀略一卷 清范昭遠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萬里行程記一卷 清祁韻士撰 祁氏校刊本
 西征紀程 清鄒代鈞撰 光緒十七年鉛印本
 徐旭生西游日記 徐炳昶撰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新疆遊記 謝彬撰 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重印本
 亞洲腹地旅行記 瑞典斯文赫定撰 李述禮譯 民國廿二年上海開明書
 店鉛印本
 長征記 瑞典斯文赫定撰 李述禮譯 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我的探險生涯 瑞典斯文赫定著 孫仲寬譯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新疆紀遊 吳騫宸著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西北隨報記 高良佐著 民國二十五年建國月刊社鉛印本
 烏魯木齊雜詩一卷 清紀昀撰 舟車所至本

烏魯木齊賦一卷 清紀昀撰
 新疆賦一卷 清徐松撰 皇朝澤屬輿地叢書本
 西陲樞唱一卷 清王芑孫撰 載淵雅堂集中 有單行本
 回疆三十韻拓本一軸 拓本
 回疆雜詠 清王曾翼撰 昭代叢書癸集本
 荷戈詩草一卷 清李燮宣撰 光緒九年拙秀山房刊本
 荷戈集一卷 清張蔭桓著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萬里荷戈集詩一卷百日賜環集詩一卷 清洪亮吉撰
 天山賦一卷 清歐陽銓撰
 新疆紀事詩卷上竹枝詞一卷 清曹麟閣撰
 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 清松筠撰 鈔本 嘉慶十四年刊本
 三州輯略九卷 清和英撰 舊鈔本 嘉慶十年刊本
 烏魯木齊政略 舊抄本
 孚遠縣鄉土志 清刊本
 吐魯番直隸廳鄉土志 清刊本
 烏蘇縣志二卷 鄧縉先撰 民國十年鉛印本
 綏定縣鄉土志 清刊本
 溫宿府志 清刊本
 新平縣鄉土志 清刊本
 庫車州鄉土志 清刊本
 西陲戰略

- 新疆省全圖
- 新疆省西南輿地圖
- 新疆東部圖
- 新疆總圖
- 新疆中段界地輿圖
- 新疆地圖（滿洲文）一幅 刻本
- 新疆地輿全圖一帖（直隸山西陝西甘肅） 清富克製 同治九年
- 新疆地輿圖
-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 清許景澄譯 光緒廿年石印本
- 新疆甘肅地輿圖
- 新疆甘肅地圖
- 甘肅新疆圖（自肅州至伊犁）一幅
- 伊犁界牌全圖一幅
- 伊犁喀什噶地圖一幅
- 伊犁東南境輿圖
- 伊犁克里蘇回城全圖
- 伊犁圖
- 伊犁七城圖
- 伊犁府圖
-
- 伊犁輿圖
- 回疆八城輿圖一幅
- 喀什噶爾全圖一幅
- 惠遠城全圖
- 科布多邊疆地圖
- 西北邊界譯圖
- 又（與前同惟譯名小異）
- 滿文俄文科塔定界圖（光緒九年）
- 摹本科塔定界圖
- 進呈塔城定界圖（光緒九年）
- 摹本伊犁定界圖
- 俄文科塔伊議界圖四幅貼說（清光緒六年）石印本 摹本
- 科塔議界分圖附說
- 伊犁議界分圖附說
- 塔伊地圖（光緒元年）
- 收回伊犁圖（光緒五年）
- 呈進伊犁定界圖貼說
- 喀拉沙爾通伊城驛圖（光緒十年）
- 回巴爾魯克山定界圖（光緒十九年）

巴爾魯克山勘界圖貼說（光緒十八年）

伊犁額魯特游牧圖貼說（光緒廿年）

伊犁營地圖四幅貼說（光緒十年）

滿文俄文喀什東北定界譯俄文圖（光緒八年）

滿文俄文喀什噶爾定界譯俄文圖（光緒十年）

進呈喀什噶爾定界圖 清金順製

又 摹本

喀什噶爾地圖（光緒十六年）

喀什噶爾迭次議界圖十幅（光緒九年）

喀什噶爾西定界圖

漢文回文俄文喀什噶爾西定界圖

喀什噶爾西南界圖（光緒十九年）

烏仔別里山川形勢圖（光緒十九年）

摹本喇斯庫穆等處圖（光緒卅一年）

摹本新疆西南隅交界圖（光緒卅一年）

漢文俄文迪化城南關外貿易圈界圖（光緒卅一年）

額魯特伊犁游牧圖貼說（光緒廿年）

石印帕米爾圖（光緒十九年）

帕米爾山水形勢圖（光緒十九年）

蘇滿分圖

帕米爾山水形勢圖附說（光緒十六年）

帕米爾各圖界異同圖附英各國政要圖英文譯圖各三幅（光緒十八年）

摹薛使帕米爾圖（光緒十八年）

英文帕米爾譯圖

坎巨提四至圖

石印帕米爾圖五十幅

科布多地輿圖

拱宸城全圖

廣仁城付轄全圖一幅

庫爾哈喇烏蘇廳圖

西城城等輿圖

塔爾巴哈喀圖金廠圖

寧遠縣圖

巴產岱城及寧遠城圖

哈密廳圖

霍爾果斯城圖

平回得勝圖 十張 道光銅版印本

西 文 之 部

近數年來研究西北問題者，如邊疆雜誌之發行，考察團之組織，文物之展覽，先後踵接，頗有長足之進步，良以西北有關國家未來之重要，不容漠視也。惟西北交通，尙未發達，欲求寔地研究，殊不易易。而外人以動機之不同，及資財之雄厚，其所發表刊物，每多經歷之談。披閱之餘，亟擬廣爲搜錄，盡量公佈，以資吾人參攷，輒以事務殷繁，未能如願。茲僅就燕京大學圖書館入藏之書籍雜誌有關新疆者，隨抄一目。搜集範圍，既囿于一隅；而史地學識又極膚淺，則斯目之簡陋錯誤，必所不免，惟冀有以引起同好者之研究，或亦可爲開發西北之一助。區區愚衷，幸閱者諒之。

備註：

- (1) 此目編製得燕京大學圖書館西文編目主任王美桂女士 (Miss M. Weller) 之助最多。
- (2) 此目編製倉卒，脫漏良多；如種族，宗教，史地，交通，外交關係，及政治現狀等等，皆嫌太簡，擬于日後再行補充。
- (3) 目中引用雜誌之原名及簡稱如左。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 Ireland 簡稱 JRA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簡稱 JNCB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簡稱 JRCAS

廿五年六月一日記

GENERAL

Woodhead, H. G. W.: The China year book (in every issue beginning with 1921-2 there is a section on Chinese Turkestan)

Cordier, Henri: Turkestan - I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5. pp95-96)

Bealby, John Thomas and Kropotkin Peter A.: II East Turkestan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 Vol. 27, pp422-426)

Lattimore, Owen: Chinese Turkestan or Sinkiang (Hsinchiang) (In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 pp80-88) ed. by H. G. W. Woodhead.

Couling, Samuel: Article on Turkestan, (in Encyclopedia Sinica, 1917 pp 578-9)

ANTIQUITIES

Chavannes. Edouard: Les documents Chinois. Oxford, Imprimerie de l'Univ., 1913.

Franck, A. H. : Notes on Sir Aurel Stein's collection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JRAS 1914, pp 37-59.)

Grunwedel, Albert: Alt-Kutscha; archä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ra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 von Professor Dr. Albert Grunwedel. Berlin, Elsner, 1920.

Hami or Kumul (in JRACS 1929, Vol. XVI, pp90-93, part 1)

Herrmann, Albert von: Lou-lan. Leipzig, Brockhaus, 1931.

Le Coq, Albert von: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 Allen (1928).

Le Coq, Albert von: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Hinrichs, 1928.

Stein, Sir M. A: Innermost A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Stein, Sir M. A: Ruins of desert Cathay. London, Macm., 1922.

Stein, Sir M. A: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Unwin, 1903.

Voisins, G. de, Lartigue, J., and Segalen, V.: Premier exposé des resultats archéologiques 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In Journal Asiatique, II ser. V 1915: 467-486, VI 1915: 281-306, VII 1916: 369-424.)

Wachsberger, A. V.: Stilkritische Studien zur Kunst Chinesisch - Turkestans. Ostasiatischen Zeitschrift, I 1912-13; 28-55.

AGRICULTURE

Schomberg, R. C. F.: Habitability of Chinese Turkistan.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Dec. 1932, Vol. 80, pp505-11)

BIBLIOGRAPHY - BOOKS

Allison, W. H. and others: A guide to historical literature. 1931. pp 862-864.

Bealby, John Thomas and Kropotkin, Peter A: Articles in the 11th ed. of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 Turkestan, Tian-Shan, Lop-nor, Gobi, Kuen-lun containing bibliographies.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Peiping: Library of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Books on China. 1931. pp 308-309 et seq. Supplement 1 (1934) p74 et seq.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2. ed., Vol. 4 col. 2803-2878. Supplement 1922-24 col. 4299-4360.

Essex institute, Salem, Mass.: Catalog of books on China in the Essex institute. 1926. pp118-119. et seq.

Langer, Wm. L.: Central Asia and India (In his Foreign affairs bibliography, 1919-1932 (c1933) pp443-444.

Lattimore, Owen: Chinese Turkestan or Sinkiang (in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 edited by Woodhead, H. G. W. page 80 with bibliography)

Le Coq, Albert von: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 pp174-177.

A London Bibliogra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V pp848-849; and first supplement (1929-1931) pp352-353.

Mollendorff, P. J. von; Manual of Chinese bibbiography. 1876. pp322-332. et seq.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Reference section: Bibliographies on Manchuria, Tibet, East Turkestan and Szechuan, Yunnan, etc., comp. by Teng Yen-lin. Peiping, 1934.

Probsthain, Arthur: Encyclopedia of books on China. 1927. pp88-98. et seq.

Richards, L.: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 pp. 535-537.

Sonnenschein, W. S.: The Best books. 1910-1935, pp. 942, 976; 1605-1606, 1995 & 2310.

BIBLIOGRAPHY-PERIODICAL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Index to pericdicals. Vol. V Jan. 1928-Jun. 1931 p2916 et seq; Vol. VI July 1931-June 1934. p2353 et seq. Vol. VII, July 1934 - June 1935, pp967 et seq.

Poole, W. F.: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3rd ed. 1882, page 1333.

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Vol. VII, 1925-1928, p2571 et seq; Vol. VIII Jan 1929-1932, pp 2584-85, et seq; Vol. IX, July 1932-June, 1935 June p2279 et seq.

The Subject Index to Periodicals: London. 1929, p590 et seq; 1930, p554 et seq; 1931, p491 et seq; 1932, p498, et seq; 1933, p502, et seq; 1934, p522, et seq

BOTANY

Bretschneider, Emil: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ondon, Low. 1898.

Laufer, Berthold: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1919.

CITIES - HAMI

Hami (Description) (in JRCAS, 1929, Vol. 6, pp90-93.)

CITIES-ILI

Hanisch, E.: Der chinesische Feldzug Ili im Jahre 1755.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918-9, Vol. VII, pp57-86)

The Ili district. (in JRCAS, 1929, Vol. XVI, part IV, pp 455-457)

CITIES - KHOTAN

Francke, A. H.: Königsnamen von Khotan (A. MA. CA.) auf Tibetischen Dokumenten der Turkistansammlungen von London und Berlin. Berlin, De Gruyter, 1928.

Konow, Sten.: Khotan studies. JRAS. 1914, p. 339-353.

Stein, Sir Mark Aurel: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 Unwin, 1903.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rn. 4. Khotan region. JRAS Jan. Apr. 1930, pp47-94 251-300

Wathen, W. H.: Notices of Chinese Tartary and Khotan (from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for December, 1835) (in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3, Vol. XII, No. 5.)

CITIES - TURFAN

Fuchs, W.: Das Turfangebiet. Seine ausseren Geschichte bis in die T'angzeit.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 F. III 1926: 124-160.

Franke, O., ed.: Eine Chinesische Tempelinschrift aus Idikutsabri bei Turfan (Turkistan). Berlin, Reimer, 1907.

Francke, A. H.: 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 [Berlin] De Gruyter, 1924.

Francke, A. H.: Weitere 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von Turfan. [Berlin] De Gruyter, 1924.

Haneda, Toru: 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 en ouïgour provenant de Turfan. (In Tokyo Oriental library. (Toyo Bunko) Research dept. Memoirs no. 6. 1932, p. [1]-21)

Le Coq, A. V.: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00, p. 229-322.

Schomberg, R.: The Turfan depression. JRCAS. 1928. Vol. XV, part III, pp 301-304.

Stein, A.: Note on map of the Turfan Basin.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Sept. 1933. Vol. 82, pp236-246)

CITIES - URUMCHI

Urumchi. JRCAS Vol. 17, pp337-339. 1930.

CLIMATE

Schomberg, R. C. F. Climate condi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with discuss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75: 313-23 1930

Schomberg, R. C. F. Alleged changes in the climate of southern Turkistan: with discuss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80: 132-44, 1932.

COMMERCE

Connolly, Violat: Soviet economic policy in the East; Turkey, Persia, Afghanistan, Mongolia and Tana Tuva, Sin Kiang. Lond. Oxford. 1933.

Connolly, Violet: Soviet trade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Levant. Lond. Oxf. 1935.

Secret Soviet-Sinkiang Agreement discovered. (in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 23, 1933 Vol. 66, pp144)

DESERT

Ridley's note: A journey through the oases of the Frin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in JRCAS, April 1931, pp251-258)

Trinkler, Emil: Ge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Takla-Makan desert of Chinese Turkestan. (in JRCAS, Jan., 1930, pp5-18)

Schomberg, R. C. F.: Oasis of Kelpin in Sinkiang. (in Geographic Journal, Apr. 1928, Vol. 71, pp381-2)

DESCRIPTION AND TRAVEL see also "voyages and trave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 Bulletin. St. Petersburg, 1903-7. Nos. 1-7.

- Bellew, H. W.: Kashmir and Kashghar. London Trübner. 1875.
- Bonvalot, P. G.: Across Tibet. Paris. 1891.
- Bonvalot, P. G.: Through the heart of Asia. 1889.
- Bonvalot, P. G.: Voyages, les chercheurs de routes Marco Polo. 1924.
- Bretschneider, E.: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China Review, Vol. IV, 1875-76: pp312-317, 385-393; V. 1876-77, pp13-40, 109-132, 165-182, 227-24.)
- Central Asia from within. (in JRCAS. Jan. 1935. p. 106-110.)
- Chinese Turkestan. (in JRCAS. July, 1935. pp 468-470.)
- Curtis, W. E.: Turkestan: "The heart of Asia". Lond., Hodder, 1911.
- Deasy, H. H. Potter.: In Tibet and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Unwin, 1901.
- Filchner, W.: My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of 1925-28. (in JRCAS. 1929, v. XVI, pt. III, p. 298-307)
- Fleming, Peter: From Peking to Kashgar, With special record of the road from Tangar to Cherchen. (in JRCAS. Jan., 1936, p. 62-74.)
- Fraser, M. F. A.: A Journey to the upper waters of the Orkhon and the ruins of Karakorum. (in JNCRASA XXVI. pp190-206)
- Hedin, Sve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2 v. Lond. 1903.
- Hedin, Sven : 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 London Routledge, 1933.
- Hedin, Sven-: Through Asia. Lond. Methuen, 1898.
- Imbavlt-Huart, Camille Clement: Le pays de 'Hami ou Khami.' Paris, Leroux, 1892.
- Keane, A. H.: Asia. London, Stanford, 1896.
- Kingsmill, T. W.: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Eastern Turkestan and adjacent countries. (in JNCRASA Vol. XIV p1)
- Lansdell, Henry: Through Central Asia. Lond., Low, 1887.
- Lattimore, Owen: High Tartary. Boston, Little, 1930.
- Le Coq, Albert von: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Allen, (1928)
- Lyde, Lionel W.: The continent of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33.
- Legendre, A. F.: Far West Chinois. (In T'ung Pao, 2d, serie X 1909; pp340-380; 399-444, 603-665.)
- Little, A. J.: The Far Ea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5.
- Macartney, C. T. (Borland): 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Benn. (1931).

- Paskevicius, A. With the calip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in JRCAS. Jan., 1936, pp75-84)
- Roosevelt, Theodore & Roosevelt, Kermit.: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N. Y. Scribner, 1927.
- Skrine, C. P.: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Methuen, 1926.
- Skrine, C. P.: The roads to Kashgar. (in JRCAS. 1925, Vol. XII, pt. III, pp 226-250)
- Stein, Sir M. A.: Central-Asian Relics of China's Ancient Silk Trade. (in Asia Major, Hav 1922, pp367-374)
- Stein, Sir M. A.: A Chinese Expedition across the Pamirs and Hindukush A. D. 747. (In New China Review, 1922, Vol. IV, pp161-183).
- Stein, Sir M. A.: Innermost A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 Stein, Sir M. A.: Memoir on Maps of Chinese Turkistan and Kansu from the surveys made during Sir Aurel Stein's explorations, 1900-1. Dehra Dun,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fice, 1923.
- Stein, Sir M. A.: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London, Macm., 1933.
- Stein, Sir M. A.: Ruins of desert Cathay. London Macm., 1912.
- Stein, Sir M. A.: Sand 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on, Unwin, 1903.
- Strong, A. L.: The road to the grey Pamir, Boston, Little, 1931.
- Sykes, E. C.: Seven months in High Asia. (in JRCAS, 1916, Vol. III, pt. 1, pp 16-24)
- Sykes, E. C.: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Macm, 1920.
- Walser, A. A.: Flying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in JRCAS. 1929, Vol. XVI, pp 289-297)
- Yadruntseff, M. N.: A Journey to the upper waters of the Orkhon and the ruins of Karakorum. (in JNCBRAS. Vol. XXVI. 190-206)
- Younghusband, Sir F. E.: Among the celestials. London, J. Murry, 1898.
- Younghusband, Sir Francis Edwar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J. Murray, 1896.

EDUCATION

- Wingate, R. O.: Educ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in JRCAS, 1929, Vol. XVI, pt. III, pp 319-327)

ETHNOLOGY

- Howorth, H. H.: The Northern Frontagers of China. pt. VII. The Shato Turks. (in JRAS, 1883, pp 293-338)
- Howorth, H. H.: The Northern Frontagers of China. pt. X. The Uighurs of Kao-chang and Bishbaligh. (in JRAS. 1898. pp809-839)
- Levi, S.: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 9 Sér. Vol. VIII, pp444-484, 1897, Vol. IX pp1-42, 1897, Vol. X pp526-531)
- Pelliot, P: Sur la legende d'Ughuz-Khan en ecriture ouigoure. (in T'oung Pao, 1930 Vol. XXVII pp247-258)

FOREIGN RELATIONS see also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Atkinson, T. W.: Oriental and western Siberia: London, Hurst, 1858.
- Beveridge, A. J: The Russian Advance. 1904. N. Y. Harper.
- Chez les soviet en Asie centrale. (in JRCAS, 1929, Vol. XVI, part. 1, pp99-102)
- Colquhoun, A. R.: Russia against India. N. Y. Harper, 1901.
- Dudgeon, Joh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Peking, 1872.
- Hoo, Chi-Tsai: Les bases conventionnelles des relations modernes entre la Chine et la Russie, Paris, Jouve, 1918.
- Kemp, E. G.: The face of Manchuria, Korea, and Russian Turkestan. London. Chatto, 1910.
- Krausse, A. S.: Russia in Asia; N. Y. Holt, 1899.
- Marvin, C. T.: The Russian advance towards India, ..London, Low, 1882.
- Pasvolsky, Leo: Russia in the Far East, N. Y. Macm., 1922.
- Russian missions into the interior of Asia: London, Phillips, 1823.
- Reason for Moscow's anti-Vickers trial disclosed in Anglo-Soviet Squabble in Sinkiang. (in China Weekly Review, May 6, 1933. Vol. 64, pp. 363-365)
- Triangle entanglement in Sinkiang, Chinese Turkestan, C. Y. W. Meng. (in China Weekly Review, November 18, 1933, Vol. 66 pp486-487)
- Russians not sovietizing Sinkiang declares Molotov. (in China Weekly Review, Feb. 2, 1935 Vol. 71, pp 326)
- Some facts about Soviet economic influence in Sinkiang province. (in China Weekly Review, Feb. 2, 1935, Vol. 71, p327)

Russia has secured domination ov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by P. Fleming. (in China Weekly Review, Feb. 1, 1936, Vol. 75, p320)

Three-sided war. (in New Republic, Apr. 18, 1934, Vol. 78, p255)

Where three empires meet: Chinese Turkistan, or Sinkiang by Owen Lattimore. (in Asia, Aug. 1934, Vol. 34, pp457-461)

Tug-of-war in Central Asia; Sinkiang, center of intrigue by W. Burton. (in Asia, Sept. 1935, Vol. 35, pp516-20)

GEOGRAPHY see also "mountains, deserts, and rivers"

Amoit, M., tr.: Notices of countries on the west of China Proper. (in Chinese repository. 1840, Vol. IX, pp 113-132)

Appendix to the alphabetical list of provinces, departments, etc., in China,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the divisions, towns, tribes, etc., in the empire beyond the eighteen provinces. (In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Vol. XIII, pp561-578)

Bretschneider, E.: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Fifteenth century (in The China Review, 1876, pp13-40, 109-132, 165-182, & 227-241)

Bretschneider, E.: Notices of the mediae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JNCRAS, 1874, Vol. IX, pp173-182)

Cressey, George Babcock: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1st ed. N. Y., McGraw-Hill, 1934.

Grenard, Fernand: Le Turkestan Chinois (Sin-Kiang) (In Vidal de la Blache, P. M. J. ed. Geographie universelle, 1929, Vol. 8 p. 287-333.)

Grenard, Fernand: Haute Asie (In Vidal de La Blache Geographie universelle, 1929, Vol. 8, p 235-379.)

Herbertson, F. D.: Asia; descriptive geography from original sources. Lond., Adam., 1913.

Moyer, Raymond T.: The Aridity of North China. (in JNCBRAS 1932. p. 65-80)

Richards, L.: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1908.

Top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beyond the provinces. (in Chinese repository. 1851. Vol. XX, No. 2. p. 57-77)

Wilton, E. C.: The boundary provinces of Western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17. Vol. IV, part II, p. 27-39)

GEOGRAPHY - ANCIENT

- Berthelot, André: *L'Asie ancienne, centrale et sud-orientale, d'après Ptolémée.* Paris, Payot, 1930.
- Moses of Chorene: *Erans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Weidmann, 1901.

HISTORY

- Barth I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2nd ed., tr.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and rev. by the autho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 A. R. Gibb. Lond., Luzac, 1928.
- Boulger, D. C. de K.: *The history of China.* 1898.
- Cordier, Henri.: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orientales.* 1914-20.
- Czaplicka, M. A. C.: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8.
- Davis, Sir J. F.: *China: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at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1857.
- Fitzgerald, C. P.: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1935.
- Groot, J. J. M. de: *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21-26.
- Grousset, René. *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Gauthier, 1929.
- Gützlaff, K. F. A.: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1834.
- Latourette, K. S.: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934.
- Li, Ung Bing.: *Outlines of Chinese history.* 1914.
- Macgowan, John.: *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1906.
- Parker, E. H.: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1901.
- Parker, E. H.: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1924.
- Pauthier, J. P. G.: *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 1837.
- Pott, F. L. H.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1936.
- Soulié, C. G.: *Histoire de la Chine de l'antiquité jusqu'en 1929.* 1929.
- Vinacke, H. M.: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times.* 1931.
- Wilhelm, Richard.: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29.
- Williams, S. W.: *The Middle Kingdom.* 1901.

LANGUAGES

- Auronseau, L.: Compte rendu de Levi, S: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in T'oung Pao 1914, Vol. XV pp391-404)
- Cowley, A.: Another unknown language from Eastern Turkestan. (in JRAS. 1911, pp159-166)
- Hoernle, R. A. F.: The "Unknown Languages" of Eastern Turkestan. (in JRAS. 1910, pp 834-838, 1283-1300, 1911, pp 201-203, 447-477)
- Levi, S.: Documents de l'Asie Centrale (Mission Pelliot).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in Journal Asiatique, 1913, II ser. Vol. II pp311-380).
- Morrison, M. A.: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Modern Turki Languages. (in JRAS. 1886, p. 177-195.)

MAPS

- Stein, Sir M. A.: Map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 (Dehra Dun, India. Survey of India Office. 1922?)
- Stein, Sir M. A.: Innermost Aisa.
- Herrmann, A.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1935.
- Dingle, E. J.: New 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eer of China. Shanghai. 1917.
- D'Anville, J. B. B.: Nouvel atlas de le Chine. La Haye. 1737.
- Three journeys in the Tien Shan, 1928-1929. R. C. F. Schomberg.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0, Vol. 76 pp25-37)
- Fourth journey in the Tien Shan; with discussion. R. C. F. Schomberg.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2, Vol. 79, pp368-382)
- Kuruk Tagh or Dry mountains of Chinese Turkestan, R. C. F. Schomberg.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May, 1933. Vol. 49, pp154-161.)

MOUNTAINS - TIEN - SHAN

- Bury, C. H.: Six months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in JRCAS. 1914. Vol. 1 pt. II, pp 12-27.)
- Licent, Emile: La montagne boisée dans le nord-est de la Chine. Tientsin, 1916.
- Merzbacher, Gottfried: The central Tian-Shan Mountains 1902-1903. London, Murray, 1905.

MOUNTAINS - KARAKORAM

- Defence of the existing nomenclature. Burrad, Sir Sidne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1929, pp277-84)
- Duke of Spoleto's expedition by Mason, Kenneth.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December 1929, pp576-577)

MOUNTAINS - KUEN - LUN

- Trinkler, Emil: Explorations in the Eastern K. and in the Western Kunlun.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June 1930, pp505-517)

MOUNTAINS - PAMIRS.

- Rickmers, W. Rickmer: Alai-Pamirs in 1913 and 1928.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Sept., 1929, pp209-231)

MINES AND MINERAL RESOURCES

- Soviets and the minerals of Chinese Turkestan. tr. by M. Burr. P. S. Nazaroff. (Eng.) (in Review of Reviews, April 1933, Vol. 56, pp396-405)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Barnes, Joseph.: Empire in the East. N. Y. 1934.
- Bosshard? W.: Politics and trade in Central Asia. Jrcas. 1929. V. XVI, pt. IV, p. 433-454.
-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merican Council.: Memoir on Chinese Eastern Turkestan (In its I. P. R. Memoranda, 1933 v. 2 no. 8)
- Macartney, Catherina Theodora (Borland) lady: 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Benn (1931).
- Parker, E. H.: Manchu relations with Turkestan, (In The China Review. Vol. 16, pp321-336).
- The rebell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in JRCAS, Jan. 1935. p. 100-105)
- The Russo-Chinese Frontier. (in JRCAS. 1929, Vol. XVI, pt. 1, 94-98)
- Servet, Claude. Le Turkestan soviétique. Paris. 1931.
-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 the Ha-za. (in JRAS 1927, p. 51-85)
-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the Sa-cu Region. (in JRAS 1927, pp307-344, 1928, pp63-98)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II: The Nob Region. (in JRAS. 1928, pp555-595)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 (in JRAS. 1931, pp807-836)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I: (in JRAS. 1933, pp379-400)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I: The Tibetan Army. (in JRAS 1933, pp537-578)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II: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JRAS. 1934, pp 85-112. & pp 249-282, pp457-504)

Willoughby, W. W.: Mongolia, Tibet and Chinese Turkestan. (In his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1927. Vol. 1, pp451-465)

Yang-Tsen-Hsing: His excellency Yang-Tsen-Hsing. The Late Governor-General of Sinkiang. (in JRCAS. 1929, Vol. XVI, p. 87-89. pt. 1.)

POPULATION

Buxton, L. H. D.: The people of Asia. N. Y. Knoff. 1925.

Czyaplicka, M. 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1918.

Hunter, C. W.: The Chinese Moslems of Turkestan (in the Moslem World. Vol. P. 168)

Li Chi: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Cambridge (Mass.) 1928.

Broomhall, Marshall; Islam in China. (Chapter XII, The Mohammedan population)

Lattimore, Owen: High Tartary. 1930 (Chapter V T'ung-Kan; XI Nomads of the Western Marches; XXIII Qazaqs of the High Pastures; XXV Qazaq and Qirghiz)

People of Sinkiang. (In JRCAS 1930 Vol. 17 pp232-236)

RELIGION

Legge, F.: Western Manichaeism and the Turfan Discoveries. (In JRAS 1913; pp69-94)

Chavannes, Ed.: 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7, 9 Ser. Vol. IX. pp43-85)

Haneda, Toru. 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 en ouïgour provenant de Turfan. 1932.

Catrice, Paul; Islam in Central Asia. (in Moslem World 1934 pp35)

De Thiersant, P. Dabry: Le Mahometisme en Chine et dans le Turkestan Oriental. Paris, Leroux, 1878.

Hoberg, L. E: Missions in Chinese Turketan (in Moslem world Vol. 1 p. 131)

The work of Swedish Missions at Kashgar and Yarkand. (in Moslem world Vol. 5 p. 202)

RIVER - TARIM

Schomberg, R. C. F.: River changes in the eastern Traim basin.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Dec. 1929, pp574-576)

E. Norin; Quaternary climatic changes within the Traim basin. (in Geographical Review October 1932 pp591-8)

RIVER - YARKAND

Gregson, M.; Notes on the head waters of the Yarkand river.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72, pp345-347)

VOYAGES AND TRAVELS

Andrews, R. C.: Camps and trails in China. N. Y., Appleton, 1919.

Andrews, R. C: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N. Y., Putnam [1927]

Filchner, W. 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Expedition Filchner.

Bell, John: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 Edinburgh, Creech, 1788. 2 v.

Benjamin, Rabbi: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son of Jonah, of Tudela. Lond., Printed for the translator, 1783.

Bernard, Henri: Le frère Bento de Goes chez les Musulmans de la Haute Asie (1603-1607). Tientsin, Hautes études, 1934.

Bonvalot, Gabriel: Voyages, les chercheurs de routes Marco Polo. Paris, Cies, 1924.

Bruce, C. D.: In the footsteps of Marco Polo. Edinburgh, Blackwood, 1907.

Budge, E. A. T. W.: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Lond.,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28]

Charignon, A. J. H.: A propos des voyages aventureux de Fernand Mendex Pinto. Pekin, Imprimerie de la Politique de Pekin, 1934.

Desgodins, Auguste: La mission du Thibet de 1855 a 1870, comprenant l'exposé des affaires religieuses. Verdun, Laurent, 1872.

Drake, F. S.: China's north-west passage: a chapter in its opening. (in JNCBRAS. 1935, Vol. LXVI. pp42-29.)

Komroff, Manuel, ed.: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Lond., Cape [1929]

Pelliot, P.: Note sur les anciens itineraries chinois dans l'orient romain. (in Journal Asiatique, 1921, 11 ser. XVII pp139-145)

Polo, Marco: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N. Y., The book league of America, 1930. (Ed. by George B. Parks)

Polo, Marco: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3d ed. Lond., Murray, 1903. (Ed. by Henry Yule)

Polo, Marco: Marco Polo, il milione.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 A cura di Luigi Foscolo Benedetto, sotto il patronato della citta di Venezia. Firenze, Olschki, 1928.

Polo, Marc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Lond., Dent [1922]

Polo, Marco: Les recits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Paris, Dreyfous [n. d.]

Pumpelly, Raphael, ed.: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Wash.,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8.

Sherwood, Merriam: The road to Cathay. N. Y., Macm., 1928.

S'nica Franciscana Firenze, Ad. claras aquas, 1929.

Sowerby, A. De C.: Travels abroad of early Chinese. The China journal, Vol 34, No. 3, Mar. 1936, pp. 157-161

Staunton, G. L.: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 Nicol, 1797.

Staunton, G. L.: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d ed., cor. London, Nicol, 1798.

Sykes, Percy: In the footsteps of Marco Polo. (in JRCAS. Oct. 1935. pp525-534.)

Taylor, Mary Geraldine (Guinness) 'Mrs. Howard Taylor': In the Far East. Lond., Morgan, 1901.

Ward, F. Kingdon: The overland route from China to India. (in JRCAS. 1927, Vol. XIV, part III, p. 213-226)

Wessels, C.: Early Jesuit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 The Haye. 1924.

Wu, Lien-teh: Early Chinese travellers and their successors. Jncbras. 1933, p. 1-23.

VOYAGES AND TRAVELS - I-TSING

Bose, P. N.: Age of Hiouen-Tsang and I-Tsing. (In his The Indian teachers in China. 1923. p. 112-117)

I-Tsing: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Tr. by J. Tadadus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VOYAGES AND TRAVELS-RUYSBROEK

Ruysbroek, Willem van: Itinerarium Willelme de Rubruc. (In Sinica Franciscana. 1929. Vol. 1, p. [164]-332)

Ruysbroek, Willem van: The journal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1253-1255. (In Komroff, Manuel, ed. -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1929] p. [73]-217)

Sherwood, Merriam: The road to Cathay. N. Y., Macm., 1928.

VOYAGES AND TRAVELS - CH'IU CH'ANG CH'UN

Ch'iu Ch'ang Ch'un: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Lond., Routledge [1931]

Ch'iu Chang Ch'un: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by Ch'iu Ch'ang Ch'un, tr. by Timothy Richard.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3.

Ch'iu Chang Ch'un: Si U Tszi. (In Trudy Tch. nov Rossiiskoi dukhovnoi missii v Pekin. 1866. v. 4, p. 261-434)

VOYAGES AND TRAVELS - EMPEROR MU

Cheng, Te-k'un, tr.: The travels of Emperor Mu. (in JNCBRAS. 1933, pp124-142; 1934, pp128-149)

Saussure, L. de: La relation des voyages du roi M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921, 11 ser. XVII, pp247-280)

Saussure, L. de: Le voyage de Mou Wang et l'Hypothese d'Ed. Chavannes. (in T'oung Pao, 1921, XX pp19-31)

VOYAGES AND TRAVELS - HSUAN TSANG

- Edgar, J. H.: Did Hsuan Tsang visit the west of China after his return from Indi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3, 1926-29, pp. 106-161
- Staël-Holstein, A. von: Hsuan-tsang and modern research. Ijnbras LIV, 16.
- Yuan Chwang: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 D., by Thomas Watters. Ed., by T. W. R. Davids & S. W. Bushell. Lond.,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5.

VOYAGES AND TRAVELS - FA HSIEN

- Beal, S.: Some remarks on the narrative of Fa-hsien. (in JRAS. 1887, pp192, 206)
- Vost, W.: The lineal measures of Fa-hsien and Yuan Chwang. (in JRAS. 1903. pp65-106)
- Fa-Heen: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39-414 A. 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re-translated by H. A. Giles. Camb.,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3.
- Allan, C. W.: The makers of Cathay, Shanghai. 1909.
- Watters, T.: Fa 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in The China Review, Vol. 8, pp107-116)

VOYAGES AND TRAVELS-WANG HIUEN-TS'É

- Levi, S.: Les missions de Wang Hiuén-Ts'é dans l'Inde. (in Journal Asiatique, 1900, 9 ser., Vol. XV, pp297-341; 401-468)

VOYAGES AND TRAVELS-OU-K'ONG

- Voyages des Pelerins bouddhistes-l'itineraire d'Ou-K'oung (751-790), traduit et annote par MM. S. Levi et Ed. Chavannes.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5, Oct., I, X^e Ser., Vol. VI, No. 2, pp341-384)

VOYAGES AND TRAVELS-CARPINI

- 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 Viaggio a' Tartari. Milano, Ed. "Alpes," 1929.

商務印書館發售

預約特價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或特價	國內及日本郵費	起迄期	出書期
三一九五年 世界概況叢書 社會動態 國際政治 世界經濟 世界科學 世界藝術 世界文學	六種 每種一冊	三元五角	預約二元五角	四角	六月一日起 七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 二冊七月八 月各出二冊
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 意·英·中·德·日·法·美·俄	八種 每種一冊	五元六角	預約四元	八角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六月底出書 二冊七月至 十二月底每 月一冊
中學生自然研究叢書	廿五種 每種三冊	十六元	預約一元五角 另定分期交款辦法	一元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 五冊七月至 十一月底每 月各出五冊
歐美名劇選	十二種 每種二冊	五元七角	預約四元	五角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 三冊七八九 月各出三冊
續古逸叢書 水經注 春秋公羊疏 崖先生文集 謝幼槃文集 中庸說	八冊 二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夾頁廿四元 料半廿五元 夾頁四十六元 頁四十五元 料半三十五元	特價 夾頁廿五元 料半十八元 夾頁卅五元 料半廿六元	夾頁六角 料半五角 夾頁一元 料半八角 以上為 一單純費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分別 另印 傳單 樣張 及目 錄贈 閱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 廿四年輯	一冊	十八元	特價十三元	三角一分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內政年鑑	四冊	十六元	特價十二元	九角二分	五月廿日起 七月底止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 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 (一)銅器(二)瓷器(三)書畫(四)其他	四冊	(一)三元 (二)三元 (三)五元 (四)五元	特價 第一冊一元一角 第二三四冊各 三元五角	(一)一角 (二)四分 (三)二分 各二角三分 全部六角九分	五月廿日起 七月底止	
新生活掛圖	一套	甲種九角 乙種三角半	特價六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五分 二分半	六月一日起 八月底止	

通訊一則(八六)

「禹貢雍州規制要指」質疑 曹詩成

頤剛老師：

久遠教澤，馳念殊深。生近年來大部光陰，消沒于中學教台之上，學問一道，毫無進益，備負禹貢，實屬愧對師友。頃閱姚君禹貢雍州規制要指一文，頗喜其立說之新穎。然證據脆弱，令人難于相信，故擬就質疑一文，以就正于姚君及諸師友。語句之間，如有欠妥，編者筆削，尤所歡迎。

學生曹詩成上。

「禹貢雍州規制要指」質疑

頃讀禹貢半月刊載姚大榮先生禹貢雍州規制要指一文，以米梭波大米亞爲禹貢雍州之西疆，余頗驚爲古代地理之一大發現，然于卒讀之後，復覺其證據脆弱，難于徵信。及讀齊思和君「讀禹貢雍州規制要指」一文，尤覺齊君之是，姚君之非。姚君以禹貢文字之今音今義與西文之英譯彼此對照，互爲佐證，實難成立，齊文已言及之。其于禹貢原文亦多斷章取義，牽強割裂，可議之處甚多；茲將愚見所及，分述于下，以就正于讀者諸君。

姚君釋「弱水既西」，謂「明弱水在黑水之西也」，說甚欠妥。按「既西」，史記集解作「導之西流，至于合黎」，其說甚是。原文中此

種筆法甚多，如「大野既豬」，「三江既入」，「沱潛既道」，「榮波既豬」，「岷嶓既藝」，「漆沮既從」，「九河既道」是也。此皆紀禹之功，言河山被治後之結果。「弱水既西」亦以弱水被禹導之使西爲近理；若云，西者，在黑水之西也，原文既未明言，何以知之？上文只言「黑水西河惟雍州」，然則弱水不許在西河之西乎？且「黑水西河惟雍州」，明言黑西二水爲雍州之兩界；再言「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弱涇諸水自應均在黑河二水之間，豈容于黑水之外更有弱水乎？果爾，則「弱水西河惟雍州」豈非較爲切當？姚君謂叙過黑水再叙弱水者，「以補黑水流域北廣南狹之不及」也，此尤畫蛇添足。蓋九州之界，皆言其大概而已，余觀九州之界，未有整齊如幼發拉底河者也（以幼發拉底河爲黑水乃從姚君之說），何以他州界限無此補筆？如「淮海惟揚州」，淮在北，海在東南，不應于西及西南再補一筆乎？總之，以弱水爲一向西流入沙漠之內陸河流，自極通順，求之我國西北一帶，其例正多，如甘肅張掖以西之弱水，玉門關外之布隆吉河，青海之柴達木河，新疆北路之烏倫古河皆是也。姚君舍近求遠，其難也有如緣木求魚。

姚君謂鳥鼠，豬野，九江，衡山，岷山，彭蠡，黑水，皆在西亞幼發拉底河一帶；而于「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導渭自鳥鼠同穴」

之鳥鼠，『大野既豬』之大野，『九江甚中』，『九江入賜大龜』，『過九江至于東陵』之九江，『荆及衡陽惟荊州』之衡山，『岷嶓既藝』，『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之岷山，『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之彭蠡，『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則又不能使之盡入西亞，故必曰『非導山導水之鳥鼠』也，『非吳楚兩地之彭蠡』也，『異地同名者甚多』也，是姚君承認禹貢一文中卽有如此多數之異地同名之名詞。余甚惑之，異地同名容或有之，若一篇之中，卽有若是之多，而不加以詮釋，使後之學者如入五里霧中，東乎？西乎？莫衷一是，此豈上聖神禹超神入化（此數字見姚君原文）之筆乎？試通觀全文，亦實不如斯，如以冀西黃河一段爲『西河』，長江下游爲『北江』，『中江』，復有『九江』『九川』『九河』之名，均可看出作者故爲區別之意，獨于鳥鼠等名不能注意及之乎？且追蹤蹠跡，各名詞實互相關聯，後當論之；姚君強使之分家，神禹有神，亦當類類呼冤也。

姚君以『雍』爲『雍塞』，謂『其西疆在萬里之外，中隔無數蕃國，故名曰雍州』。且以蕃國在九州牧治以外，故山川形勢，未被叙入。按『黑水西河惟雍州』，其餘各州首句行文皆然，其意皆以二者之間爲本州之地，雍州何得例外？且二者之間，相隔萬里，并爲一州，實有風馬牛之勢。况姚君此論僅從一『雍』字看出，亦嫌武斷，以中隔萬

里爲難，未免難之過甚。我國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氣候寒冷，交通不便，亘古如斯，迄今國人猶以開發西北爲當務之急，名之曰雍，孰曰不宜？

姚君子雍州之地，亦覺其相隔太遠，故又曰，『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既叙』，皆荒服以外蕃國。他州不叙蕃國，獨此叙之者，雍州西疆遼遠，中隔無數蕃國，多係戎族，歷數難悉，其往來交際各循矩度，故以『西戎既敘』概括之。茲觀紀述，與他州迥異；他州地狹，遞相聯屬，粗叙自明，雍州東西間阻，聯異爲同，非化而裁之，不能盡其變，卽不能簡而賅也。是姚君以爲雍州『東西阻隔』，『聯異爲同』，其中間之無數蕃國，必『化而裁之』，使之『往來交際，各循矩度』，然後雍州之大，方可『簡而賅之』也。此『蕃』雖名曰『蕃』，其受禹化之深，不能與他蕃同日而語矣。然禹何故不再進而化之，疏而導之，使『昆侖既宅』，『析支不叙』，『錫爾既從』，『阿姆攸同』（錫爾河阿姆河皆在中亞），使之雍而不雍乎？若以非我族類，不欲爲之，於阿剌伯叙利亞反認爲同體共命之親，爲之疏之導之，種族之見何其深也？此豈聖人之用心哉？

姚君謂他州不叙蕃國，此獨叙之，尤難苟同。按冀州有『烏夷皮服』；青州有『嶠夷既略』；『萊夷作牧』；徐州有『淮夷蠃珠暨魚』；揚州有『島夷卉服』；梁州有『和夷底績』。以上諸夷有謂係地名，非

審夷之名，薦紳先生難言之，然與『西戎既叙』，有何分別？烏得謂爲他州不叙蕃國而本州特叙者哉？

禹貢自天子之國而外，五百里爲一服，其第五服二千五百里以外，已成荒服，不知與中國同種同族而處于萬里之外之米稜波大米亞屬何服？其矛盾可見。

『厥土惟黃壤』，『厥貢惟球琳琅玕』，『厥貢』與『厥土』同屬一地文理甚明，黃河上游爲黃土地帶，當無異議，黃河之得名，尤盡人皆知，然姚君以『球琳琅玕出自極西』，『關中隴右無此珍物』，而又以幼發拉底河爲黑水，故『厥貢』『厥土』不得不一在極東一在極西而實行分居矣。按幼發拉底河流域，西方學者稱之爲肥沃月灣，爲西亞民族角逐之場，一切文明皆出之而生，其重要遠過黃河上游一帶，其記土也，不應詳此而略彼，姚君之說，實屬牽強。幼發拉底河流域是否以產玉得名？余讀西史，未有所聞，不敢妄議；然姚君亦僅以穆天子傳爲證，以中國古代傳說而證西方史地，其力甚微。至關中隴右，自古產玉，記載多多：史記貨殖列傳謂：『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職方言周制曰：『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蔽曰豳蒲，川曰涇汭，隴曰渭洛，其利玉石』。按漢書郡國志言京兆曰，『藍田出美玉』。今新疆之

阿克蘇于闐一帶猶以產水晶美玉著稱；更無須向巴比倫求之也。

姚君釋『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一段，謂衡山即高加索山，敷淺原即布什爾，亦極爲可疑。姚君云『岷山在南，衡山在北』，又云『南以敷淺原爲極』，準此而論，則禹貢叙岷山系統之情形，乃爲『由岷山向北至于衡山，再返而南仍經岷山（因姚君謂多山介于衡山與敷淺原之間），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豈有若是筆法乎？按原文『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自以衡山在岷山之南，順而易讀。且上文『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皆自北而南，尤可互爲佐證。姚君欲以衡山爲高加索山，故必以之在岷山之北，惜已不能自圓其說矣。然余欲言者，猶不只此，蓋余根本否認『岷山之陽』一段爲叙西亞山川之文。試以下列兩段禹貢文字彼此對校，其理自明：

其言山曰：

『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其言水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匯北會于匯，東爲中

江入于海。

此二段文字，釋爲描寫漢水長江水系及其周圍之山脈，最爲合理，考之圖籍，歷歷可尋；雖少有出入，亦當于此範圍內轉轉求之，萬難將「岷山之陽」一段割入米梭不達米亞也。蟠冢荆山大別與漾水漢水滄浪之水相並蜿蜒，岷山衡山敷淺原與沱江澧江及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水相並蜿蜒，其關係頗爲密切。若將此兩段文字依其山水關係，作以下之排列，尤爲了然：

「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漾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隨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若以「岷山之陽」一段爲敘西亞之文，然則禹貢作者，言水則漾漢滄浪，言山則蟠冢荆大別，獨于言江言沱言澧則將其有關之岷山衡山缺而不言乎？既缺矣，何又將異地同名之衡山岷山九山九江叙入，故作此疑人之筆乎？抑連此「岷山導江」一段一並搬入西亞？不知西亞亦有此自西而東之大川乎？

此外姚君望文生義之風尙多，難于一一舉列，茲將其筆筆者，據

拾一二以作此文之結束。姚君以「夏海」爲「冰川」爲「淺海」。冰川

之說，齊文已辨之；「淺海」之說，亦覺牽強。姚君謂「冬則固陰沍寒，

夏則爲不通舟楫之淺海」，是以今日歐洲之氣候解釋冰川時代之氣候

也。冰川時代是否有冬夏之分，頗成問題。歐洲學者對於冰川時代大氣

之變化，尙無澈底之解決。今人以「夏屋」爲「大屋」，「夏海」非

「大海」歟？禹北窮夏海，非蒙古之瀚海歟？非敢意斷也。姚君以「山

地多豕謂之豬野」，然則「大野既豬」，「彭蠡既豬」，又作何講？豈

禹治水之外尙兼遊牧乎？抑作「動詞」即爲「潛水之滌」，作「形容

詞」即爲猪豕之猪乎？有待于文字學者考訂。然姚君又云「東方之原隰

底績，則西極之豬野亦底績可知；三危既宅，則豬野亦既宅可知；言水

退宜耕牧也」。是以豬野爲低地爲平原爲曠野而非山地多豕矣，以姚君

之矛可攻姚君之盾。姚君云「華胥之民與重黎之民本屬同族，居地相

近，更可聯合爲一，故曰合黎」，亦似是而非之說。古代語言龐雜，輾

轉互譯，「合黎」二字是否原來音義，殆成問題。如姚君以「三危」爲

米梭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之譯音，如釋爲新疆之天山，因三峯危立

故曰三危 (按張其昀云：「博克達山在迪化縣之南，拔海一四〇〇〇

尺，三峯孤峭，冰雪晶瑩，山嵐與天光一色，昔人稱爲天山」，見張其

昀本國地理，商務印書館發行)，豈不爲姚君所斥乎？

本會紀事(十八)

本會籌募基金，曾經規定，將所得捐款，以十分之一購買圖書，藉作捐款人及經募人之紀念。本年收到于思泊先生等捐款，除已於本刊陸續報告外，茲將為各先生所購紀念圖書分列於下。計開：

為于思泊先生紀念者：

運迦捕上下泉六廳光緒十八年搶修工程報銷圖一幅 寫本

運迦捕上下泉六廳光緒十九年搶修工程報銷圖一冊(彩繪)

運迦捕上下泉六廳光緒廿四年搶修工程報銷圖一幅 寫本

運迦捕上下廳廳光緒八年冬挑河工程題估圖一幅 寫本

運迦捕上下五廳光緒八年冬挑河工程報銷圖一冊(彩繪)

為孫媛貞女士等紀念者：

安徽江隄圖共七十九幅(縮尺一萬分之一，晒藍)

和州 七幅 無為州 十一幅 桐城縣 七幅

懷寧縣 三幅 望江縣 七幅 當塗縣 十三幅

蕪湖縣 四幅 繁昌縣 十二幅 銅陵縣 四幅

貴池縣 四幅 東流縣 五幅

銅陵貴地東流三縣調查一覽表二幅

為薛澄清先生紀念者：

鎮番縣輿圖一幅(彩繪)

署安西直隸州造費光緒三十三年分修理瓜州等處渠道工段丈尺圖一幅(彩繪)

為施鶴農先生紀念者：

毛雙二屯渠道圖說一幅(彩繪)

肅州直隸州高臺縣轉費典史估修柔平二屯渠道圖說一幅(彩繪)

會勘鎮堡黑河水漲沖跌莊房地畝圖說一幅(彩繪，堡屬肅州高臺縣)

平羅縣實地成災地圖說一幅(彩繪)

為賀昌羣先生紀念者：

捕河廳光緒二十三年帶築東平壽光陽穀等汛殘缺堤工題銷圖一冊(

彩繪)

為胡適之先生紀念者：

運捕二廳光緒三十二年歲修工程報銷圖一冊(彩繪)

會同辦理孟縣黃河險要民工築做土石埝各工咨銷圖一冊(彩繪)

本會紀事(十九)

本會收到張公權先生捐助國幣三百元正，潘景桓先生捐助國幣壹百元正，除按照會章推為贊助會員外，特提出款項一部分代為購買書籍，存儲本會，永作紀念。計開：

為張先生紀念者：

歷代河防統纂二十八卷四冊 陳瑛輯 光緒戊子鴻寶齋石印本

甘棠小志四卷四冊 董醇著 咸豐五年刊本

淮陽水利圖說一卷一冊 馮道立著 光緒丙子淮南書局重刊本

峽江灘險志二卷一冊 劉聲元著 民國九年印本

峽江救生船志一冊附行川必要一冊 羅縉紳著 光緒四年刊本

汴城籌防備覽四卷二冊 傅壽彤等編 咸豐十年刊本

豫乘識小錄二卷二冊 朱雲趾著 同治癸酉重刊本

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二冊 麟慶著 道光辛丑刊本

畿輔河道水利叢書十冊 吳邦慶編 道光四年刊本

直隸河渠志 陳儀著

陳學士文鈔 陳儀撰

潞水客談 徐貞明撰

怡賢親王疏鈔

水利營田圖說 陳儀撰 吳邦慶補圖

畿輔水利輯覽 吳邦慶輯

澤農要錄 吳邦慶撰

畿輔水道管見 吳邦慶撰

畿輔水利私議 吳邦慶撰

京畿除水害與水利芻議一冊 武桓著 民國十五年印本

順直河道改善建議案一冊 熊希齡著 民國十八年印本

漢陽河上記四編二册 徐世光著 民國九年印本
鶴陽新河紀略一卷一册 朱洪章著 光緒壬辰刊本

爲潘先生紀念者：

清芬閣集十二卷八册 朱采著 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李忠節公奏議十六卷八册 李秉衡著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禹貢四考一册 金錫著 寫本

西域水道記五卷四册 徐松著 原刻本

荊州萬城隄志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共六册 倪文蔚纂 光緒二年刻本

刻本

荊州萬城隄續志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共二册 舒惠纂 光緒二十年刻本

本會紀事(二〇)

本會收到引得校印所捐助壹百元史念海先生捐助拾元，楊賓女士捐助五元謹此鳴謝。並爲代購圖籍存儲學會，永作紀念。計開：

爲引得校印所紀念者：

上河廳光緒廿一年咨辦工程咨銷圖一幅 寫本

上河廳光緒廿一年加幫聊堂二汛殘缺堤工題估圖一幅 寫本

中河廳光緒三十三年分做過歲修埽土石各工河圖一幅(彩繪)

中河廳宣統二年分歲修埽土石各工河圖一幅(彩繪)

鄭中河廳屬宣統二年分歲修埽土石各工河圖一幅(彩繪)

上南河廳宣統二年分歲修埽土石各工河圖一幅(彩繪)

下北河廳屬宣統二年分歲修埽土石各工河圖一幅(彩繪)

泉河廳光緒貳拾肆年咨辦工程咨估圖一幅 寫本

湖北武昌金口上游長隄工程圖一幅 寫本

爲史念海先生紀念者：

運河廳光緒拾九年拆修鉅嘉汛蜀山湖裡石堤工題估圖一幅 寫本

運河廳光緒十九年拆修鉅嘉汛蜀山湖裡石堤工題銷圖一幅 寫本

爲楊賓女士紀念者：

運河廳光緒貳拾壹年歲修魚臺縣汛運河兩岸缺口連填墊坑塘等工題

估圖一幅 寫本

本會紀事(二一)

本會接到福開森先生來信，并捐五十元聲請入會，除照章扣除六元爲本會費外，餘四十四元作福先生捐款，謹此鳴謝。並代購圖籍存儲學會，永作紀念。計開：

會勘孟縣秋禾被災受傷全圖一幅 寫本

安陽縣秋禾被災村莊圖一幅 寫本

夏邑縣被蝗水災勘圖一幅又洪憲元年查災委員張瓊具結一張 寫本

大康縣秋禾受傷勘圖一幅又民國四年委員吳昌虎知事陳守謙具結各一張 寫本

輝縣被蝗被雹被旱村莊圖一幅又民國四年委員馬也良知事鄒嘉毅具結各一張 寫本

登封縣會勘水災地輿圖一幅 寫本

署淇縣呈送境內秋禾被災勘收各村莊圖一幅 寫本

項城縣秋收被災勘薄各村莊會勘圖一幅又民國四年開封道尹葉濟委員吳昌虎知事朱名焜具結各一張 寫本

汲縣呈送開境本年麥秋均行歉薄情形各村莊圖一幅又民國四年委員賈價邦知事樊庶具結各一張 寫本

榮澤縣本年秋禾因早潦受傷勘收各村莊分別輕重勘圖一幅又民國四年開封道尹葉濟委員曾綏麟具結各一張 寫本

滑縣秋禾被淹各村莊圖一幅又民國四年委員周士森知事李盛讓具結各一張 寫本

署理臨漳縣呈會勘本年秋禾雨暘不時受傷各村莊圖一幅又民國四年知事邱縉具結一張 寫本

鹿邑縣被災勘圖一幅又民國四年開封道尹葉濟委員孫廣譽知事王光第具結各一張 寫本

河北道溫縣繪呈本年秋禾被淹成災收成歉薄勘圖一幅 寫本

會勘杞縣本年秋禾被災輕重情形圖一幅又民國四年開封道尹葉濟委員李本蘇知事劉國楨具結各一張 寫本